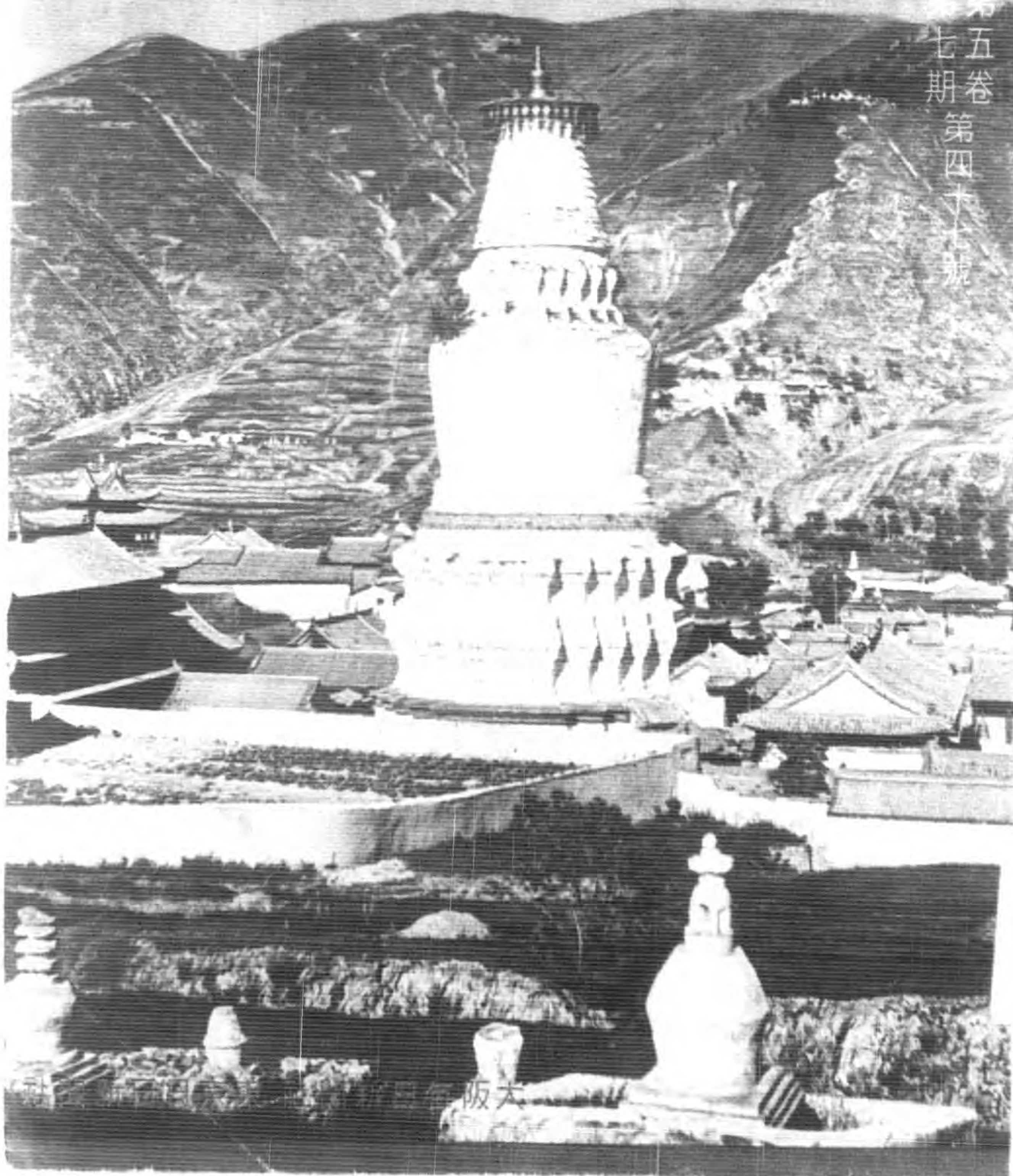


華文大坂每日

半月刊

第五卷
第七期
第四十七號



大坂



任何工作，皆無趣味，
服務厭倦，幾不可能，

當這樣的時候兒

請速用 仁丹……

立覺遍體舒適，滿口芬芳，
活潑的精神，油然蓬勃，
「仁丹」底確是日常必備的衛生靈藥！

頭痛嚴重時，
頭腦朦朧時，
眩暈憂悶時，
思索計劃時，
服務讀書時，
記憶減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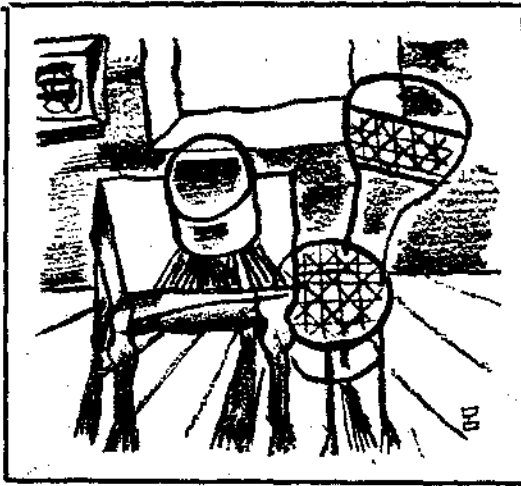
各地均有出售

總行

森下仁丹株式會社

頭痛一掃
去感清爽！





日 念 紀 變 事 洲 滿 八 一 九

(語 頭 卷)

滿洲事變九週年紀念日已經臨到了。如果回顧滿洲國在這九年間飛躍發展的事跡，實在感慨很深。滿洲國的發展階段，可以大別為三期：(一)自建國年度至民國廿五年的建國整備時代，(二)自產業五年計劃的民國廿六年至民國廿七年度建設發軔時代，(三)民國廿六年以降戰時體制促進建設時代。

第一期的建國整備時代，是循着日滿一體關係確立的路線，傾注努力圖謀生產力的飛躍發展，排除政治經濟上的障礙，以建設新秩序，第二期是向國家的統治階段發展，着手實行五年計劃，並擴充厚生經濟，而國家活動即以這二點為樞軸而運籌。第三期，中日事變一勃發，即順應自強戰時體制發展至戰時體制之日本之改變，而且隨着戰爭的長期化，發揮了補強這戰爭的強力的二翼的機能。

在這九年期間，滿洲國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外交方面，都完成了世界驚異的發展，而整備了國防國家的態勢。

九月十八日不但是滿洲事變的紀念日，並且是前進日本的新出發點。從對外來看，滿洲事變是劃成日本歷史的前期和後期的一線。換句話說，前期是日本依賴歐美時代，後期是日本自主的時代。由於滿洲事變，日本具有了東亞安定勢力的自覺和任務，奪回了東亞解放和自主的進路，而開始向這目標邁進了。這是確立環繞現時的中國事變和南進政策的「大東亞共榮圈」，以及樹立以此為其內容的「大東亞新秩序」的發軔。

滿洲事變自身，是日本與抗日的張學良政權的抗爭，並且是在滿洲的日本生存權的主張。從世界史上的觀點來看，日本不能不是對以歐美為主力的歐美勢力的利己的東亞意識形態的反應。日本悲壯的決意終於粉碎了國際聯盟，暴露了其正體而給了打破世界現狀勢力的德意進軍以重大的暗示。德意的歐洲新秩序運動是由滿洲事變而出發的，世界新秩序是由中國事變而展開的。記錄這重大世界史的轉捩點的滿洲事變的進行，在當時的日本是需了異常的決意和勇氣。如果想到當時遂行滿洲事變的關東軍的勇氣，以及日本國民所充滿的熱意，則如今更令人無限的感激。現在日本必須切實的想起滿洲事變當時情形，當時的精神和熱意必須是今日日本前進的動力。

(九月十八日)

華文『大阪每日』第五卷第七期

第四十七號(十月一日號)目錄

傾覆的舊經濟與日本(下)	下田將美	三	新日本的科學園(一)	三
中華經濟再建的指標	錢今葛	二	「新糧食」製造成功	三
歐洲新情勢與美國的軍備	北川 正夫	六	南京新「中央(大陸文化)大學」誕生(通信之一)	三五
世界時事漫畫選(七·卷)	半月日曆	八	現代日本文學的潮流(七)	石川 達三
新的創傷——哭燕兒(完)	張資平	一〇	短篇創作	舒 柯
本刊「個人漫畫展」第二次徵稿啓事	一	一	書的故事	葆 真
(時人月旦)星野直樹外史 氏	二	二	三國人物木刻選(四五·四六)	王青芳
蔡培南京市長家臨訪問記	D. N 記	三	旅居散記(一)	呂 風
中國歷代的帝王陵墓(下)	馮貫一	四	文壇隨話	雜感之感
旅行大陸感想與期望(一)	石川 興二	八	北京報紙上的通俗小說	柳 浪
本刊第一次徵集長篇小說徵集副題	張金壽作	九	華舞紙上文藝人像贊	照片附記
路(十)	呂 風畫	九	影 劇	評「琵琶記」
詩	高 深	三	半月影事小記	司徒珂合評
豹之死	余 治	三	關於京劇	徐 來
急行列車	宋 名	三	吻在銀幕(二)	紅 宮
(文譯)讀「子夜·悲夢·老人」	正 三	三	電影批評談	張 允
刊 畫	十月日曆·西曆曆	五	老骨董(七)	牛 作
現代日本庭園	正 三	五	本報第一次徵集長篇小說當選正題	大地的波動(十四)
在船艙中	王 則	五		田 邨作
小 簡	茅 野	五		王金鍊畫
覆 譯	傅 蕻	五		深 五〇
翻譯文藝	傅 蕻	五		編後隨錄
鳥 鳴(下)	傅 蕻	五		五二



華中經濟再建的 指標

上海維新學院教授 錢今葛

所謂華中，包括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不僅是過去國民政府的統治權，曾在這裡建成它政權所支持的根據地，即自歷史上言，中國自宋代以還，這六省區也在大構成中國的心臟地帶，在我們今日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上，雖然將以重建中華為其起點，但所謂重建中華，自將以如何改造中華的經濟建設為其宿命的任務。如何改造或重建中國的經濟生活，其首一重大之舉，即在如何運用華中的資源，造成新中國的經濟核心。中國經濟的改造，不僅對未來的新政，將有決定的形勢；且對東亞新秩序之建設，亦將為其成敗的關鍵。無論怎樣，在過去十年來國民政府依據這個地帶建立其統一中國的基礎，已是一件很顯明的事實。因此，我們如欲討論到未來華中的經濟建設，不得不先把過去國民政府對上述區域如何運用或開發資源的情況說一觀。

資源的活動，便形成了工商業。本來中國的工商業中心，一向是在上海。現在我們先從輕工業開始。輕工業中最發達的是紡織工業，紡織工業中主要的又是紡紗。

傾覆的舊經濟和日本

本社編輯主幹
兼本刊編輯主幹

下田將美

德盟主的經濟圈

對美洲以外要求輸出路

首先對於以德國為盟主的泛歐洲經濟圈的世界立場，加以考察一下。這歐洲經濟圈在地域上將擴張到什麼程度的廣域經濟圈，當待德意蘇三國今後動向的如何，而決定。無論怎樣，泛歐洲經濟圈一定將包含歐洲大部分的資源和生產力。而且，這廣域經濟圈不採取以向來的金本位為基礎的幣制，而將以尼克為支配的基準，而根據清算制度的原則去進行圈內的通商，是無容疑義的。只拿泛歐洲經濟圈的經濟協同體來看，則清算賬目的均衡可以獲得，滙兌的安定也不成問題。然而要把這滙兌的新秩序伸張到世界各國去，如德芬克經濟政策所聲明，前途還是遙遠。

原來滙兌清算制度是以一九三二年德國金融為契機，在各國斷行自備的封鎖貨幣以後，不採取黃金的清算，而實行國際收支清算的方法時，在瑞士和匈牙利開始設立的。根據這制度，國際貸借的決算無須依向來的滙兌買賣以黃金為算賬目，而能够依公的機關的特別賬目的轉滙，實行清算，所以黃金全然沒有必要。德國近年適用這制度於歐洲大部分的國家，幾乎達三十國。然而其後滙兌清算制度漸漸發達，最初適用於二國間無須黃金的貿易決算，繼而適用於三國間的交流清算，終利用於多角的數國間，所以德國既然佔在支配地位發號施令，則新生的泛歐洲經濟圈無黃金也一定能够進行貿易，那是無容疑義的。

然而滙兌清算制度結局是以實行這制度的各國間之清算賬目的均衡為前提的。因為若不如是，則不能確保制度的安定，而須用黃金或其他物品實行清算。這就是德國在過去有經濟的重大苦惱。德國前經濟部長沙德氏於一九三四年在威馬爾會率直的告白清算協定制能消除滅出超，同時並能使貿易達到最小限度。這就是表白了德國本來的苦惱。德國不能與那用金決算的國家進行貿易，因而德國的輸入必須遭到了多大的困難。仰給於美國的棉花，非由巴西購入不可。由澳洲輸入的羊毛非由南非、阿根廷購買不可。德國實行這種變更，可以認為是其忍耐不利，由黃金決算的貿易轉變為滙兌清算制度的犧牲。

過去的情勢如今已轉變了。泛歐洲經濟圈的支配者德國，即使不像向來那樣的忍從去實行清算制度，也能居於那以自力量得以十二分發揮其機能地位。然而這不過限於以歐洲非州為主的今後能實行清算協定的經濟圈，誠如芬克經濟部長所說，完全的自給自足經濟在歐洲是不能想像的，貿易是與世界經濟有密切關係，自不待言。目前德國高度的工業製品應在世界市場上與原料交換，必須為今後當然的大方針。無須舉出許多的例證，把盧森堡、比利時、法國、瑞典的鐵收入手中，更進而支配自盧森堡至英法海峽的法國工業中心地帶的德國，加上其本國的優秀生產能力，終於具有了鐵鋼工業品、機械和機具的生產的驚人力量。這些工業製品將使用其許多部分於戰後新秩序建設，同時這些製品將大宗輸出，以應付世界貿易戰，也是當然的。

然而泛歐洲經濟圈之輸出市場的大目標的拉丁美洲，如今已為全美洲聯合的一環，而陷於被包容於合眾國資本主義的堡壘中的命運。無論從歷史上來看，或從近年的經濟交涉上來看，拉丁美洲本來在歐洲是較在美利堅合眾國有許多關係密切的國家。近年來德意對中南美的進出，尤其是顯著，這是成了美國頭痛之種子的原因。去年秋大戰一勃發，拉丁美洲與歐洲的貿易就被阻害了。於是美國遂乘虛而入，中南美洲陷於困境的好機會，陸續實行了全美洲結合的計

織布工廠雖在近年來按每一人口所要的，每年平均能織一。五——二米突，但是在某種程度上說還是不十分發達。全中國共有紗廠一百二十八家，紗錠四百五十萬；但是上海却有紗廠六十一家，紗錠二百三十萬。而上海附近的各大城市如吳淞，無錫，南通，常州等處，都是紡織業發達的中心，共計也有紗廠二十一家，紗錠四十五萬。這便佈在上海和長江流域附近各城市的紗廠，於是就形成了所謂中國的蘭開夏。此外，漢口也是紡織業中心，那裡的紡錠約計三十萬。上海又是一個機械織布工業和染色工業最大的中心，總計織布機有一萬七千架。

織絲工業一向散佈在絲業中心，其中最主要的中心是在長江三角洲的無錫，共有絲廠四十九家；上海有一百六十家絲廠；杭州有二十八家。可是因為受了一二八戰事和經濟衰落影響，即在八一三戰爭之前，據申報民國二十四年報所說——無錫的絲廠實際開工者祇有四十二家；而上海已不及百家，實際開工者祇有三十七家；杭州實際開工者祇有七家。從中國出口到外洋的生絲，有百分之八十是機械的繅絲品，在一九二九年，這種機械的繅絲品，由上海輸出了一百分之四十四。至於蠶繭廠，在一九三六年，上海有五十一家，此外在南京，蘇州，杭州都有，總計工人有十五萬，而機械繅絲廠中則佔二萬五千。

中國的毛織工業，僅有五十年的歷史，但是在揚子江流域，則其發達還是近年的事實。於是以前一向以北京為毛織中心者，今亦已漸有為華中所奪的可能。茲以北京和上海，無錫的毛織廠，作一比較如左：

北	京	有發，四四	毛織廠五十六
上	海	有發，四四	六十
無	錫	有發，四四	四十八
茲	再	把	華
中	和	華	北
的	毛	織	工
業	作	一	比
較	如	左	：
區	廠	數	額
北	中	北	本
二	二	二	二
六	六	六	六
十	十	十	十
三	三	三	三
十	十	十	十
六	六	六	六
元	元	元	元
一	一	一	一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由此看來，儘管毛織原料產自北方，但其工業之發達，仍然以華中為中心。中國資本素佔優勢的另一種輕工業，便是麵粉工業，其中心也在上海。可是在近年來，因為受了義阿戰事及中國實行禁煙影響，原來的麵粉廠已大半關閉。至是捲煙工業，雖向以英美獨佔托辣斯為首領的外國資本佔優勢，然近年來中國自己製作的捲煙，亦已有五十三萬八千餘包，如與外國捲煙相較亦不相上下，而製煙工業之中心，亦在上海。中國是一個消費菜油和出口菜油籽的國家，所以榨油

翻。去年十月的巴拿馬泛美會議，十一月的危地馬拉(Guatemala)以及本年七月的哈伐那會議，就是顯明的例子。這些會議不外是想依美國的金力把那包括中南美洲的全美洲在內打成一體。在哈伐那會議解決了美洲諸國於必要時，對於西半球的歐洲諸國領事實施暫定的共同統治，並強化了泛美經濟財政諮問委員會的權限。這可以看出做美國對德國的挑戰已經顯明了。這樣以德國為盟主的泛歐洲經濟圈今日已經遭遇着對美洲輸出的大障礙。如果這裡沒有許多的期待，則德國非另求途徑不可。

向新秩序的大成邁進

大東亞 泛歐洲 兩經濟圈的使命一致

德國芬克經濟部長曾謂德與美國不清算排斥德國貨和自由主義，則通商是困難的。這種話明示着歐洲新經濟圈對全美洲貿易之前途的暗淡。要改善這大勢，還需要相當的時日。中南美廿一國是否始終甘為美國的傀儡，固然是一個疑問，在不久的將來，放棄金權束縛的境涯，而選擇由清算制度與歐洲結合的許多國家，將陸續出現。這即看阿根廷的動向，也可以明白預見出來。具體擴大的生產力的德國支配下的商品，在全美洲自由的，尋找市場的日子，還在相當遠的將來。然則其銷路將在那裡尋找呢？在這裡以日本為盟主的大東亞共榮圈，當然就登場了。

此外，對於泛歐洲經濟圈，東亞即為泛歐洲經濟圈的原料供給國，今後愈具有重大的意義。例如看看對荷印的輸出順位，則最近荷印本國為九千六百萬萬基爾度，佔第一位，其次為日本的八千五百萬萬基爾度，美國的六千三百萬萬基爾度，德國為第四位的四千一百萬萬基爾度。英國為三千三百萬萬基爾度，次於德國。然而實質上德國的輸出數量比上述的數字更多，因為德國輸出於荷印本國的商品對荷印的數量，已達相當的巨額。今後新泛歐洲經濟圈，也包含荷印本國在內，因此，德國在荷印所具有的地位，便顯著的提高了。德國從這巨大的輸出市場可以獲得輸入的原料，實在很豐富，已如上述。其他，安南的資源也有不可輕視的。如果擴大範圍，則從大東亞圈內出產的重要物資有煤油，橡皮，錳鐵，礬土和錫等。這種商品輸出市場以及原料資源之存在地的大東亞經濟圈，德國決不能無關心，那是明白的事。德國預料這次大戰爆發後，由南洋輸出橡皮將不可能，所以去年中已從荷印訂購一萬三千噸以上的大量橡皮。這表示德國對資源不脫離的一端。

那麼以德國為盟主的泛歐洲經濟圈，無論從目前須與全美洲聯合放棄通商的立場上來看，從原料的獲得上來看，或從輸出市場的有無來看，今後東亞經濟圈將成為重要的對象，那是容易明白的道理。然則這兩圈的前途究竟將居於互相關抗的命運呢？或携手向共同的道路前進呢？無論從那一觀點來看，這兩圈在共同携手期待大成新秩序的大使命下，完全是一致的。這固然大都要視今後日德意三國的外交交涉如何而決定。然而軍事上，德意對於新歐洲秩序傾注全力為當前急務，所以把東洋置於第二階段的立場上。這種看法當作別論，即單從經濟交流的一點來看，兩圈是毫無矛盾，勿寧只由兩圈的圓滿交流，世界經濟才能重建起來。如芬克經濟部長所說，新歐洲經濟圈從重要物資來看，德國依賴不能影響其政策的國家，既然是徒勞，則與具相同一主義和主張的東亞經濟圈能夠圓滑的進行清算制度，並進行物資交流。幸而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圈與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經濟圈，在有無相通的原則上是完全一致的。日本由確保大東亞經濟圈而能獲得的重要資源，為煤油，橡皮，錳以及充實國家生存之重要部分的物品；工作機械及其他鐵鋼工業品不能在南洋尋求。然而新歐洲經濟圈擁有過剩的鐵鋼工業品，因被阻礙進出中南美，而陷於苦惱的命運。在把過剩的鐵鋼工業品轉輸於大東亞經濟圈，在德國能夠是最希望的。在日本也是可以完全清算依賴英美的途徑。在德國看來，日本為東亞的盟主，支配大東亞經濟圈，不但最安全獲得必要的資源，並且能夠從滿洲和華北確保必需物資。如果想到滿洲大豆對於德國的工業原料，是怎樣的重要，以山東省為中心的華北落花生，對於德國產業的必需物資是怎樣的重大，以及魚油對於德國的貢獻是怎樣的大，則可說更生歐洲與東亞的兩經濟圈，具有向有無相通的共榮之道前進的理想條件。大東亞經濟圈的確保與新歐洲經濟圈得以向毫無矛盾的共榮之道前進。然而我們必須覺悟難以避免壓力的，就是英美的既存勢力。

工業佔很重要的地位。當然如果把榨油工業來講，遼東的中心是在滿洲國，可是其大部分的工廠，却仍在華中一帶。茲特列表於下，以作比較：

區 域	製油廠數目	本 年	平均年數之
滿 洲 國	美 國	天(1) 300元	天(1) 300元
華北(包括海)	日(2)	天(1) 100元	天(1) 100元
華 中	日(2)	天(1) 100元	天(1) 100元
華 南	日(2)	天(1) 100元	天(1) 100元
華 東	日(2)	天(1) 100元	天(1) 100元

在右列表上，我們可以知道，滿洲國因為受了日滿經濟合作之利益，非但榨油工業之資本雄厚，且工廠之規模亦遠超中國本部各處。但是遼東的榨油中心，除滿洲國之外，便要推至華中。將來中日二國在經濟上共同攜手邁進，其發達也許更有可觀，何況中國的植物油今已成為一大出口，在一九三五年之出口，竟達五七·二七二·四六二元，幾及全部出口十分之一。其中尤重要者便是桐油，而華中即中國出產桐油之地，故未來的發達，正未有限量。過去國民政府因此命實業部聯合產油各省當局，合組了一個中國植物油廠，資本為二百萬元。此外，在榨工業方面，尚有二種工業雖在資源上，華中一帶已具備了發達的可能，但因一向保守成法，迄今未曾脫離手工業時期，未免可惜。這便是江西底陶器工業和淮北底製鹽工業。再如水泥工業，造紙工業，火柴工業等，江浙一帶亦頗有新興可能。

至於重工業方面，非但全中國尚在萌芽時期，抑且在遼東各地也較泰西為落後。在遼東大陸上，當然以滿洲國為最適宜發展重工業的地方。但華中方面，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數省，從其鑛產的分佈狀態上言，亦都具有發展的可能。本來，在大陸上，大的鑛鐵廠是分佈在：(一)滿洲國，(二)湖北之南部；(三)安徽南部。而且皖鄂二省之冶鐵業，老早就建立了中日合作的精神，非但在財政上是依賴着日本，而且在湖北和安徽的長江沿岸，日本有它自己的堆棧，他們從這裡把鐵裝在日本的商船上輸運到日本去。自從滿洲國成立以後，獲得了日本切實的合作，現在他們的鑛產已比從前是大的發展起來了。

據中國地質學家丁文江氏底意見，在許多區域本來是有充分製造鋼鐵之可能的，可是就為了沒有鋼鐵工廠，所以至今未能發展。華中方面，自漢口到南京的沿江一帶，是有很廣大的鑛產，但現在還沒有設立煉鋼廠，因此華中各省雖有不少的天然龐大的資源，在此現存條件之下，金屬製造不脫手工業階段。中國遍地都有小的

英美控制荷印資源

須覺悟摩擦

最近美國已代替在遠東被迫後退的英國，以政治的經濟的壓迫來牽制日本。如反對遮斷援蔣路線的聲明以及實施嚴嚴輸出許可制等，即是顯著的例子。然而如果要清算依賴英美的觀念，圖謀在確固的外交方針下確立大東亞共榮圈，則必須預先覺悟與英美在這圈內的摩擦。安南無論名義上實質上都在法國的勢力下，所以姑置不論。如荷印，雖為荷蘭的領土，但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為英美的資本所束縛。因此，在荷印任何經濟上的變化，勢必與英美勢力發生直接的衝突。

日本圖謀由大東亞共榮圈確立國家生存權的重要物資中之一主體的煤油，却大量的出產於婆羅洲和蘇門答臘。但是這大量的煤油却被英美的獨占金融支配着。英國殼牌煤油公司的巨大資本力與其世界的販賣網，事實上可以說握荷印的煤油支配權。原來英國的煤油政策，專依靠其金融資本力，壓迫和吞併弱小資本，然後企圖綜合的大集成。英國的支配伊朗和美索不達米(即現在的伊拉克)，是依靠其金力的。在加拿大，墨西哥，哥倫比亞和埃及，金融資本的魔手以煤油為目標會繼續其縱橫的活動。在這次大聯動發難前後，英國怎樣以金力和經營力必死努力於斷絕羅馬尼亞對德國供給煤油之道，那是世人所共知的。荷印的煤油也是屈服於英國金融力和經營力之前的一例。直至十九世紀末期，荷印的煤油代表荷蘭資本的英荷煤油公司(Royal Dutch)所支配。然而親親這利權的英國遂企圖進出殼牌煤油公司的巨大資本力，竭力利用其金力壓迫英荷煤油公司，終予以合併，以實現巴達佛舍煤油公司的成立。在巴達佛舍煤油公司的英國投資額，已達總額百分之四十，實權依然似乎握在荷蘭手中。然而事實上英國可以為所欲為，因為煤油的供給機關都在英國手中。英國一旦於廿世紀初成立巴達佛舍煤油公司，掌握實權時，她遂使荷印政府制定法令，禁止外國投資。由此足見英國獲得煤油政策的幸。其後，即對於新幾內亞的油田開發，英國也發揮其資本力，而與美國共同投資，設立了新幾內亞煤油公司。

英國對於橡皮的政策，又與煤油同工異曲。荷印的橡皮次於英屬馬來，為世界第二位的出產國。這已在上面說過。就其投資額而言，百分之四十屬於英國。抑制全世界的橡皮市場的英國，在國際橡皮統制的名義下，自由制荷印橡皮的死命。去年英國已按照自國的需要橡皮，把從前五〇%的荷印輸出分攤量增加到八〇%。我們謂荷印的橡皮是英國的傀儡，也不為過言。

從資本關係來說，美國在荷印不像英國那麼密切。美國對於橡皮和煤油的投資，僅次於荷蘭和英國，而佔第三位。從全美對外投資來看，美國在荷印的投資僅百分之十，似乎不很重要，然而荷印之為必需物資的供給國，對美國是不可缺少的地方。

美國仰給橡皮的地位，第一為英屬馬來，但從荷印輸入的數量也決不少。美國橡皮消費量四十一萬噸的約百分之二十七，即十一萬噸，是從荷印輸入的，其數量約達荷印總生產量的一半。美國也從英屬馬來輸入大部分的錫，但於一九三八年已從荷印輸入錫五百萬磅，約達全額的百分之十二。此外關於荷印特別的農產物，英國除了向荷印獲得外，別無其他方面。例如金雞納霜(Quinine)在一九三八年世界農產物輸出額中，荷印佔百分之九十，但在美國所消費的金雞納霜百分之九十九。四都從荷印輸入的。由此可見荷印對美國是怎樣的重大。荷印的胡椒在世界農產物輸出中，佔百分之八十五，但其大半都向美國輸出。美國仰給於荷印的其他物資如茶，棕梠油和Rubber等，也不在少數。尤其到了近年，美國對荷印貿易更進展，於一九三九年美國在荷印對外輸出上竟佔第三位。換句話說，如今荷印對美國是一個必需物資的供給國，佔着重大地位。在荷印為獨占金融資本的投資國的英國和荷印為重要物資供給的美國，對於應以日本為盟主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一環的荷印，決不會漠不關心。如果日本對於深刻的摩擦不覺悟，則大東亞共榮圈的確立是不可能的。

與最小的手工業，大部分都是供家庭底需要。職是之故，中國的工業難以自謀獨立發展，在工業是如比，在煤業也是如此。在華中最大的煤礦公司，當然要推到萍鄉煤礦，可是它所產之煤不得不供給於以日本資金為助的漢冶萍公司。

再講華中底動力工業，雖較旁的地方為發達，可惜大部資本是美國人的。中國的機械工業，更因上述條件之未備，一切企業工廠和交通運輸所必要的機器，差不多都是從外國入口的。輸入機器，以紡織機器及其配件為最多，於此可知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中國尤其華中一帶，有日漸發達輕工業的企圖。

總之，過去國民政府一限看清經濟可以控制政治的事實，所以自從他們獲得了揚子江流域以後，最先第一步的政策便在設立和造成政府的中央銀行。以他們十年來的努力，今日中央銀行的地位，已遠勝於私人銀行之上。他們第二步的政策是着重於近代都市經濟的擴張和發達，而尤重於大上海的經濟建設，以謀造成一個實力的根據地。他們第三步的政策是藉着經濟建設之目的，努力策成以南京及上海為中心之交通網，使華中各大城市更為繁榮，而發展各地的輕工業，逐漸鞏固其實力的基礎。一九三三年國民政府在宋子文主持之下，成立了一個全國經濟委員會，其目的便是在達成這項使命。

昔日國民政府既能從這個地帶中在十年間造成了一個堅強無比的實力根據地，那末我們現在為什麼不能利用我們原有的資源因素，來造成未來東亞的一個新興勢力之根據地呢？

要進行這件工作，我們祇有重走昔日國民政府所走過的途徑。我們相信，祇要日本能和中國人民真誠合作，如能在今後數年中努力推行上述三大政策，則其成績必較昔日國民政府為尤著。到那個時候，中國人民就身受着種種經濟上底便利與利益。中國每次變亂，表面上雖常藉着國家和民族底招牌，實則大部是逼於一時的經濟窮困。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華中的經濟建設前途上，實尚含有重大的政治意味。為迎合此種需要，我們主張：

(一)從速設立以中日二國各項專家所組成的「華中經濟復興與企劃局」從事於整個經濟建設之提供，然後由政府遵照實行。

(二)組織「華中資源研究委員會」研究和調查華中資源，提供華中經濟企劃局作參考。

(三)新政府設立全國經濟委員會，負責推行。

(完)

『公益第一主義』

須為全日本指導精神

世界如今正值舊經濟傾覆，新秩序黎明到臨的時候。由於英法的敗退而清算過去的歐洲，依德意的指導精神而轉變為新的民族和國家的集團協同體，正是歷史上的一大轉機。這並不是歐洲的革命，而是世界的革命。無論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此後也將招致根本的變革，這是無容疑義的。在這大變革中，將來將化為最激烈的抗爭場，恐怕是東亞的天地。環繞着英美美德蘇，在東亞的資源和市場的抗爭，不管其手段為和平或武力，今後將成為世界關心的焦點。以確保大東亞共榮圈為國家生存權的至上命令的日本，必須覺悟對今後發生的任何事態不屈服，把國家的總力打成一片，而向達成大使命勇往邁進。日本必須打破內外的防礙者，如不具有堅決的大勇猛心，則那家百年的大計難以成功。現在正是日本試鍊之秋，同時也是千載一時的好機和危機。

環繞着大東亞共榮圈的抗爭與在德國支配下的泛歐洲經濟圈，英美舊經濟圈以及蘇聯經濟圈各異其立場和利害。東亞共榮圈與其他任何經濟圈都不同，乃是樹立本國日本獨自之皇道的大精神的大東亞協同經濟圈。無論從資源和市場看，今後各國與日本將有複雜的交涉。在德國支配下的泛歐洲圈對東亞抱有重大的關心，那是明白的事。如果認來為以依賴德意代替依賴英美的輕浮思想，可以解決一切，那是錯誤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確立，並不是要依賴他國，乃是要與志同道合者相提携，以期自立的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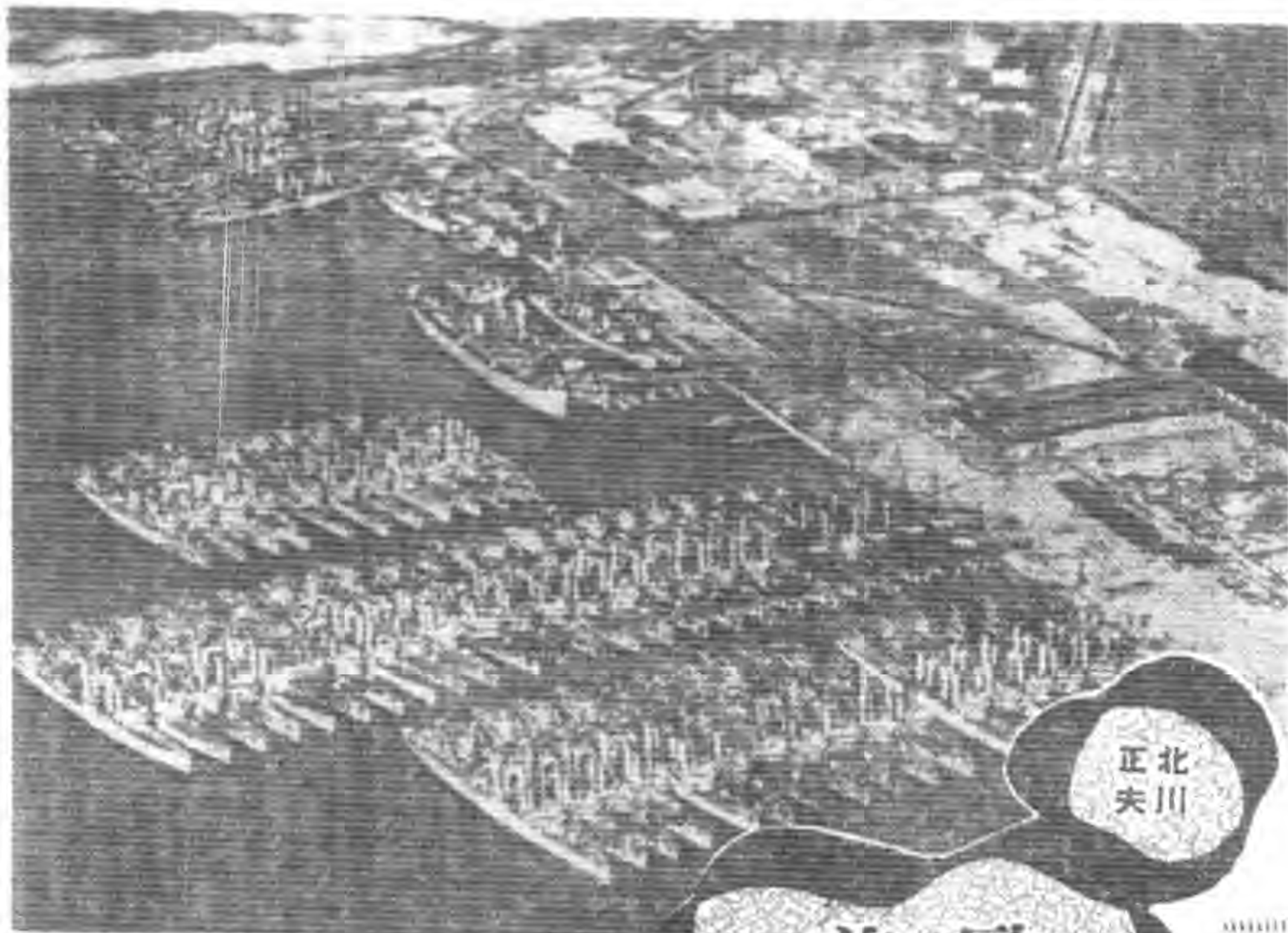
原來世界新秩序既非不是地球上領域的變化和侵略的問題。這將視新舊思想的根本對立和其勝敗的如何而定的。在這一點上，日本與英美不相容，而與德意却意志相同。意大利墨索利尼對於新歐洲的建設，主張國家權利的正當分配和各國利害的自然聯合，論述圖謀更生在凡爾賽條約後被英法的軍事勢力和金融經濟的壓迫的歪曲的歐洲經濟，樹立各國民的利害大協同體，依廣域經濟聯合編正從來不合理的原料資源的分配。墨索利尼的內容可以照樣的適用於大東亞共榮圈。日本依大東亞經濟聯合，確保國家和民族的幸福，脫離英美金權的桎梏。這必須是東西相呼應，以招致新秩序於世界的緣由。日本的大方針，是立脚於這根本主義上，在同一思想之下與德意相結合，以改造大東亞。打破英美舊經濟觀念的共同陣營，是大東亞共榮圈與新泛歐洲經濟圈的絕對的一致點，並且是無矛盾的將來共存之道的。

日本當前未曾有的大試鍊，將鑒於大東亞新經濟體制之成功與否。這事情雖是關於經濟的世界，但要成就它，只有經濟力，是無濟於事的。美國的貿易會迫使其軍艦而開拓。大東亞共榮圈的確保，首先以日德意的外交交涉，和與其他國內各國的政治，外交折衝為前提。實際上的經濟進出是由此而進行的。中國事變以來，日本的經濟為政治所支配，是世人共知的事。今後這大勢在國際上將更擴大下去。以公益優先於私益的觀念和樹立國防國家為目標的經濟觀念，必然的成為先有政治而後有經濟的觀念。率直的說，日本近年被經濟第一主義拘束得太厲害。許多人都抱着這種觀點：對於戰爭，經濟力終究是決定最後勝負的關鍵。然而在這次歐洲大戰，依經濟封鎖的英法對德持久戰法，是打破舊觀念的一顯示。

在確立大東亞共榮圈時，曼德與英美的障礙，不過是關於重要物資依賴英美的現狀的經濟第一主義的產物。經濟自然不能加以輕視。樹立確固的經濟力，乃是構成國家生存權的基礎。然而必須清算經濟的打算為一切政策的先決條件的思想。英美的目標結局是在這裡。如果只固於經濟上的利害，則將陷於英美的彀中。對於安南，荷印以及將來應網羅在大東亞共榮圈內的國家的政策，應該以外交政治為第一，先決定了根本的基礎工作，然後選擇實行經濟之道。決不容許固於目前的經濟情勢，而忘却大局的決意。

對於傾覆的舊經濟，將怎樣調整日本的經濟體制呢？隨着政治新體制的進行，不久將具體的顯示出根本的變化。對於現在熱烈的討論的經濟再編成的形態，我不想逐一加以評論。因為這並不是本文的目的。日本全國民必須清算以個人利益為基調的資本主義觀念，並使經濟各層瞭解國防國家為基調的公益第一主義。如果日本一心一意希望在新東亞天地達成國家和民族幸福的大使命，而勇往邁進，則日本的聲望二千六百年，將為有史以來日本大雄飛的光輝燦爛之一年。

(完)



正北川
夫

上圖係最近美國讓渡與英國之美
艦約超過艦隊一聯艦五十隻

歐洲新情勢 與 美國的軍擴

其間即使放棄其本國，遷移至加拿大，英國也將繼續抗戰，因而歐戰將成爲長期戰。

假如德國在短期內能征服英國，則其時期至遲大抵將在這一兩月內。因爲在十一月初的美國總統選舉，如果羅斯福被選爲第三期總統，則美國參戰的可能性便顯著的增大了。所以德國無論如何，非在這一期月內使英國屈服不可。從這種觀點，德國之短期間屈服說，便產生出來了。

另一方面主張長期戰的人們，却非常的重視英美合作在最近形勢強固的事實。英國根據地與美國運糧的交換，美國與加拿大的共同防衛措置，美國之瘋狂的軍備擴張——這一聯的事實令人感到美國參戰不久將到來。或有人更預想英美合邦。如果英美實行合邦，則參戰之自動的現實化，便沒有議論的餘地了。美國現在與加拿大之間設置共同防衛委員會，所以事實上美國似乎與加拿大結了軍事同盟。因而有人有這種觀點：即使不達到英美合邦的地步，但英本國如遷到加拿大，

則美國將自動的參戰。這樣，戰爭長期化的預想，便可以成立。

對於這方面的推測，想留在下面加以檢討。所以現在先對於與歐戰有關聯的最近發生的重要事件，加以簡要的說明。

錯綜複雜的羅 馬尼亞問題

第一是羅馬尼亞問題。羅馬尼亞問題不僅是多瑙河流域的問題，而且大都是遠東的問題。德國爲了要完成對英蘇滅戰事，總有維持背後地巴爾幹和平的必要。

六月末蘇聯從羅馬尼亞奪取了比羅拉比亞和布哥維亞以來，匈牙利和保加利亞遂向羅馬尼亞要求了回復失地。德意兩國費了兩個多月，德國努力地以和平的方法解決匈保兩國對羅的要求。英國方面曾期待匈保兩國將因這個問題發生戰爭，從而引起德意與蘇聯間的抗爭。然而事實却與英國的希願完全相反，羅馬尼亞問題不僅獲得和平的解決，並且羅馬尼亞白蘭也驅逐了色彩曖昧的國王卡羅爾，命親德派的安多尼斯古將軍爲首相。於是以前羅馬尼亞雖爲蘇聯之新政府使告成立，而羅馬尼亞遂變成了德意兩國保護的國體了。這可說是德國外交的大勝利。

羅馬尼亞是在上次歐洲大戰加入英法方面，一躍而躍的國家。她從蘇聯奪取了比羅拉比亞，從匈牙利奪取了德蘭斯尼亞，從保加利亞奪取了南多布魯查，從匈牙利奪取了布哥維亞。換句話說，上次大戰的結果，不過七萬四千平方哩的小國，竟一躍而成了面積十二萬三千平方哩，人口由七百萬增加至一千九百萬的大國家了。然而由於這次的分割，羅馬尼亞又降爲七萬平方哩，人口約一千萬的小國了。

原來羅馬尼亞是由於英法的庇護而躍的國家，所以她的外交多年始終是依賴英法的。她曾與匈保克和南斯拉夫形成所謂

對於歐戰今後 進展的觀察

對於歐戰今後將怎樣的发展，現在似乎有兩種觀察。一種觀察是德國將斷然進攻英本土，在短期間內使英國屈服。還有一種觀察是英本國能支持到相當期間。英國



小國而國，以包圍德國。然而德國完成了急進的圖畫時，便併吞了奧國和捷克，於是羅馬尼亞遂成了孤島。此後卡羅爾國王便開始在英法與德意中間採取了二重外交。所謂二重外交原來似乎很安全，但事實決不如此，不過在互相拮抗的三大勢力之間做平衡的事，卡羅爾二世也不能例外。前年二月曾修改憲法，創立一種全體主義的組合國家，並解散各政黨，創設臨時代表制度的國會。雖形式上整個德意志的國家形態，但缺乏德意志或英意派的色彩。及至這次歐戰開始，他獲得德意兩國的勝利，羅馬尼亞才獨立了完全的親德政府，遂成功於建立了卡羅爾二世。

羅馬尼亞原來是巴爾幹半島中最高富的國家。據去年度的統計，礦物資源中，煤油的出產約達六百萬噸，鐵礦約達十二萬噸，小麥約達五百萬噸。在德意兩國長期戰爭上，這些礦物和其資源是供不應求

的。使羅馬尼亞完全依賴德國，德國不但得以確保其後地巴爾幹的和平，而且也能獲得這些重要資源。此外，德國對於蘇聯今後進出巴爾幹的計劃，更可以在軍事上政治上加以阻礙。在德意方面看來，這次羅馬尼亞問題的解決，可說是收到了「一石二鳥」的效果。

英美的關係與美國的動向

其次，英美的關係，美國的動向怎樣呢？

英國唯一打開局面的途徑，便是使美國參戰。七月十日羅斯福總統致達爾文會的咨文中，宣誓：「不派兵於西半球」又在同月十七日芝加哥所開的民主黨全國大會上也在黨的綱領內強調了同一主旨。這不過是把現在美國民的感情計算在內，使三黨有利於自己的姿勢而已。

如果羅斯福第三期的總統，則他的動向將怎樣的變化，是無從知道的。不，其動向可說現在正在變化中。美國雖欲派兵至歐洲，但在現在的情勢之下，也無濟於事。所以羅斯福便想藉其關於參戰。

美國參戰的第一步就是八月十八日羅斯福與加拿大首相金氏會談時，決定了美加聯防計劃。這計劃實質上等於美加兩國防務同盟，可看其美加實質上已更進一步的走近參戰。

美國參戰的第二步，就是九月三日羅斯福總統不經國會的贊成，與英國成立協定，即美國以過期艦艇五十艘交換英租地。英艦這次決定以九十九年期限租與美國的根據地為紐芬蘭、柏拿達、巴哈馬、荷買加、吞尼達、佛羅西亞及安提

瓜。美國在這種地方設置軍事根據地，一方面可以更強化美國所宣傳的兩美大陸共同防備，一方面可以提高美大陸諸國對美國的信賴感和依存感。在英國方面，她可以獲得美國艦艇運糧，以幫助其阻止德國的進攻。此外，美國要把其過期的戰車數百輛調渡加拿大。美國這樣輸送大量武器於歐洲，無異等於美國的參戰。

再者，到了明年，美國急於設備每月供給英國三千架飛機。如到了這地步，美國即不宜觀望，客觀上即等於參戰了。意大利雖與德國締結了軍事同盟，但在開戰後九個月間仍繼續採取非交戰國的態度。現在美國對英國的援助，已脫離了中立之域，而進到宜戰前意大利對德關係以上的程度了。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美國陸軍的空軍



另一方面美國則瘋狂的從事擴張軍備。第一就是九月五日通過參議院之海陸空三軍的特別國防追加預算五十二億美元，其主要用途是在增強軍用機三萬五千架，整備陸軍兵力一百廿萬及以建設太平洋大西兩洋艦隊為目標的軍艦之大量建造。除了特別追加預算外，如加上現今通過國會的國防經常費，則美國的軍事費實已突破了二百億美元。這龐大的國防費，恐怕是人類歷史以來空前的數字吧。

其中海軍的增強是由斯塔克海軍軍令部長提議的。這是現有勢力七成增加案，在今後五年乃至七年間擬建造軍艦七百五十艘一百廿五萬噸，補助艦艇十萬噸。這計劃如完成，實在是驚天動地的三百萬噸的龐大數字。

軍備擴張的第二，就是九月七日通過參議院的伯克威特海軍法案。因比美國完全放棄了建國以來的自由傳統，實行了徵兵。這樣，美國便可以得到一百廿萬常備軍，五百萬預備軍了。

英國對於美國的積極參戰氣勢，非常的喜歡，自不待言。但是在其背後，英國却繼續引誘美國參戰的工作。這是我們不可忽略的事實。

英美關係的這樣強化，是被認為使歐戰長期化的有力原因。美國從英國租借海空軍根據地的新方式，不僅對歐戰有關係，而且對我們的東亞也有重大的關係。換句話說，在英國對德戰爭集中全力的現在，她對遠東的牽制不得不放棄。原來一邱之類的美國，說不定承英國的意旨，代替英國積極的盡遠東「守門犬」的任務。據傳新嘉坡和南太平洋的根據地也將租借給美國。據聞美國與澳洲也將締結像美加兩國所締結的協定，採取由南方威脅日本的態度。美國除了遠東所有的在華權利外，還有菲律賓以及錫等的供給地荷印。美國防衛自國的權益，並代英國防衛英國的權益，是有十分的可能。美國之瘋狂的擴張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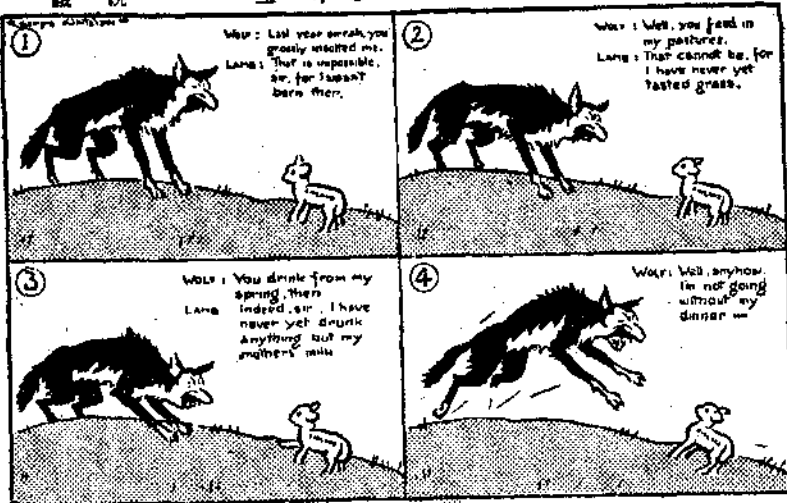
來進慕都車列粹納
那在選爾爾愛，了
。呢着們里



新伊索寓言

狼(蘇聯)小羊(芬蘭)

- ① 狼：「喂，你呀！去年說我不好是不是一？」
- 小羊：「撒謊！那時候我還沒生呢？」
- ② 狼：「那麼你上這像車吃來了把？」
- 小羊：「不是，我還不能吃草呢。」
- ③ 狼：「要不是來喝我的泉水？」
- 小羊：「什麼也沒有，我除了我母親的奶以外什麼都不喝。」
- ④ 「什麼也不用說，實在我的肚子餓了。」



曆日月半

(照片係德機對英空軍之對空機)

九月一日 日海軍航空隊本日停航新編機之西部
據點○華日聯合自治政府舉行成立一周年紀念典禮
據聞由陳與日本新體制呼聲努力建設大東亞○國民
政府財政部長周佛西抵北平訪問多日華北軍中軍
司令官等○德機大舉襲擊英之飛機場○美海軍部長
諾克斯將前往觀察太平洋之海軍新基地○美總統
羅斯福氏接見乃畢夫英空軍之機隊
○二日 日本與歐戰之航空隊在本日止式演習○日
遣派前引時使小林氏本日由日○日海軍航空隊
軍機連隊西北路線之新空軍機隊○匈牙利軍本日進
駐羅馬尼亞領土○日海軍機隊在青島之太平洋東○日海軍機
隊出動連隊四川雲南地區○廣安○日政府設法新機
制準備與會○新體制國民院大總統府○美總統
羅斯福對國會演說美國以至今海空軍軍地作交際於
美國之經濟活動○羅斯福氏五十歲提供於英國之官邸
○英海軍部設法將北太平洋之海軍機隊
○四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陸軍士官學校畢業
典禮○日海軍航空隊發表六月中之戰果○美總統
及西北路線之新空軍機隊○羅斯福氏與英海軍機隊
羅斯福氏在議會演說相繼在維也納和平與安王上
保總統對英
○五日 日海軍機隊北平日官承公王陛下在歐戰
某方面戰機機隊機隊受受之機隊死○日本海軍
海軍大臣後任田及川廣機隊機隊司令官長官機隊
軍政府之軍機隊人誠謝與英海軍機隊機隊○以機
機隊機隊比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守防及築壘英

圖一也。計把日本考慮在內的。

因此，英法兩國便完全採取了單一國家化的形勢。英法共同防衛英國的自治領和殖民地的事態，已迫到目前了。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英國是美國屬領化的國家。自己的保衛既已為焦眉的問題，則在英國便無所謂「面子」的問題了。

爭取歐洲霸權的 勝負將怎樣？

在歐洲最近德國空軍對英本土的猛襲，日甚一日了。於是德軍對英本土的作戰，只剩下號咷作戰而已。即使德軍在英本土上能成功登陸，但戰爭果因此而終結嗎？據最近消息說，英國將其本土讓諸德軍，便足以證明嗎？現在一般的觀察，以為英法兩國如蒙大德，也要繼續實行抗戰。

因此，一般人以為英法將逃亡至加拿大，拉美或澳洲等處，使戰爭長期化，是於英國有利的。並且是唯一的出路。

英國的方針是在這裡，這是無可懷疑的事。然而在這邊還存在着各種策略，使英國目前，計其之，德國或策動新德派打倒現政府，或使現政府，獨立親德政府，與德國議和。或使現政府的策略，使英國政府不能逃到加拿大，或使現政府未開的對人的新策略。無論如何，爭奪歐洲霸權的勝負將第一與英法大的規模和精誠於全世界了。

倫敦每日報 London Daily Mail, Daily Herald. 所刊載的。

在貝當元帥
的啟發下哭
蕭給英國寫
離婚書的法
蘭西小姐



德國飛機
勝這一些
也可以鑄
作鑄以可也

London Daily Mail (Continued)

○九日 中東鐵路總局日本以該路局行設費則備置...
○十日 日政府新擬定海軍預算日本已將第四期之...
○十一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Southampton) 〇〇. 21 萬磅...
○十二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十三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十四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十五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十六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十七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十八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十九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二十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二十一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二十二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二十三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二十四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二十五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二十六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二十七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二十八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二十九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三十日 德法軍在加奴工業地役及用船費數...

新的創傷——哭燕兒

張資平

(第四節)

夏去秋來，燕兒更加長大了。你的姿態是那樣的窈窕，你的舉動是那樣的活潑，你的說話是那樣的乖巧。不單自己家裡的人，就連同住的別家房客以及隣居，無不稱讚你，疼愛你。

你父親的性質異常淡泊，祇要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決不想去麻煩任何方面或開罪任何個人；也極希望世間都能忘記你父親的存在，祇讓你的父親能長久和燕兒相厮守，長久看護燕兒，這是你父親唯一的希望。但是這個希望完全毀滅了。

不如意事常八九，至微不至如你父親這樣的人也逃不了時代的苦悶。因為由秋至冬，父親陷於一種極苦悶的境地，所以對於燕兒又稍稍忽略了。我祇記得在去年秋初，暑氣未消的時節，在燕兒頭上長了幾個瘡子。你母親便把你的整齊而美麗的頭髮完全剪光了。但是光着頭的燕兒，雖然像一個男孩兒，也非常可愛。

又記得有一次，你母親帶你到永安公司去，為你買了一件淺紅色的綢緞大衣，而且在新雅茶室吃了一餐晚飯。你回來的時候，穿着那件新大衣，很歡笑的走到父親面前來報告說：

「爸爸，你知道麼？我吃了魚翅，又吃了大肉包。」
這是父親第一次看見你最歡笑的表示。又誰知，也是你最後一次的最歡笑的表示呢！噫！可憐的燕兒啊！

有時候，你頑皮得太過分了，兄弟們便會干涉你，拂逆你的意思；你就會走來向父母哭訴。

「儘她去，莫理她。這是母親制止兄弟們對你的干涉。」
「你說爸爸要罵了。這是父親安慰你的話。」
嗣後每當兄弟們拂逆了你的意思時，你便會把父母所說的話聯貫起來，高聲地向她們說：

「儘她去，莫理她，爸爸罵。」
大家聽見，都要笑起來了。你看大家在笑，你又生氣了。

兄弟們都說，燕兒給爸爸寵壞了。到了今日，你父親才後悔往日沒有多多的寵愛我的燕兒呢。

進入了今年春，父親因為有些特別的事體，不能常在家中陪著燕兒了。有時候，很晚才回家裡來，燕兒早睡着了。不久之後，燕兒也感着父親的冷淡，不常來親近父親了。噫！早知其如此，吾真不願一分一秒離開我的燕兒啊！

今年的二月中旬，燕兒滿三歲半了。在去年秋初，給母親剪光的頭髮也恢復了原狀。你那垂髫的姿態也十分令人疼愛。有一天，你忽然拿了剪刀去剪面前的垂髮，嚇得你母親趕前來搶去了你手中的剪刀。父親在傍邊看見，忽然笑了。你大概是因為受了母親的制止，再看見父親在笑你，便狂哭起來了。父母哄了你許久許久，你仍然不肯止哭。我當時便想，恐怕是一個什麼預兆呢。不然，你為何忽然拿起剪刀來剪你的前髮。

在這時期中，父親一去，有時三天五天才回來，有時十天八天才回來。我是住在一家會所裡。有一天下午，接獲你母親的電話。

「阿燕有話要和你說。」

我聽見雖覺好笑，但也知道燕兒因為許久看不見父親，不免思念父親吧。我在電話中聽見燕兒的聲音了。

「你是誰？」
「爸爸。」

「阿燕，你是誰呢？」我笑着故意問你。

「爸爸，你自稱你的名字，回答了父親。接着又聽見你笑着對母親和姊姊們說，『爸爸笑到死呢。』」

「笑到死」在客家話是「笑得很」的意思。這就是燕兒給我打來的最後一次的電話。

又有一次，我在晚間回來，你還沒有睡，從被窩裡翻身起來，要求父親抱你。當我抱你的時候，你特別的歡笑，並且說：

「爸爸以後莫到什麼地方去了，要常在家裡多多抱阿燕，疼阿燕！」
現在想來，你在那時候是極需要父親的愛護，並且也預先知道不久就要和父母長辭了；所以向父親提出這個要求。父親在當時，雖然點頭笑着答應了你的要求，但是終於欺騙了我的可憐的燕兒。燕兒第二天一早醒來，又尋着你的父親了。嗚呼，燕兒，你該痛恨你的不慈的父親啊！

又一天晚上，當我回來時，你母親對我說：

「我告訴了燕兒，爸爸今晚要回來。燕兒便很歡喜的說，她不睡覺，要等爸爸回來，看爸爸是黑的還是白的。」

燕兒尚能回憶前年暑期由香港回來的爸爸變黑了的舊事，你當父親離開你們久了就會變黑的。

三月二十五日你的小妹妹出世了。因為母親不能兼顧你，而我又常不在家。你便跟外祖母一起起居了。據你母親說，你自離開母親後，每晚都不能熟睡，常常啼哭。在白天的時常是寂寞無歡，並且性情也變了，有點乖僻。母親每次喚你，你多是無回答。

「阿燕做了姊姊了。外祖母會這樣對你說。」

「誰要做她的姊姊？」你向着小妹妹，悲憤地回答。你是在表示離開了母親後的悲哀。外祖母說，誰知你這句話竟成了讖語呢。

你的小妹妹生下來後一星期，父親像在夢中般的人南京來了。當然，燕兒完全不知道。一直到四月廿日晚上，父親才回來上海，住在一家會所裡。過了兩天，舅父帶你和六姊來會所裡看我，我問你：

「你會不會和小妹妹爭着要媽媽？」

「誰要和她爭呢？你的性質是這樣愛強的，寧犧牲，不安協。誰知又是一句讖語呢！父親真的慚愧無以對我燕兒啊。」

「五姊為什麼不同來？」

你們的回答是五姊有點傷風發熱。後來，你母親告訴我，自我遠行後，家中的小姊姊們都感覺很寂寞，若有所失，希望你早點回來。

你父親在那天總算抱着你歡笑了一二十分鐘，你也漸漸高興起來了。舅父還帶你們到公園裡去玩。到了正午，你們才回來，便在會所裡吃飯。父親因為有客要應酬，在另一張桌子上吃飯，沒有陪你們姊妹共餐。你當時雖然不做聲，但你心裡似乎很不滿意。你回家裡去後，便向外祖母和母親訴說：

「爸爸又不來理我，他和別人同吃飯，不來陪我們吃，也沒有好吃的菜，祇有一盤大蝦。」

十天之後，你就要離開我們了，也難怪你對父親的冷淡，表示怨懣。但是父親在當時決夢想不到燕兒是來面父親訣別的。父親忽略了你的罪過，又何能辭！

本刊
個人漫畫展
 第二期——連環漫畫
 徵稿啟事

一、作品限四幅連環漫畫一張（比例大小為本刊一頁二分之一）單幅漫畫素描一幅（比例大小同前）。題材隨意。毛筆、鋼筆、鉛筆畫均可，但不可用藍墨水及

徵稿簡章

淡鉛筆。
 一、收稿至本年十一月底截止。
 一、明年一月一日新年號起，陸續發表，每人刊一期，為之隔一專頁。
 一、凡經錄取發表者，給與稿酬二十元。
 一、全部發表後，由本社聘請專家選拔優秀者三人，對之再由本社贈與紀念品（關於聘請之專家及贈與之紀念品，另應徵稿件）。

你母親每天都打電話來報告你五姊的病狀，似乎一天重似一天。到了廿七日不能不住院了。因為經下醫院的醫生診斷，你五姊是患了瀰漫性的肺炎。你父親便陪着你五姊住在醫院中了。

據外祖母說，當她從下醫院到家中，向你母親報告五姊的病狀時，你竟能够正確地危坐，傾耳靜聽你五姊的病狀，而且表示要到病院來探視你五姊的病。又有誰覺着你在這時候的病比你五姊的還更沉重呢。

你五姊的病到了二十九日那天有了一大轉變，體溫早降落到三十六度餘了。我有一天晚上，看見你五姊睡熟了，便託你表叔看護她，自己抽空回來家中看你們。回到家來時，你早睡熟了。第二天——四月三十日的清晨，我起來洗漱，要趕回F醫院去。因為你五姊醒來，若找不着我，是要哭起來不依的。當我到洗面間去和外祖母談述你五姊的病狀。你像十分難捨你的父親，聽見我的聲音，即從夢中驚醒過來，叫爸爸。你還想父親多看你幾眼，多抱你幾回。我當時忙走到你床邊，伸出手來想抱你。但是，你又含笑着，像害毒殺的，不給我抱。我親吻了你的額，你才躺下去了，祇是望着我笑，好像是看破了塵世的一切。的確你一點病態也沒有。誰會想到明天一早，你就要離開我們呢！

燕兒，你記着吧，這是在你生前，我看見你的最後一瞬間啊！

因為我急於要回到你五姊那邊去，不能再逗你玩笑了。早知你這個最小偏憐女在二十四小時之後，便要離開我倆，我一定要緊緊抱着你，不讓你一刻脫離我們啊。

那天晚上，你外祖母和大姊又來F醫院，看你五姊的病。知道了你五姊的病逐漸痊癒，大家都很快慰。我擔心你母親看着小妹妹，外祖母又出來了，誰看護你呢？外祖母說，當她們出來的時候，你本想跟着來，因為太晚了，你母親不答應，你已經跟你母親一床睡了。於是又談到你近來如何的伶俐乖巧，如何的愛淘氣，如何的會說話，如何的絲毫不肯讓人，如何的特別愛和大哥吵嘴。外祖母還說及你有點鼻子病。我還說，明天決意帶你來F醫院，叫醫生看吧。

誰知到了第二天——五月一日的清晨，我在F醫院接到你表叔的電話，說你嘔血過多，病勢危篤。這真叫我魂飛天外。等到他抱着你到五姊的病房中來時，他即對我說：

「燕兒的病，恐怕難挽救了。」

護士來打了心臟強劑針，醫生也來診斷過了，我聽了醫生的宣告後，唯有閉着在靜睡中的你痛哭。燕兒在半年前自己剪掉的前髮還沒有長齊呢，你就變為隔世之人了麼？令我真是難于相信。

我因為不能離開你的五姊，祇好讓你表叔和舅父送你到殯儀館去了。我也極想到殯儀館再一抱你的遺體，再一吻你的冷唇，但終不可能！嗚呼，燕兒啊！這真是你父親引為抱恨終天的事啊！

燕兒，你病吾不知時，而殮又不能憑其棺，一切都是為父的所犯罪孽，遺害及你！

人生自古誰無死，抱失明之痛的人也不僅你父親一人。父親認為最傷心的祇是：第一，你不死於太平時代，而偏消失於這個歷史的轉變期中。

第二，父母對關係你的健康狀態，不能刻刻留心，換句話說，父親是殺害了你的過失犯。

第三，除生下來才彌月的小妹妹之外，你是最弱小的。母親給小妹妹佔據了，而父親又遠離了你，因此，你得不到父母的愛護，便脫離了我倆的懷抱。

專壓迫弱者，犧牲弱者，是現代社會的公例。人生到此，天道算論耶！

在瘡痍滿目的金陵，早已使你父親心灰意懶，無限傷心。自燕兒逝世後，對於劫後景象，倍覺悲憤。每看見和你歲數相若的兒童，特別是女孩子，父親的心中便有無限的悲痛，幾欲墮淚，因為在街路上，祇好忍住。在事務室中，每憶及你，也不覺泫然，又恐被同事認為痴人，也祇好忍住。吾今而後知，痛哭固然痛苦，欲哭不得，更為痛苦。其實在父親周圍就不知有多少傷心無限，欲哭不得的人！

父親自你逝世後，生趣毫無。此間雖有歌臺舞榭，酒樓餐室，但都不能撫我的創傷，祛我的悲憤。在百無聊賴中，有時回憶你在我膝下承歡時的舊情以自慰，有時則朗誦下錄哀詞以自解而已。

山松野草帶花挑。猛撲頭林陵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瀟瀟雨道。

野火頻燒。護蔭長林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監幾時逃。鴿鳩蝠燕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草。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

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琉璃瓦片多。爛翡翠窗櫺少。舞丹嫺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

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攪擾當潮。目斷魂消。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罷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白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個人瞧。

你記得跨青輪。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腹一欄柳絮腰。

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吠。無非是枯井頽巢。不過些磚苔草草。手種的花條柳梢。儘意兒採樵。這黑灰是誰家廟。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水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鴛鴦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會聽風流。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棧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城丟難掉。不信這興國換幾朝。滿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在這些意義上，在這變幻無常的世界中，燕兒能早升仙界，或許也是你的幸福。在這樣的貧民窟中，和你一樣大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兒童就有無量數啊！燕兒！富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哀哉！

（全部完）

徹頭徹尾的實際論者

◇……近衛公組閣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先決定滿洲三大臣，這在國務院能行上，是當然的措置，因為滿洲海外三省的完全提攜，是絕對必要的。這三大臣決定之後，最先相徵的，就是當時從新京受招上東京的滿洲國務院總理長官星野直樹氏。起用星野氏任企畫院總裁，那時大體是定評的，近衛公相授星野氏交涉就任，可知其重視企畫院總裁的地位，及高度評價了星野氏的力量。可是，意外的事情，就是星野氏以企畫院總裁及兼任所大任，而轉任了內閣，這真是顯示了近衛公對星野氏是極重十二分的信賴與厚待的。

◇……星野氏明治廿九年生東京，大正六年畢業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即入大藏省，擔任大阪市北稅務署長，轉水，大阪，東京各稅務監督局局長，後任東京，大阪十五支稅務本署任大藏省長官，昭和七年轉任警務監督局書記官，兼任其警務部長官的職務，其後轉任長官官，即任其警務部長官，昭和十一年轉任警務監督局長，即任其警務部長官，昭和十一年轉任警務監督局長，即任其警務部長官，昭和十一年轉任警務監督局長，即任其警務部長官。

◇……在野黨時代，星野氏就毅然地進入了滿洲國政府，由此亦可以想見了他的真面目。

◇……官僚共進的心理，都是但求無有大過，一步一步地高昇，出頭，將來奉了還職金來歸老，這是一般的定型。在星野氏的場合，如果照這樣

情。在這種時代，星野氏就毅然地進入了滿洲國政府，由此亦可以想見了他的真面目。

情。在這種時代，星野氏就毅然地進入了滿洲國政府，由此亦可以想見了他的真面目。

情。在這種時代，星野氏就毅然地進入了滿洲國政府，由此亦可以想見了他的真面目。

情。在這種時代，星野氏就毅然地進入了滿洲國政府，由此亦可以想見了他的真面目。

情。在這種時代，星野氏就毅然地進入了滿洲國政府，由此亦可以想見了他的真面目。

情。在這種時代，星野氏就毅然地進入了滿洲國政府，由此亦可以想見了他的真面目。



日本無任所大
兼企劃院總裁
星野直樹

的動機，在日本可說是預命的事情，日本必得當自己的一部分來處理這關係，這理由，星野氏是很明確地認識而且勇敢地去實踐的。星野氏在滿洲活動些什麼，如果從他的這種決意為前提想來，那沒有再加贅述的必要。事實，星野氏為使滿洲國處於今日的地位，是與各種問題的。關於滿洲國的各種問題，沒有經過星野氏之手的一個都沒有吧，這樣說決不是過言的。

◇……特別是滿洲國的五年計劃，其初年度因中日事變的勃發，遂念將計劃變更，成為日本物資

的動機，在日本可說是預命的事情，日本必得當自己的一部分來處理這關係，這理由，星野氏是很明確地認識而且勇敢地去實踐的。星野氏在滿洲活動些什麼，如果從他的這種決意為前提想來，那沒有再加贅述的必要。事實，星野氏為使滿洲國處於今日的地位，是與各種問題的。關於滿洲國的各種問題，沒有經過星野氏之手的一個都沒有吧，這樣說決不是過言的。

的動機，在日本可說是預命的事情，日本必得當自己的一部分來處理這關係，這理由，星野氏是很明確地認識而且勇敢地去實踐的。星野氏在滿洲活動些什麼，如果從他的這種決意為前提想來，那沒有再加贅述的必要。事實，星野氏為使滿洲國處於今日的地位，是與各種問題的。關於滿洲國的各種問題，沒有經過星野氏之手的一個都沒有吧，這樣說決不是過言的。

的動機，在日本可說是預命的事情，日本必得當自己的一部分來處理這關係，這理由，星野氏是很明確地認識而且勇敢地去實踐的。星野氏在滿洲活動些什麼，如果從他的這種決意為前提想來，那沒有再加贅述的必要。事實，星野氏為使滿洲國處於今日的地位，是與各種問題的。關於滿洲國的各種問題，沒有經過星野氏之手的一個都沒有吧，這樣說決不是過言的。

的動機，在日本可說是預命的事情，日本必得當自己的一部分來處理這關係，這理由，星野氏是很明確地認識而且勇敢地去實踐的。星野氏在滿洲活動些什麼，如果從他的這種決意為前提想來，那沒有再加贅述的必要。事實，星野氏為使滿洲國處於今日的地位，是與各種問題的。關於滿洲國的各種問題，沒有經過星野氏之手的一個都沒有吧，這樣說決不是過言的。

的動機，在日本可說是預命的事情，日本必得當自己的一部分來處理這關係，這理由，星野氏是很明確地認識而且勇敢地去實踐的。星野氏在滿洲活動些什麼，如果從他的這種決意為前提想來，那沒有再加贅述的必要。事實，星野氏為使滿洲國處於今日的地位，是與各種問題的。關於滿洲國的各種問題，沒有經過星野氏之手的一個都沒有吧，這樣說決不是過言的。

的動機，在日本可說是預命的事情，日本必得當自己的一部分來處理這關係，這理由，星野氏是很明確地認識而且勇敢地去實踐的。星野氏在滿洲活動些什麼，如果從他的這種決意為前提想來，那沒有再加贅述的必要。事實，星野氏為使滿洲國處於今日的地位，是與各種問題的。關於滿洲國的各種問題，沒有經過星野氏之手的一個都沒有吧，這樣說決不是過言的。

的動機，在日本可說是預命的事情，日本必得當自己的一部分來處理這關係，這理由，星野氏是很明確地認識而且勇敢地去實踐的。星野氏在滿洲活動些什麼，如果從他的這種決意為前提想來，那沒有再加贅述的必要。事實，星野氏為使滿洲國處於今日的地位，是與各種問題的。關於滿洲國的各種問題，沒有經過星野氏之手的一個都沒有吧，這樣說決不是過言的。

的動機，在日本可說是預命的事情，日本必得當自己的一部分來處理這關係，這理由，星野氏是很明確地認識而且勇敢地去實踐的。星野氏在滿洲活動些什麼，如果從他的這種決意為前提想來，那沒有再加贅述的必要。事實，星野氏為使滿洲國處於今日的地位，是與各種問題的。關於滿洲國的各種問題，沒有經過星野氏之手的一個都沒有吧，這樣說決不是過言的。



動員計劃的重要的一

動員計劃的重要的一

動員計劃的重要的一

動員計劃的重要的一

動員計劃的重要的一

動員計劃的重要的一

動員計劃的重要的一

來，那真是一個好機會。◇……說到星野氏的性格，那在他的入閣行動上，和其他關係一對比，就可以很清楚地顯露出來，譬如在閣議上，他的發言，始終是徹頭徹尾的實際論，說出口一定就是實踐的。近衛內閣行動要綱之一，就是一出官即要實行，據說這種聲明就是由於星野氏的主張。

◇……關於日本政治新體制的必然性，星野氏是說着「全國每一個人必得有一種自覺，自覺，那自覺自覺試是要抱着的。如果沒有自己的話，那政治的社會的轉換就不成。」的信念向前幹……」自覺就是自己責任的觀念，有自覺，那亦必有責任感，有責任感就是意味着要去實踐成日本的轉機。

◇……近衛內閣在八月二日關於基本國策，發表了近衛首相的聲明，那是涉及立關於新世界觀的國防，外交，內政三方面的重大日又其大的信託的集合，其有六，「除國策的總行，期那斷行改正國民性不均衡，厚生各政策的徹底，使國民生活刷新，真正帶來開明三十年時之時代之時，確保實質剛健的國民生活的水準」——這亦是星野氏的主張。

◇——以上是摘錄星野氏的三三個斷面，我們可以來個結論，就是——他是真誠、重厚、實際的。在轉機期的日本的階層上是一位最可信賴的政治家。

◇——以上是摘錄星野氏的三三個斷面，我們可以來個結論，就是——他是真誠、重厚、實際的。在轉機期的日本的階層上是一位最可信賴的政治家。

◇——以上是摘錄星野氏的三三個斷面，我們可以來個結論，就是——他是真誠、重厚、實際的。在轉機期的日本的階層上是一位最可信賴的政治家。

◇——以上是摘錄星野氏的三三個斷面，我們可以來個結論，就是——他是真誠、重厚、實際的。在轉機期的日本的階層上是一位最可信賴的政治家。

◇——以上是摘錄星野氏的三三個斷面，我們可以來個結論，就是——他是真誠、重厚、實際的。在轉機期的日本的階層上是一位最可信賴的政治家。

◇——以上是摘錄星野氏的三三個斷面，我們可以來個結論，就是——他是真誠、重厚、實際的。在轉機期的日本的階層上是一位最可信賴的政治家。

◇——以上是摘錄星野氏的三三個斷面，我們可以來個結論，就是——他是真誠、重厚、實際的。在轉機期的日本的階層上是一位最可信賴的政治家。

質實剛健的政治家

○外史氏○

蔡培南京市長 家庭訪問記



蔡培南市長家庭合影

蔡培南市長家庭合影。前排左起：蔡夫人、蔡培南市長、蔡小培、蔡小培、蔡小培。中排左起：蔡小培、蔡小培、蔡小培。後排左起：蔡培南市長、蔡夫人。

秋初，風打動着樹葉，發出沙沙的響聲。樹，不住的跟着秋風搖來，這天，我們因為預約定到蔡市長公館去談話，所以冒雨，到普陀路去。

普陀路是靠近山西路與粘橋一帶，在南京，這一帶是新貴們的住宅區，這裡更靠第五條山旁，馬路平坦，兩邊樹木青蔥，住民稀少，蜿蜒着的幾條長路，真是山谷間的鄉村。我們到達蔡公館門口，雨下得更大了。不得不任雨淋下車。

蔡公館的僕役開了門，拿了雨傘出來迎接。由長廊因事在廳裏宴客，夫人在家，記者就在雨裡走進書室裡來。

他置很簡單的一間西洋式的會客廳，看得出蔡公館平常是很儉約的，有一隻沙發已經破了。可是，屋內的掛着幾幅中國古畫，和字聯，這個破沙發絲毫沒有影響到全體的雅觀。

蔡夫人是身材高挑的，穿着深江色的旗袍，外面罩着一件羊毛短褲，頭髮梳得很光，年紀像卅多。

「諸位隨便坐坐，對不起！」她開口表示十分歉意。

蔡夫人態度大方，一望而知是一位善於應酬的太太。

「日本人到南京來的，有的很會講上海話。」夫人隨便的這樣說。

「聽說市長從前到過日本。」記者問。

「那是廿年前的事，現在，他倒還應該去談談。」夫人說。

由夫人談話中，知道市長是無錫人，今年五十二歲，夫人亦無錫人，夫人是讀法，與市長結婚才六年，現在膝下有三男三女，長公子祖國，畢業中大，現已成婚，擔任中政書法專門委員會委員，次公子祖國，現在金陵大學讀書，長女公子桂香小姐，在復旦女中畢業，次女公子培華小姐，現年十二歲，三公子祖國，五歲，三女公子培英，四歲，這三位小朋友，是夫人大生的。夫人很瀟灑，活潑玲瓏，尤其是小女公子，胖的，令人可愛。

「夫人一向在南京住吧！」

「事變前在南京住，那時結婚才二年，後來就到上海租界，本來南京有房子，在中

大附近，這是因為便於子女們求學起見，現在都毀壞了！」

「現在南京生活程度非常高。」夫人繼續說。

「比事變前的南京更壞。」記者問。

「大概是因為南京是政治中心，事變前的南京，生活也高於其他都市。」

「蔡夫人是上海前本女校畢業的，曾任愛群女中教職多年，是一位教育界有名顯的能者。」

夫人發表了對於教育上之意見，過去缺點，及未來期望，她說：

「中國小學，過去有點腐敗，其原因有二，一，經費不足，二，缺乏人才，教育為人之基礎，幼稚教育尤其重要，察中國小學教育，幼稚教育非普及，其實小學生最難教育，關於如何去適應兒童心理，這需要專門人才，中國從前小學教員待遇只是一個人的生活，如此，難以取調人才。以後欲使國家進步，改進教育是一個問題，不過為家長者亦須注重兒童教育，如每天補習小孩功課，督促前進，以補學校之不足，中國教育是限於資產階級，但是社會上富者少，而貧者多，是以兒童放蕩者多，以後希望教育普及，增加學校，提高教員待遇，務使取得優秀人才，熱心于教育才好。」

夫人對於教育之見解非常深刻，她滔滔的說了一番，真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令人非常佩服高明，回顧事變後，南京的一切，還未上軌道，要恢復大南京，正期待着市長這樣的領袖，佐以夫人這樣的高見，我想，南京的小百姓，不久，就可得到。『男有分，女有歸』的！

夫人說起她本人是習慣學校生活，沒有絲毫嗜好，但因體弱，常在家休息。

記者問起市長生活情形及嗜好：

「一樣的沒有什麼嗜好，唯寫字，習慣成了自然，無聊時即以寫字為消遣，家裡有一間書房，專備寫字的字紙。夏季來了，他是忙寫寫字，並寫寫古畫，最近時常出去履歷路政，因為他計劃修築馬路，及修理道路，非親自出去看不可，前天，他整出去了一天看道路，此外他最愛文

...

...

...

武湖，時常到之武湖散步。市長亦實在甚富有詩人氣派的呢！

談起玄武湖，遠不及從前了，現在一切皆無人整理。夫人實在是在關心南京的一切。

談到這裡，想告辭了。門外汽車響着，要回市里回來了。

一付和氣的笑臉，閉着日本式制服，胖身材，精神飽滿，他一進門，就刻會審察，和記者寒暄幾句，答應記者替他留府照相，可是，這天大公子不在家，這是記者認爲美中不足的。

蔡氏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

科，曾任江蘇川沙縣地方檢察長，北京財政部科長，大總統府財政委員會專門委員，衆議院議員，國務院顧問，江蘇省長公署參議，江蘇省官產處會辦，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秘書，郵政司長，上海招商局總辦，揚子水清整理委員會委員長，江蘇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公務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本年七月一日接任南京市長。

末了，記者請市長發表對於南京的建設計劃，他坐在沙發上抽煙一枝煙，滿面笑容，慢地說：

對於南京，頗想按步改善，若復興經濟建設，擴大宣傳，普及教育，整理財政，

修築馬路，修補房屋，更需注重衛生事業，提倡公衆衛生，設立防疫醫院，平民醫院等，且更需調劑民食，以及整理戶籍，尤其合作事業亦爲當今急務。

關心民間疾苦，市長是無微不至的。記者更請發表對於中日和平之意見，市長說：

古語云，「不打不成妻」，中日兩國，從前一時竟氣用事，但現在大家已認錯，中日兩國當以合作，互惠，平等爲原則，方可化干戈爲玉帛，大家一同揚揚，建設東亞，列於互惠平等原則之下，可以得到真正幸福，我們更應從心理上諒解，以建

設互惠平等，我們知前日本人曾能以誠誠相示，應當轉告一般民衆，了解日本，現在汪先生領導之下，和平定能實現，總之，「廢亡德案」，兩國當從心理上夫除意見，大家以誠誠相示，和平必能達到目的。

欲建設新東亞，提倡和平，必須兩國人從心理上建設，實在是至理名言。

雨，還是不住的下着，大概，雨，他要沖洗南京一切的污穢，東沐浴成一個最清潔，光明的新南京，正像蔡氏夫婦對於現在社會之一番熱烈的精神。

D·N記

中國歷代的帝王陵墓

(下)

馮貫一

明太祖建都南京，後遷建於南京郊外之鐘山，是爲孝陵，現稱明太祖陵。建文避讓，因下燕不期，故無陵墓。燕王棧既有天下，乃遷都北京。永樂五年，帝之仁孝皇后崩於南京，成祖乃命人各地訪求燕王地方，以便經營葬陵。禮部謂請於

以武義伯王通督督構築工事，十一年春乃葬皇后於此。十二年七月，帝北巡，崩於榆木川，十二月葬於前記之陵地，是即爲棧棧的身後。這之後，明之歷代帝陵均設於其左右，除景宗外，直至最後之思宗(崇禎)葬於十三陵，茲將明代列帝之陵

十三陵中以長陵規模最爲宏大，其他十二陵散處左右或二三里六七里不等。由南口至十三陵有二十餘里之距離，遠近即可望見巨大之白石坊矗立於平原間。石坊五闕六楹，最下方地石板石長一百二十三尺，寬二十八尺，石闕中央者甚大，其開口十三尺餘，左右十二尺餘，再次爲九尺餘，其坊頂亦因之遞減，極爲勻稱美觀。坊柱爲方形，柱下鑿有獅獅運蹄，再上前後各有異獸蹲踞，張吻露牙，極爲生動。坊之上端有三楹枋，其中間者更施以花紋浮雕，

原曾敷有彩色，今已剝落。明朝盛時，四圍廣植松柏，陰翳鬱鬱，極堪托稱之妙。今則荒蕪一片，石坊孤露，更亦不失其雄偉氣象。坊北有石橋三座，又二里有大紅門，過此門北而南行，即可直達長陵。入門里許有碑亭，上覆黃瓦，四角立有盤龍石柱，飛簷四出，甚爲美觀。亭內有碑，上刻「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係宣德十年所建。出碑亭北行半里許，有六角形之石蓮臺二，上刻雲卷，柱盤則有蓮瓣之浮屠，頗顯拙笨。再北則參道，左右分

皇帝	年號	在位年數	十三陵名	山名
明太祖	洪武	三十一年	孝陵	鍾山
明成祖	永樂	二十一年	長陵	鍾山
明仁宗	洪熙	一年	獻陵	鍾山
明宣宗	宣德	七年	景陵	鍾山
明英宗	天順	七年	茂陵	鍾山
明憲宗	成化	二十五年	莊陵	鍾山
明孝宗	弘治	十八年	康陵	鍾山
明武宗	正德	十八年	武定陵	鍾山
明世宗	萬曆	四十八年	定陵	鍾山
明熹宗	天啟	七年	德慶陵	鍾山
明思宗	崇禎	十七年	思陵	鍾山

像石道參墓陵



之，猶較眼之，其動有批評而於一夫試也，非其人此，中心浮於面目，善則反變，其而種之。抑之誠是也，則天下之人之檢其觀，亦必有道矣。孟子曰：張厚非，謂其「盡於人心」，雖然對於生靈有妨礙，但是「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精神心理方面却也有很好的影響。不過極端的厚葬孔子也很反對，家語謂：「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瑛瑤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遠死以寶玉，是猶暴屍於中原，示人以暴利之端。』這種見解是非常要緊的。」

歷代陵墓的盜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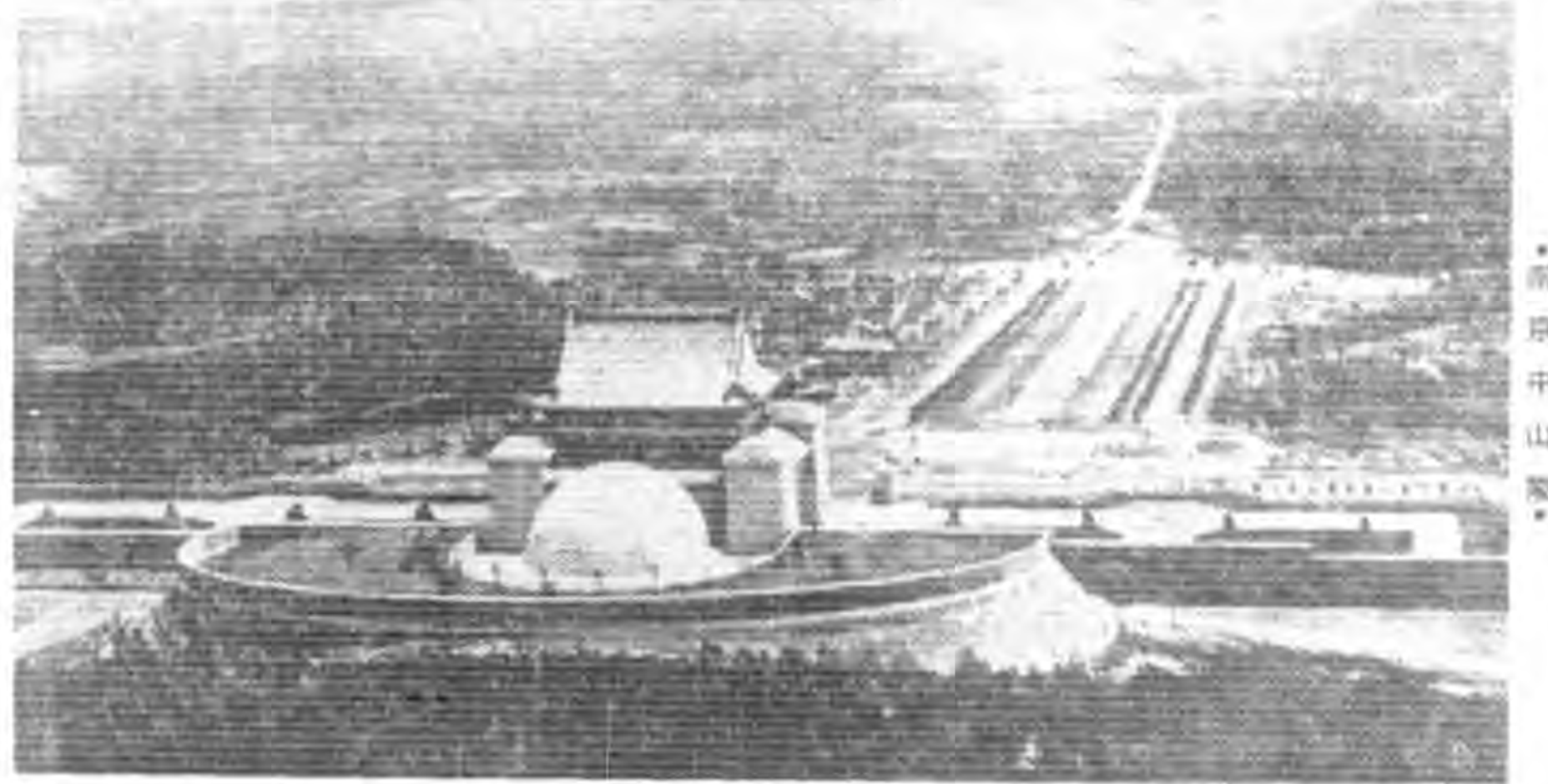
孔子的所以發出那樣的言論，在當時或者以前必定有過陵墓被盜掘的慘痛事件發生。不過年久遠無可稽考了。到國的時候，陵墓因厚葬多有寶物埋藏。秦始皇嬴政其陵墓紀史書所記，尚古物便於項羽三十三萬之眾盜掘了。水經注謂：「三十餘年三十日軍，不加刑，賊足夜掘，掘探取，便獲大寶，能九十日不罷，可見其慘重。當時孔不其在孔氏春秋後說一風不亡之端，無下葬之端，這真是孔子言之了。唯其當時的厚葬是以引起掘墓的動，又謂：「世之無道也，其大者出，其厚者林，以此觀之，亦可矣。以此觀之，則可知。是故人無不掘者，世世無道也。世無道也，則必有掘者。世無道也，則必有掘者。世無道也，則必有掘者。世無道也，則必有掘者。」

歷史演進之東西而觀，人民隨後，均各有其保去，時遠的後相是成了破壞，而後者我於，守節的人又若突飾陵墓的寶物而盜掘，破壞建築物，無所不用其

機。後因防事無備，守衛者不與，交送，而每度兵變即佔住，除將松柏代盡外，並粉、盜掘寶物。至冬，率軍第二十八軍軍長岳兆麟到馬關略收編土匪，軍隊分駐各營殿，配房之內，門窗木器等物便拆毀焚燒。十六年春有匪人發掘墓妃陵，將棺抉出，屍身狼藉棄於棺外。馬關鎮署捕獲五名犯人因拘於海化縣署，尚未待審決，便又發生了重大的盜掘案。

在六月十二日軍長岳兆麟收編土匪完了之後，有土匪團長馬福田其人，受保定軍府之命，轉駐灤縣，他乃乘馬關略兵力空道起意發掘東陵。因馬福田地土著，對陵墓之寶藏垂涎已久，想待時機成熟，便即下手。可是在這期間，七月二月兩與，駐屯灤縣馬福田之孫殿英第八師團長溫江軍兵一團，襲擊馬福田部下，繳獲戰利品，再軍潰散，於是遂乃駐於馬福田部。後又誘家鄉人，檢查武容名，大獲其利。三日之後，又有第八軍團長之部下，第七師團長韓火輝，率兵一團，七兵一營，佔領灤縣一週，出四團軍之略的指道而來，分駐灤縣，至東陵，定東陵等處，更想言詞不相聞詰。其言其言好好的想長，藉機盜掘。於七月間日夜秘密進行工作。先發制勝，因不備人預言，乃用火藥炸開石門，不過或因時間不足，或因出水關係，多數失敗，只有新發及普陀略之定東陵兩處得手，得寶珠寶等發出。

此事發生後，喧騰一時，海軍官就帶於二週後得悉，除電閻錫山詢問並促感斷外，更派戰機，偵查，查獲，寶珠，陵墓



南京中山陵

收繳，重在附近拾得珍珠十五顆，當係該人道落之物。經詳細調查，發現建築物及祭器用器被破壞甚多。西太后後的陵墓盜掘更慘。

誘人盜墓的自然那些寶貴的殉葬物，據謂西太后陵中有一紫玉西瓜價值萬萬元，其他珠寶亦不下千萬，於是一般古玩店、珍珠商乃大事收買，其間雖曾小有破獲，但大部皆已流入國內外收藏家之手內矣。

今後陵墓應取的途徑

最近俗人講小樓的墳墓也被人盜掘了。他曾作過清室的供奉，所以有些寶物的物品，據聞有玉如意一隻曾經兩部，果然不到二年的工夫便被發掘。由此可見陵墓不論其為帝王庶人，一有寶藏，即難免盜掘，所以節葬是絕對的必要。

一個偉大人物的級表，固然需要一種「永久性」的紀念，但是不必在寶貴的殉葬品上。假如死者生前有什麼珍愛的物品，那麼無妨送到公共的保管處所去，如博物館之類。數目多了可以編成專館，立碑紀念，人人得以瞻賞研究，且能見生者的遺德。與死者殉葬，即使死者有知，其欣賞把玩也是暫時的，自私的，反而連累自己的骸骨不全。當事者既不要有一帶進土墓一的頭腦觀念，為子孫的也不要以為孝道。孝道並不是用珍玩來誘惑賊人來發掘墳墓的。

反對厚葬，也並不是主張薄葬，曾說之逝，心裏自然感到莫大的苦痛，惜相生也，乃大事業，這是一種「人情」，原是很可貴難離的。不過這種人情要加以節制，在喪葬方面也應該有限度。要簡單，樸素而富有紀念的意義，在這一點上，西洋的葬法方法很可以作我們的參考。有餘資，有寶貴的紀念品，可以養成紀念，學校、醫院和辦理其他的慈善事業。這樣，不但能有永久紀念的重要意義，而骸骨在棺木中一定放得很穩貼，但不會被人發掘，就是沒有「下馬石」的樹立，過往的人們也一定要致敬意的。



(十)
張金壽
呂風畫

懷民出來的時候，太陽已將落下西山，道聲「再見」就乘車回家。風正刮得很大，不必費很大力氣車就像被人推着似的自己跑。他騎在車上想，才一想起就到了家門口。屋裡正有人坐著與母親談話，他聽得出語聲是誰來，就在外屋摘下帽子，進屋就叫那婦人「大媽」。

「你回來了。什麼？」
「可以的。」
「有多少人，你們那里？」
「八十多人。」
「你去了不少日子了罷？」
「聽！四年多了。」
「四年多了！」大媽歎息道。「大老爺們一樣了。那時候穿著屁簾滿院跑，叫狗給吓哭了。現在都忘了罷？」
大媽子梳的是圓頭，光油油的頭髮，四十多歲仍抹了一臉白粉，小毛兒的皮襖，黑絨棉鞋，一條腿盤在炕裡，一條腿垂在炕下，無意地撫摸著炕單，另隻手拿著母親的水烟袋不時往口內送。

大媽子有錢，欠她錢的人很多，懷民小時候與她住過街坊，感情很好，懷民家於是也成爲她的欠債人。她放賬「最有眼晴」，只要與對方一對話，到對方的屋內巡視一周，馬上就決定自己的錢可否撒手。她沒兒女，沒丈夫，只仗著手裡這幾百元放來放去爲生，然而總有富裕，愈聚錢愈多。懷民便聽過父親與母親的叨嘮：「大媽子多好！老不著急，咱們空拿錢養了這些小孩，越過越窮。懷民自己且羨慕大媽子。得到她來，家中必好好招待，父親對懷民說，這是預備有手中不方便時，好向她開口借錢。」

今天她一來，懷民就曉得了八成，又看父母的笑臉；事情就都明瞭。爲恐怕有什麼話得罪了大媽，就想抽身出去。但她滔々問話，只得歪了身子回答她，準備出遇際而逃的姿式。

「你們那裡有幾個頭目？」
「五六個，不，八個頭目。」
「頭目都在左近住嗎？」
「大半在左近住家。」
「當個頭目養一家人總不爲難了！」

懷民要搭話，但被母親先說了。母親說頭目最高的薪水是五六元一月。且不待大媽問，就把徒弟的待遇告訴她，說是徒弟新去的每月十元，够一年長薪水三元。『哦！哦！』

大媽子答應着，顯出十分掛心的樣子。懷民想：「這才奇咧！老伙要能掙六十元更美了，還不每天把徒弟用脚踢着玩！」母親見他發呆，恐怕他說什麼走嘴的話，就叫他給大媽倒一碗茶，命他上街去買線。

「二姪子呢？」
她見屋中只有老夫婦倆了，就打聽。
「他嗎？遠了，南京去作事，一月二十多塊呢！」
「三的還上學哪？」
「對了，玩去還沒回來。」
「得！這回您再治地，慢々可就越來越好了。哪兒像我，剩了一個人。」

大媽子一邊說話，一邊眼紅了，想起了她的丈夫與四歲就死去的兒子。但同屋二老人却不理會這些，他倆知道求她的事情已經成功了。

「說的是呢！您的三姪兒再長大，我們倒是有急用。那也比不了您哪，一個人清々靜々多省心。」這回治了三畝地，一百五十塊錢，真不貴。家裡就剩下這一百二了，那些個都借出去，不買又怪可惜的。就找了您來，我說求您給別處周轉三四十塊錢。」
父親小聲地再對大媽說一遍。大媽早已估算過，故慨然答應到別處給想法子，明天聽信。
「您不用滿處去找，咱們別處再挪借也成，不過找您方便一點，您不必太費心。」
「沒什麼沒什麼！」

大媽笑着出來，她知道，洋錢就在自己櫃裡，只要自己不散回，還有什麼可商量的？可是她向來就不當時答應，無論對誰，她總先去人家裏看看，即使已經很熟識的人家，她也必作一重新估量，說第二天便利到別處去轉借。她願意當時就借得來，她不願，借不來也不怨她，因爲別的人家錢沒在手裡。這樣說話便利得多，權利錢或借本錢的，她只說是別人的主意，好說話。她用別人作遮掩，自己以爲很巧妙，不知道借錢的也有用別人作遮掩來向她借錢的。懷民家當是其中的一個。

懷民的父親少年時掙有一所小房，幾畝水地，以後又積存下幾百元錢放出去，那時只有夫婦二人，總有餘錢儲蓄。但後來人口一多，欠賬的大多還不起錢，日子一久，就有了虧空。懷民的父親又已在家待慣，作不了事，漸漸家道日衰。不過名聲已有許多人知道，且屋中擺設絲毫未變，對人老擺出很富足的樣子，故知道他家底細的人很少。向她借錢已不只一次，都說是給另一人借的，到秋末拿自己的地租錢還她。她很相信，不然家道日衰的日子是沒資格向她借錢用的。

這次說是治幾畝地，自己手裡的錢不够用，故向她借。她本半信半疑，及至見這家裡的兩個兒子都能掙錢，便又放心了。

懷民買東西回來時，父母這棵心才放下，正送大媽出大門。

吃著晚飯，父親向母親笑，額上的皺紋更深了。母親用筷子夾一塊鹹蘿蔔送入口內，也得意非常。

「這回算成了，年前擲過去了！」
父親把高頭放在口邊試一試似的又離開口，先叫口把話說出來。

「要不真難辦！等到臘月三十晚上要緊的堵門不走，够多難看。長順與那兒是節賬，五個月了還不給錢？永和公那兒也真有面子，兩個月沒給錢問也不問一聲，原來說的是一月一清啊！」

母親才吃完一塊鹹菜，却把筷子在鹹菜碗裡撥弄，像挑什麼好吃的。

「當時呢，是擲過去了。喂，克民，你幹麼不吃飯竟吃」

他放聲大哭，只顧顧對方一對話，到對方屋內巡視一周。



菜！

父親忽然瞧見克民只把筷子就夾碗裡轉，就把話頭岔過去。克民正在低頭找那僅有的幾塊醬菜，被這一嚇，看了看父親，一聲沒言語，只是吃着高頭。

「飯、飯，說的好聽勁兒的。其實是大窩頭！」克民的母親說到末一句，聲音被窩頭遮擋的不很清楚，但顯然是很快樂時說的話。

「不是飯是什麼？是菜？是點心？」克民是！大窩頭必得說是吃飯。要真有飯，我可就不顯得挑醬菜吃了。」

克民笑着說。往日他不敢公然說這個，今天，他也爲了明天有錢借進門來，說這話表示愉快。十四歲的小孩已聽過不少「窮啊，窮啊」的，至少對錢知道節省已達到成人的程度。

「吃白米飯，等將來自己掙去！自己有能耐吃香的喝辣的，不用在家裡啃大窩頭。」

父親又用了說過多少次的話來說克民。他對懷民也是這麼說，對惠民也是這麼說，彷彿一學了徒，就成爲另一世界或另一階級的人一樣，吃「大擺素」，穿綢子綾子的衣服。在他腦裡映現的只是當鋪裡作「當家」的與紙舖裡作掌櫃的爲最有光彩。所以在懷民要求入中學時他會說過：

「不用念書，咱們家就不是醫底子，念幾年够用的就得了。學了徒，熬下三年來，吃什麼不行？當學生也管不了老幾！」

可是懷民學滿了徒，每天在家吃飯每月也只能交家十塊錢；惠民去南京，也就自己顧自己。今天對大媽子說這些話，一半爲是借錢容易些，一半也是把理想搬到事實上來，一說如何彷彿就真如何了。

「我也不想吃香喝辣，我想明年升中學。」克民這樣說，一個窩頭已入肚內，用舌頭舔着嘴底留下的渣滓。

「你們哥兒們都是這一道骨頭！」

「念書倒是有用！」懷民見父親提到了自己，就發表意見。

「念書有用？你們工廠有沒念過書，連姓都不認識的，怎麼也不少掙錢哪？」

父親眼着懷民問他，自己準備倒後的勝利的面孔現出來。

「您供給的還是差一點兒。再說，您要找一個稍爲文明一點的事情，半工半讀的地方，總比這兇強。不管你讀了多少書，一到不用書的地方也就沒用了。倒不如沒讀過的快樂，因爲他們不知道光明是什麼。」

懷民嚼着窩頭答，傍邊的克民也幫腔助威。

「得，你們倆說的對，盼着揀一個大皮包供給你們念書。可是，念書怎麼也不成？瞧王家小六，連封家信都寫不了，那天提起寫房地契的事來，他連磕兒都答不上。那是怎麼回事？」

「真是的，他在哪個中學畢業來的？反正畢過業。瞧那接條兒！粉眼鏡，黃皮鞋，尖頭兒的。」

母親見提起王小六，也說出自己的意見。這是同情父親的，父親就用長指甲搔着頭皮，哈哈的笑。克民皺着眉，這話他知道說的不對，可是他不知怎樣不對。他用兩眼睜着懷民問：「哥，這對嗎？」

「對！問他！」

父親把盤着的腿換了一下，右腿這次在左腿上面了。「這個，他不是讀書的材料，不算讀書不好。」懷民說。他同時喝着「一碗醬油與醋的湯，口噓氣吸着。」

「不是念書能念好了人嗎？還有什麼材料不材料！」父親又接着得勝的力氣攻過來。

「有好些個不應該入中學的入了中學，因爲他們家有錢。有好些個應該供中學的供不了，因爲家裡沒有錢。咱們家有錢不用你們說，早就供你們了。這是命！怨不了誰，誰也知道念書好……」

母親忽然想起了往事，有些酸。

「唉！君子不跟命爭！沒法子。我要有兩三萬塊像袁二是的，我也會供你們，幹麼非得袁啓才能入中學哪？」

父親受了母親的傳染，也慫恿起來。懷民與弟，慢吞吞的溜下炕來。父親是仍舊繼續說着家庭的苦況：「今兒個你大媽子來幹麼，攔你知道了？咱們滿着哄着，總要想法子借出錢來。換個人，你休想借得出錢來，不吹着一點說成嗎？說咱們等着這個還賬？說咱們怕臨到年下不好借先跟她借下來？哼！……」

「你們小孩子知道什麼？」

母親說着，把碗收拾起來。兩個孩子到外面看星去，父親仍靠牆坐着，思索往事。

夜裡，全家都在作着各人的夢。老夫婦想兒子一定要有好事，往家多掙錢。克民恍惚入了中學，在大教室裡上課。懷民則除作了一個每天八小時工作的練習生的夢之外，田大姐的口香仍彷彿在耳邊吹，不過自己稍體大一點，用日間不能有的膽量也吹她，把那秀髮吹歪，一絡攪在眼角上，自己還給她往上擦。

十一

就在這夜裡，或許正在懷民作着吹女人頭髮的夢的時候，同事的趙師傅却真的吹了一次女人的頭髮，且摸了女人一下腳尖，不過挨的却是幾個男人的打。

他在星期日的下午，又去找那個女人去。他對小李說沒有消息，其實在他心中的確有些高興，因爲他已經發現了一個走路扭扭捏捏的女子在離賣烟的不遠的地方。這人許不是那個人，地方也許不是那個地方，不過反正正正中的都似乎正與小李所說相同。——小櫃子鞋，也就二十來歲，很有錢似的。

他發現這麼一個人的時候是在三天以前，她正在買

烟，說着不純的本地話，嬌滴滴的。他就也走上前去買烟，把口袋內僅有的一毛錢花費了。

「給我一盒黃金牌的烟捲。」

女人伸出一隻手來，腕上的鐲子叮叮響的響，他在燈下看時，右手有三個，兩隻白的，一隻黃的。女人又向掌櫃要一枝洋火，就地划着，噴出烟來。

「這烟是假的罷？」

「不是。哪裡來的假牌兒？」

「有點勁兒大呀！」

「勁兒大才是好烟呢。」

「噫！你倒說的有意思。」

微笑一笑，牙是金黃色的。他看的清楚，也買了一盒就圍在一個鐵架子上面的盤香吸。香是帶着寶香烟的地方作的，下頭燃着，他就慢吞吞走上走，等到燃轉至上面時要幾個鐘頭，比任人討兩根火柴節省多了。

「這烟是有點假罷？」他也問。

寶烟人轉手把盛錢的烟匣子打開，一毛錢就放進去，又用手往下按，才不慌不忙的對他說：

「不，沒有假的。」

「沒有？這短一點，不好。」

他用大指的指甲捏二指，捏不到盡頭，留一點。

「短這些個罷！」

那寶烟人笑一笑，轉過頭去看那盞燈，燈光出了兩個岔子，很特別，女人的眼往他這一瞟，很快的就轉身走開。口裡說：

「不是真的，真的長一點。」

他在她後面尾隨，但不敢言語，心跳着，準備在她回頭時答話。

她只是規規矩矩的走。

他奇怪了，她為什麼不遵守野雞的慣例來回頭向他笑呢？他見那一走一扭的身體太引人起性感了，想過去突然攔她，問她這弄人有什麼罪過。想到這裡，身體某部分突然興奮起來，想當時跳過去，但又極力遏止。

「開門來！」

門環的聲音，是她在拍，且用口呼吸着。立刻有人走來開。她在門前敞朝外站着，他走到門前似乎見她一笑，便大膽向地點點頭，喉嚨裡說「明天見」，她未必聽得見。可是他看見了她的黃金牙，向自己一閃一閃的。

「您怎麼這麼晚回來？」

「我就好上街，天得這個時候麻煩您。」

聽着兩個人問答的聲音，他思索着走回工廠去。躺在牀上仍在回味着。

可是他第二天並沒有看見那個女人，雖然仍是在那裡東瞧西望的。

他懊悔自己的沒用，不能在小巷裡趕上幾步攔她。於是像一塊石頭似的這件事整着他的心。

他在吃午飯休息的時候在門外河邊站着，看見了新整媳婦的門，坐在馬車裡與新郎並肩說笑，粉色的衣服，粉色的臉。因之他的邪火更燃起來。

星期日晚間，他就模仿河邊的嬉笑，在一定的地點來往巡梭，等候母蜻蜓走出來。不過還未看見那個人。使他用力的吸着烟，烟是別處買的，真的，長些。他想起女人願意交朋友，將先敬她這枝烟。

他遇見了幾個女人，有不像壞人的，也有穿着紅毛衣擦着紅粉的，但都跟着一個男人，手搭在女人肩膀上，走着說話。他不知是饑是餓，喉嚨裡，陣陣往上冒吐沫，只好極力往下咽。他不願也如那男人，到「明費」裡花錢，他打算暗中的能與那女人到一起，沒錢和女的要。

忽然從遠處來了一個黑影，扭的像那女人，他從黑暗地方看得很真切，連忙趕上前去。他不能再失去機會了，鼓起最大的勇氣問：

「您上街了？」

心想，「你一笑我就抱你要乖，反正好就好，不好往小胡同跑。遂探着頭聽答話。

女人不言語，只把眼睛斜着瞧他。他看女人將要嘆味笑出來，其實女人正極力耐着，用金牙咬嘴唇呢。遂低頭換她腳一下。女人儘力快走，他想這是引人的表示，便隨後跟着。一拐胡同，有了電燈，從黑暗裡走出來的時候非常不好睜眼。但聽到「是這小子嗎？」的聲音，突然覺到什麼，要想回到小胡同裡已來不及，就迎面向那個男人走去。

「吧」的一聲，他的脖根紅了，直發燒。

「幹麼？你。」

他受此一打，用粗暴的聲音問那個人。

「揍你！」

兩個人就揪打起來，女人察到一邊叫喚，彷彿在打她的土混。趙二，外號滾地虎，誰要給他按倒地上，他非咬人不可，不管那裡也咬下來，頭上斑數的疤痕正是成

績。力量不用說，在勇氣上趙大個子是怯了許多。

「你他媽也不打聽打聽，欺負到趙二太爺身上來了。」

「因為什麼？怎麼了？」傍邊過來了三五個人，口說着「別打別打，」手把趙大個子推搡。他本正佔上風，却不料被推得一個跟頭。就氣忿忿的說：

「怎麼着，哥兒幾個！別這麼着哇！」

「打勸架的，這小子真不知好歹！哼！」

趙大個子就被按倒地上打，鼻子流出血。忽然幾個人都跑了，是警察聞聲趕來。

「理他們幹麼？都是一群流氓地痞！」

「這位置是怪！誰不知道他們這群是專打群架的呀！你不惹他們，他們還要找尋你，在落子館聽落子要多給錢，他們都要揍你，何況這還招他們！」

「這位置真够棒的，一對一個他們還真不行。」

趙大個子就在眾人紛議論下被警察勸走，說是如不願走，就到區上說去。他怕告假被櫃上辭退不用，就一個人走回來。

馬路上靜々の，有的人怕已睡醒一覺了。

然而第二天仍舊告了一天假，是說火氣上升，鼻上流血了。病假不碍事，他在床上躺了一天。

第二天，伸伸懶腰，覺得還有些酸，有意再息一天，無奈櫃上不願意在忙的時候有人病，且告假即不能撥錢，還想吃點好的，要多花錢，委實不上算，他於是不得不上了工了。已躺了一天，五點半就起來看徒弟升火。

走到院裡，恰好遇見趙三在看天上還未落盡的幾颗星，穿着小棉襖，外面套紅毛衣。眼睛往西方遠處望。

「趙三，早啊！」

「倒是不晚。」

趙三把仰看的頭放平向趙師傅，右手伸起，像打天一舉。恨々の說：

「×他娘的，老爺子天天這麼早起，真他媽的不愛起，想在被裡忍一會兒，又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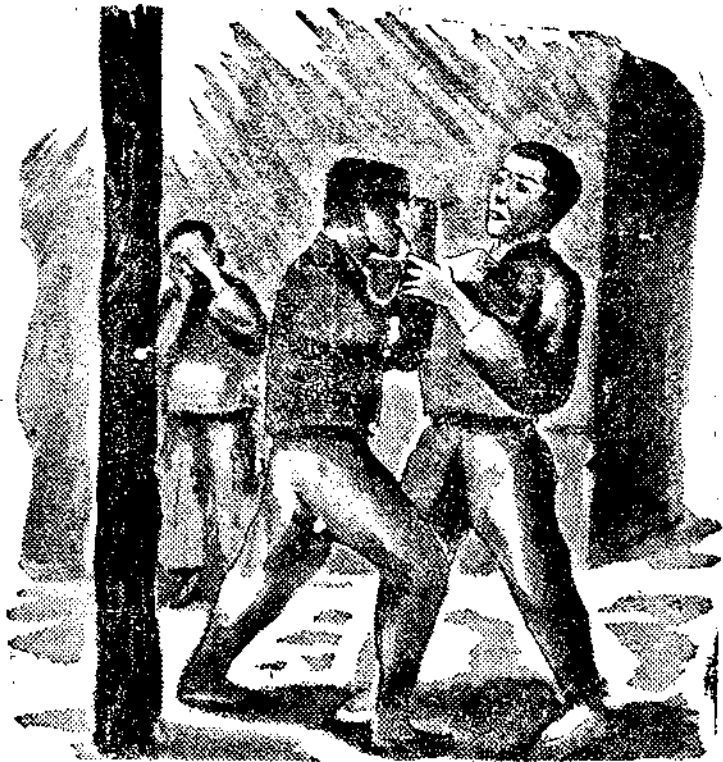
「就是這樣子咧！你早起不是，當夥計！人家晚起不是？當掌櫃的！當工務長！」

「我別×他們的妹了！這還常說我起得晚呢，有比這晚一點的時候，頭兒就說了。」

「也別說，你一起晚了，機器沒上油，不愛轉；火沒上來，冷，都不能作活。你一個人就是活寶，全靠你早起呢，這八十多人。」

大個子打趣他。這種忿忿的話早有許多人各說過許多

兩個人揪打起來，女人發出一邊叫喚。



談話的方向，問他的鼻子。
「喂！我說，大個子，你那個鼻——鼻子怎麼流了那麼多血？」

「不是就給娘家人作臉了嗎！」
大個子引起前晚的一幕，心中怪不得勁，面上却仍笑嘻嘻的滿不在乎。

「不是你原來的，也不算作臉。」
達三把兩手的手指向上騰，大嘴咧成一條縫。一股白氣從口中吹出來。

大個子不理會他的話，忽而覺得冷起來，打了一個寒戰，就進屋裡，鈴鐺已響，由櫃上的徒弟搖着在院內跑。

「今兒個早班兒呀！」
才起來的李師傅說。

「趕早兒，什麼話！」
「李二爺還不定要趕誰的晚兒呢，X！」
兩個人各自坐到固定的凳上去。

「你也知道今天要起早點？」
李師傅向趙師傅說，端起了茶碗往嘴邊送。

「什麼事要起早點？」
趙師傅正要起來烤火，聽了這話，覺得重要，成爲全的姿式聽他這句回答。

「等要啊！」
李師傅指指活。又鄭重其事的：「昨天要不是你息工就好了，我們幾個人饒昨晚上打了兩個鐘頭加工，今天還得早起，搖鈴就得快幹，要在十二點以前趕完這個。」

「誰說的？」
「橫豎不是我。」
「又是誰兒？」
「耶死。」

趙大個子先到了火傍烤，聽外面才起來的風聲。看小徒弟正靠在桌子傍打盹。李師傅則把兩手放在面前，用口噴着。

「有一個人告假，短了一個人，他們他媽的還是那麼催活，你說孫子不孫子？」
趙師傅不願意再討論這個，他以爲當時既沒工務長在屋裡，又沒老狄在屋裡，先烤火落個舒服，以後的事到以後再說。但也得敷衍小季一下，他說：

「麻子還沒來呢！」
「快，正在道上走着呢。」——他媽的，咱們單人光棍兒倒還不顯，看麻子，那慶晚回家再上一次高。可是今早就起不來。」

「一個媳婦，幾個孩子張着嘴等妳掙錢吃飯，這勁頭也够受。你不看他，連三毛錢的鍋都不敢打，就被這高柳給壓倒了。」大個子反駁小季，理由似乎很充足。我

說是不是？光棍子永遠活不了大急。」
小季見反對他的意見，也站起來用姿式幫助談話。本也不喝了，叫他在桌上空自悶氣。

「不論如何，人也離不開女的。住一夜三塊錢，一月多錢，這個家，一輩子隨你便，管飯就得。哪個上算？你走哪條道？」
大個子摸一摸昨天癱了血的鼻子，覺得很濕，就用力擤一下，用手心一抹，兩手再互相揉搓。他不能忘却女人，可是又無力發女人，他知道住一夜三塊錢太貴，可是又不能不住，他要想條解決的道路，沈默着。

老狄來了，猴兒帽子靠邊沿的地方癱了一層霜，懷民與登魁趕緊暫且閉了聽話的耳朵，手活動着。最小的徒弟自然先斟上一碗茶去。

「好冷好冷！凍手凍腳的。」
老狄在大個子烤着的地方烤，大個子已然回到自己作活的凳子上去。

「你還來哪！我以爲你叫媳婦兒大哥拴住了起不來了呢！」
趙師傅用了打趣然而又是羨慕的眼光注視老狄。

「可不是，我也這麼想。」
李師傅也搭了話。

老狄見他倆提那媳婦大哥，十分驕傲，用了嚴重的口吻，說教似的：「老夫老婆的，沒那些事……」

兩個年青的不信，叫他說理由，他特別覺得這是尊重他年老，便把經驗不吝惜的說出來。

「不論吃什麼，老吃就不行了，就怕管够。這一夜，孩子一會一哭，拉屎撒尿沒完，外頭又直起大風，凍得人在被窩裡哆嗦。」
老狄把長衣服脫下，掛在黑牆上釘着的釘子上，把正麵面孔擱出來。「今天這活等要，十一點非得不可，哥兒幾個加點油，緊着點手兒。」
立刻靜默了，外面的風在幾分鐘內起得很大，天色已然大亮。

爐火又添一次煤，「熊」的正旺，尺來高火苗一伸一縮，像吐舌頭，屋裡仗着這火苗才把寒氣赶走。另幾個屋內的機器聲由風送過這屋裡，總是七大儀當兵兵兵的，像反覆的唱着歌。

這，大個子也說過不止一次，每當有不痛快時候便拿來解氣，過去就完。聽話的人呢，當時嘲笑，過後倘如他也有了同樣的關於罵櫃上的話，再受別的嘲笑。櫃上總是櫃上，工人吃着人家的，拿着人家的，有能耐自己也頓東開舖子，不必嫉恨人不是，工人生來是應當早起晚睡少掙錢，罵兩句櫃上已經就很好了。雖然是背地裡罵，也要有度量，八十多人裡就有一半是連罵也不敢，只會埋頭苦幹的。對罵人的都看成當時的一股怨氣，剛過去就完，沒有什麼。比較最常用的回答是：「熬着罷！給眼兒熬成盆兒這多大，就好了。」
這是流行工人中最普遍的笑話，是說一個女人哭她死去的大兒子盆兒，勸她的人安慰她，拿她的第二個兒子跟兒作她的安慰品。話是雙關的，發怨言的人聽見就笑，接着大半必說：「誰給我錢領東？我哪就熬成盆兒了？」
給掌櫃的一種官階的報復，恩怨彷彿就相抵消了。工人的怨氣就這樣發散，發散後自然又置力氣作工了。連三知道這些，不等大個子說，自己先變換了另一種

豹之死

高 深

我哪知道，
在幽雅的園庭，
會佈置陷阱，
人煙稠密的地方，
會張着羅網？
——人們常利用你的貪婪，
故意在荒徑上按下機關，
陷阱上鋪着浮土，
浮土上栽着青草與蘑菇，
青草上潤着朝露，
還印上偽製的鳥獸的腳跡，
裡面藏着陰險的死神，
她在裡面靜靜地聆聽，
也不呼吸，也不呻吟，
也不敢伸懶腰，
也不敢打哈欠，
從黎明盼到黃昏，
只等候我們來臨，
但是我們沒有那樣愚蠢，
寧肯餓死也躺在洞中，
嚼些草根，
吞些東風，



讀「子夜·惡夢·老人」

靈 正

刊在華每上的三首短詩
(A)子夜——五卷一期(林鳥作)
(B)惡夢——五卷二期(奇野作)
(C)老人——五卷四期(黃杰作)
你是歷史所給予我們的！傳統的血質，
遺棄了人的靈性，現出畸型的，人生的病
態。
這病態，包括了，從頭髮到腳後跟。
濕漉地，無力地，滑溜在灰色的道上，背
叛了白色的太陽光，自己的良心。

於是年久日深，
陷井被風吹雨淋，
流進去沙土，
壅滿了泥石，
變成了化石的墓窟，
惡人們冷了意，
灰了心，
暫時收斂起他們的聰明，
不再來稱能，
我們聽見死神歎息的聲音，
多年的期待成了泡影。
但是：
我們驕傲，
我們冷笑，
故意在獵人面前誇耀，
閃爍我們的皮毛，
跳過籬笆，
張牙舞爪，
牛犢與羊羔，
那能不吃飽？
想不到，
吧嗒！柵欄關住了。
才知道，
我們的聰明的鍛鍊還不够！
一九四〇·五〇

我們企待的是有靈魂的詩人！來！在黑暗
中點起燈火，在沈默中喊出征調，把人間
間的濕涼與無力，換來火熱與動盪。
三首短詩的作者們啊！是有着這使命
的。
(A)
歌唱吧，林鳥的子夜。
揭動我們人生的病態了。
子夜，我醒來，
無邊黑暗，
不知有幾多人，
正在作着無耻的勾當，
鄙劣的行爲：
白天滿街都是「聖人」，
我們的周遭啊，是希罕着黑暗麼？是先
丟失了眼睛的光明麼？在沒有眼睛的黑暗
中，是看不出良心的麼？(學着靈異夜獸
的遊行)自己興奮地跳動，疲倦地摔倒，
給別人打下了毀滅的陷阱。自己與別人將

心響

余 洽

是一隻失掉主人撫摸的
溫馴的家犬，
爲人吃驚，
爲人守門，
吠不出一些有力的火焰，
沒有奮飛的香想，
更沒有走向遠方的躊躇，
擺脫不了情感的枷鎖，
不忍離開舊日的窠巢。
於是殘喘在行人的足下，
夜裡牠觸到孤獨的寒氣，
就蜷臥在墻角下低吟，
悲鬱嗎？沒有多大的紛擾，
安適嗎？不似往昔的溫飽，
興奮了！
扯起無讀的腔調，
算是爲了牠們同類的一點共鳴！
呵！
寂寞，寂寞，
這巷裡寂寞得活像死城，
這巷裡寂寞的從來沒有聽到
賣棺材的歡聲。
四〇年秋天在東北

永久地沈淪下去。
詩人引頸翹足地喊叫：
布穀鳥還在悲苦地夜啼，
住嘴吧！
喚不醒的是生活在夢幻裡的人。
「喊叫吧！」喚醒生活在夢幻裡的人。
(B)
因爲，你看！「飽」永久遠離着「飢」。
更且「飽」的「持着靜態」的「又擦負
了動」。
動的人，只管消化自己的肉血；靜的
人，確在滋潤着自己腦滿腸肥。
是這種惡魔的感情，使造成了「這年頭
的惡夢」：睜開你的好眼睛，看清這年頭的
惡夢：
睜開你底好眼睛，
看清了這年頭的惡夢。
鋤頭寂寞地生鏽，
墻角下，死條黑狗，

急行列車

未 名

怒吼的列車喘息的列車
宛如一條巨大的蒼龍
在雲霧裡飛行
載着游子的歸思
載着家女的傷感
也載着遠行人情然的離愁
雖然 牠走在
起伏的高山與靜穆的田園
林莽 原野 河流
一一從牠腳下滑過
但牠視若無睹
聽若無聞
怒吼的列車喘息的列車
在車上有一個中年的旅人
雖然 他也有
游子的傷感
家女的傷感
遠行人情然的離愁
但他竟忘了這些
却爲眼前的風物祝福了

沒有炊煙的屋頂啊，
啼着枯枝的老鴉。
睜開你的好眼睛，
看清了這年頭的惡夢，
飢餓的大群，
叫出了怪厲的吼聲！
怎樣使鋤頭不生鏽？墻角下不躺着死
狗？屋頂上再燃起炊煙？……這些這些
……捨去了人便是沒有了——捨去了動
的人，單留下靜的人麼？
(C)
「謎」的老人；脚踏着泥濘，肩背着雨
滴，駝着背叫賣着自己的生命。「謎」的生
命，眼前盡是這「謎」的生命的恍惚。
「那提籃裡盛着你的什麼？」
疲倦的生命的恍惚，衰弱的，愚昧的，
能換來什麼同情呢？什麼憐憫呢？

大阪製鋼株式會社

戰時下熔鑄的鋼鐵事業，以中日事變為契機，我國重工業入於飛躍發展的階段，尤以在形成其基礎部門的鐵鋼事業上的生產的擴充，有著驚人的成就。將來依據滿華確保其重工業資源，並將繼續其世紀的發展。

為我國製鋼事業界所說的大阪製鋼株式會社，是以昭和十年二月收買了大正十年創業的高石製鋼所，繼承其事業而成立的，資本金一千萬元，社長為高石義雄氏，常務為高石勝男氏，井上伊一氏，本社所在地於大阪市西淀川區西島町。

本社有平爐四架，電爐三架，

電氣爐三架，製作各種普通鋼材，軟鋼，極軟鋼，硬鋼，高炭素鋼，鑲嵌(Nickel Chrome)鋼，鉻鋼，特殊工具鋼，高速度鋼，其他特殊鋼等。

為謀由製鋼到製作的工業一貫作業名稱其實的實現，最近本社走上新計劃，開始製作工作機械，大型一般機械，特殊鑄造機械，製鐵用機械。現在來定貨者，日本內地固不用說，即由中國滿洲定購開發用機者亦為數甚夥，而且本社的特點在於一貫作業上材料存庫的豐富，接受定貨，立即着手工作，準於定期內迅速交貨。

又機械並不拘泥於型式，機械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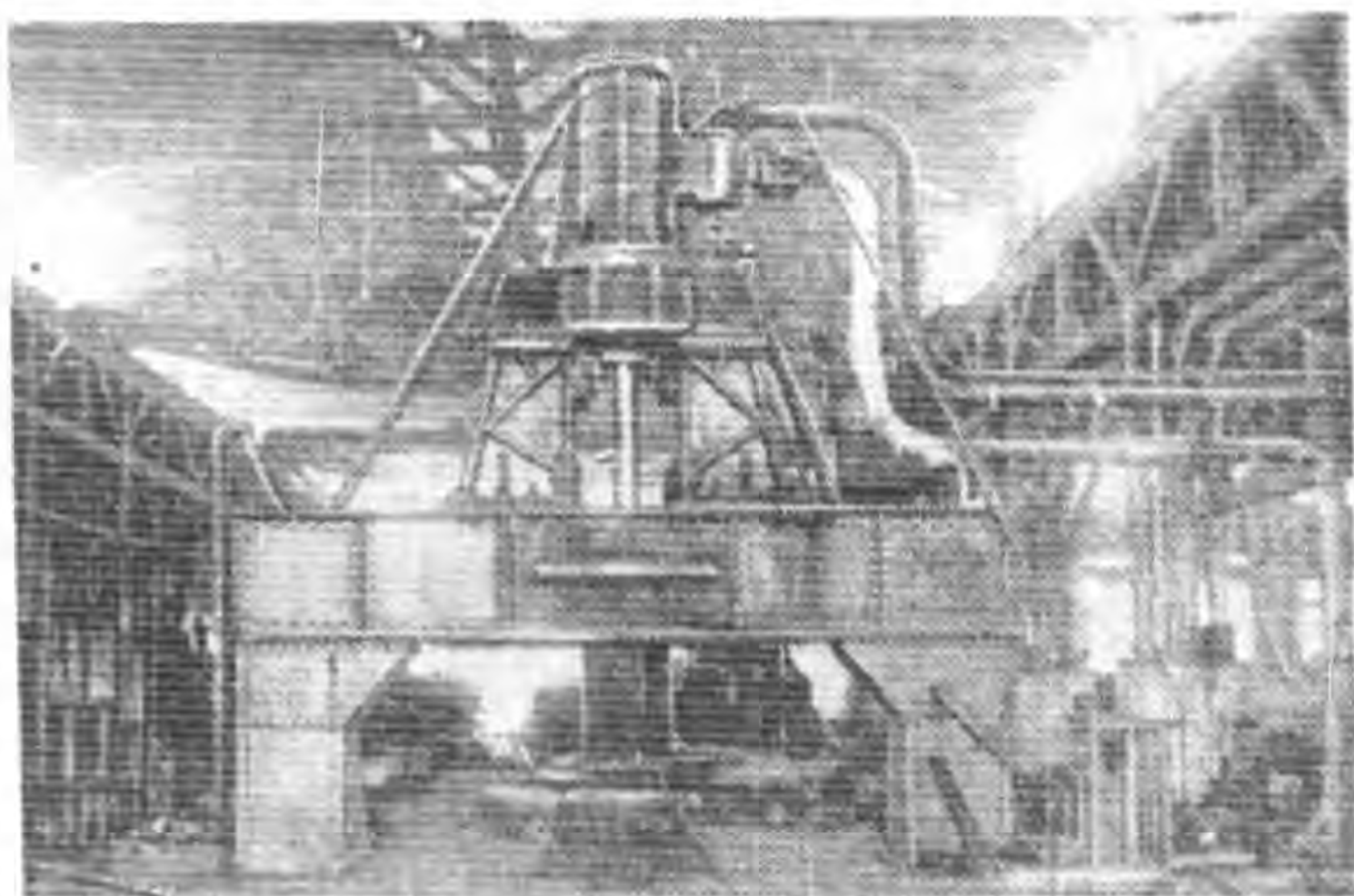
本條件以材料均一為絕對必要，由於此種意義，本社在加工構造上，材料的質是一定的，所以在性能上，在耐久力上，相信絕無故障的。

其次，今年一月又開始製造彈簧(Spring)以為新規事業之一，且下專以製作汽車用品為主，現在大半供給日產豐田之用，在修繕汽車上，亦得到華北交通公司以及中國各地大批定購，現在正漸次企劃製造各種彈簧中。

更且有切刮工具類的擴張計劃，雖然尚未達到實現機運，但預定早晚開始。

本社在我國製鋼界中應以工業科學之一新機軸的凱歌而特別舉出來的事，就是本社合成鋼的發明，即特殊鋼與普通鋼的合成，所要鋼是極為節約，而且能獲得其特定的效果，這是應付資源不足時代的製品，現在已得日本特許，且下正在請求世界各國特許中。

本社現在資本金一千萬元，金額全部繳清，近在請求鐵事業法中，一俟當局許可，立可增資倍額。工場在本社工場之外，有尼崎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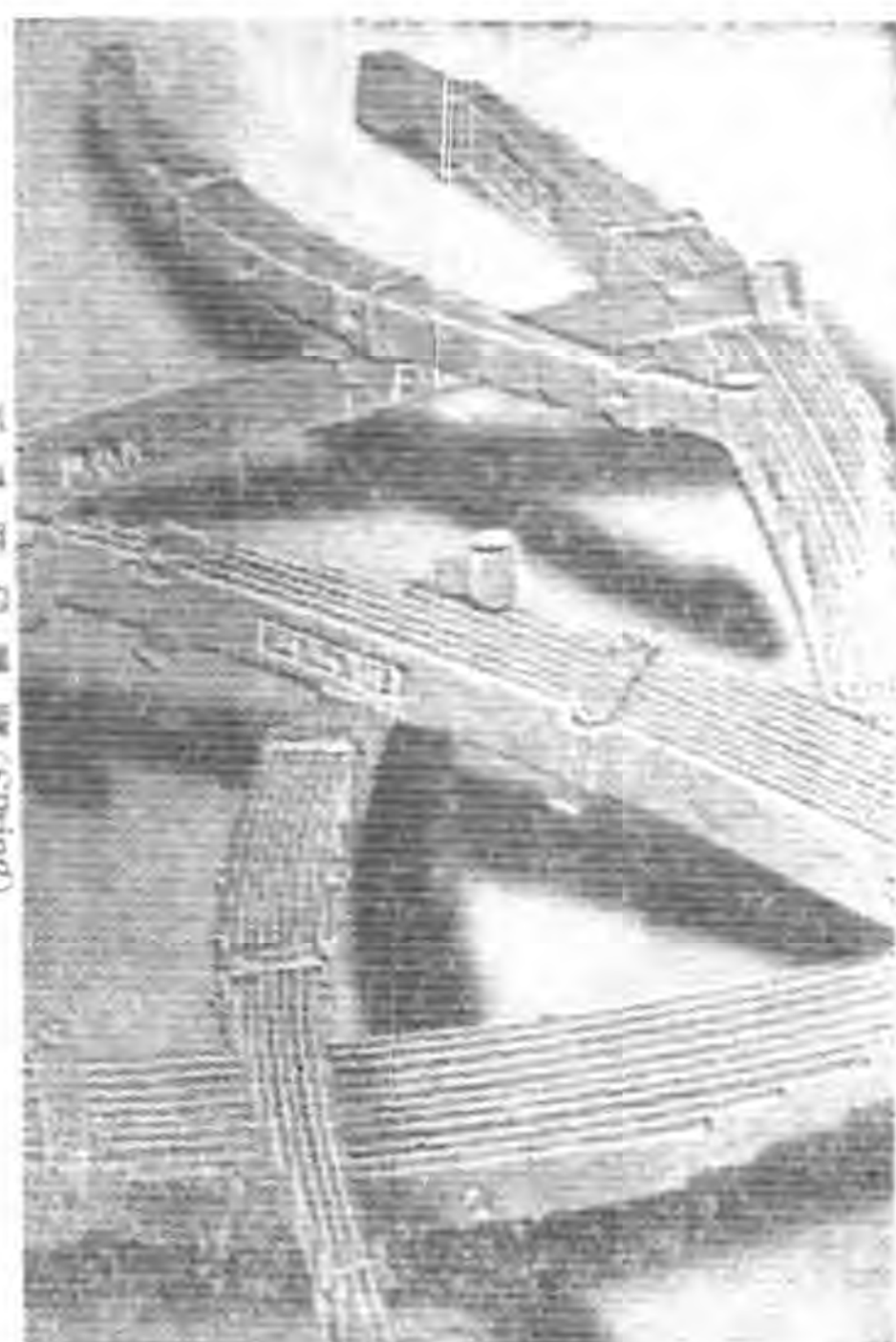


(大阪製鋼株式會社工場內部製鋼機)

場，大和田工場，且下正準備設立合成鋼專門工場。

營業所有本社並東京事務所，設於東京市龜町區丸之內式丁目丸之內ビル內。

又本社有傍系會社特種發動機(Motor)的專門工場，製造全密閉式起車用發動機，以使用為鐵山用機為主。其他關於鐵山用機全數定貨也應迅速確實辦理。



汽車用之彈簧(Spring)

西番蓮

第一種 西番蓮
 第二種 西番蓮
 第三種 西番蓮
 第四種 西番蓮
 第五種 西番蓮
 第六種 西番蓮
 第七種 西番蓮
 第八種 西番蓮
 第九種 西番蓮
 第十種 西番蓮



十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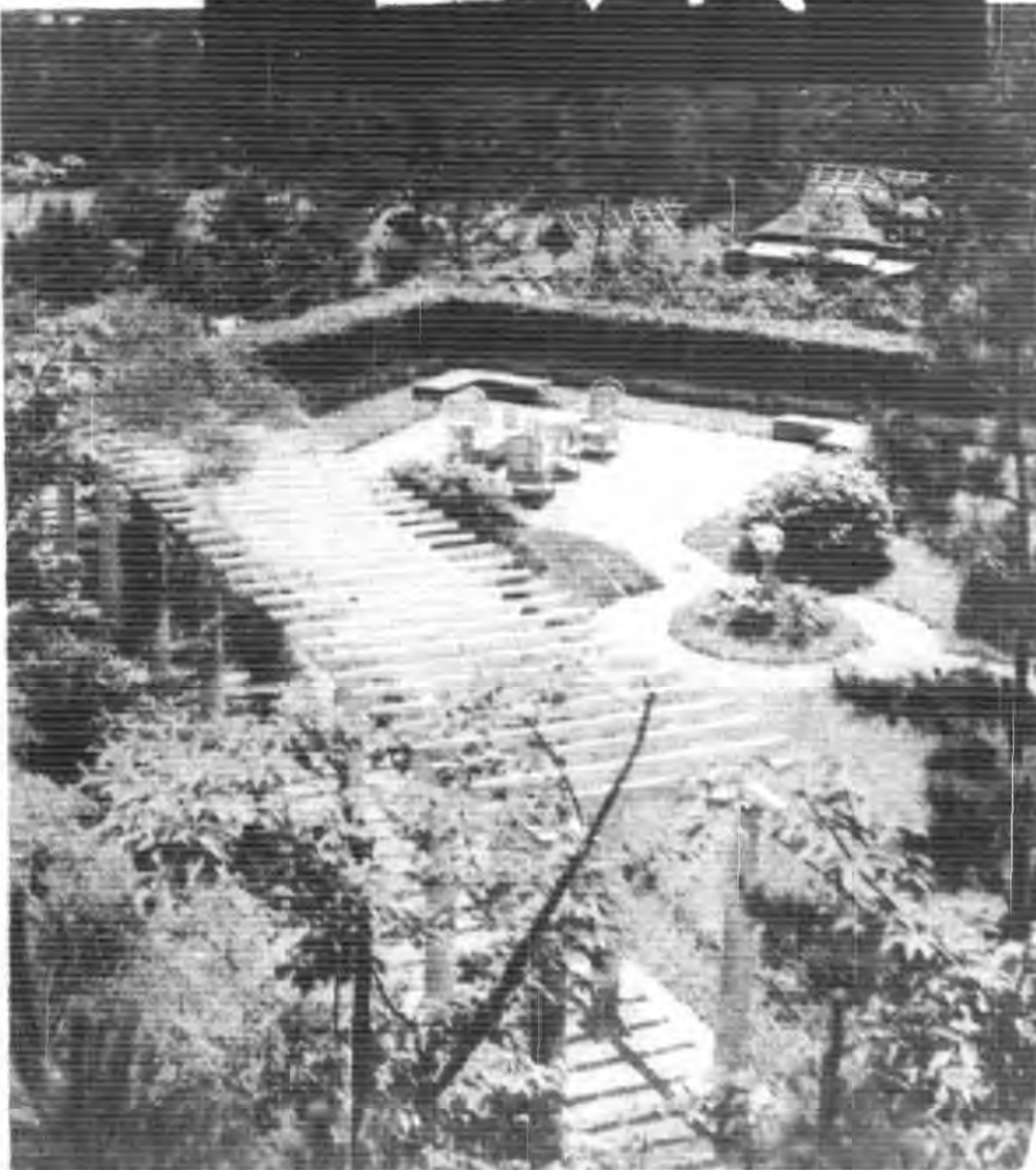


全完圓球狀形的球玻璃 (glazing globe) 置球玻璃
 心中的景觀中庭庭於置設專。精一 (lens) 鏡透於與魚像
 的寫字空天連且前，光日霞影映地然噴日不，觀美助以野
 。置球與是真，前於於身即與盡都兒世童的木樹，飛時

專以花壇與步道所佈置
 的庭園，大阪府南海右
 川文右衛門氏的庭園。

庭日現 園本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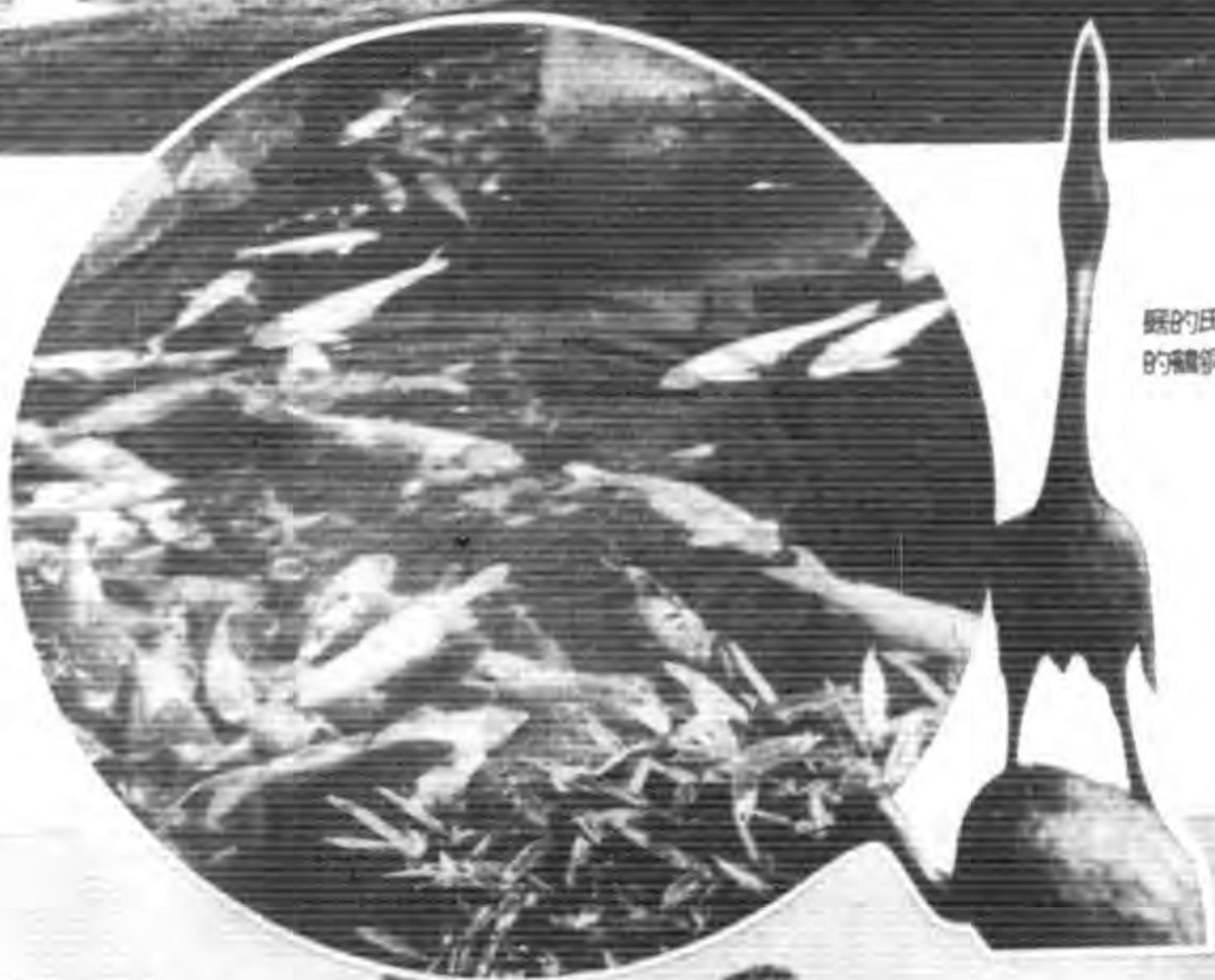
日本庭園的佈置，好像已成我
 們習以為常的中心了，每一個中國人來
 到日本觀光第一個帶回去的好印象
 ，亦就是日本的庭園。
 提起日本的庭園，真是值得我
 們來注意一下的。精細的佈置，大
 體是用了日本人的精細勤勞優美的
 性格所結晶成功。不論大小以至千
 極大的，都能備出心裁求獨出地佈
 置，而且，還有許許多多的小處動
 點顯著，這真是值得叫人留戀的。
 在中國，北京，南京等處都是四
 方院子，天津，上海等地的庭園雖
 多不都是小得只可觀天（取上海一
 帶名姓稱為天井），但，舊都庭園之
 大與新市的庭園之小，都是光光
 的，沒有什麼精美的佈置，叫人家看
 的，只有什麼精美的佈置，叫人家看
 的。



園庭中央亭立的便是別
 有意味的玻璃球。由
 中氏世內

由高處瞭望田中源
 太郎氏邸閣的陽臺
 (Pergola) 與露臺
 (Terr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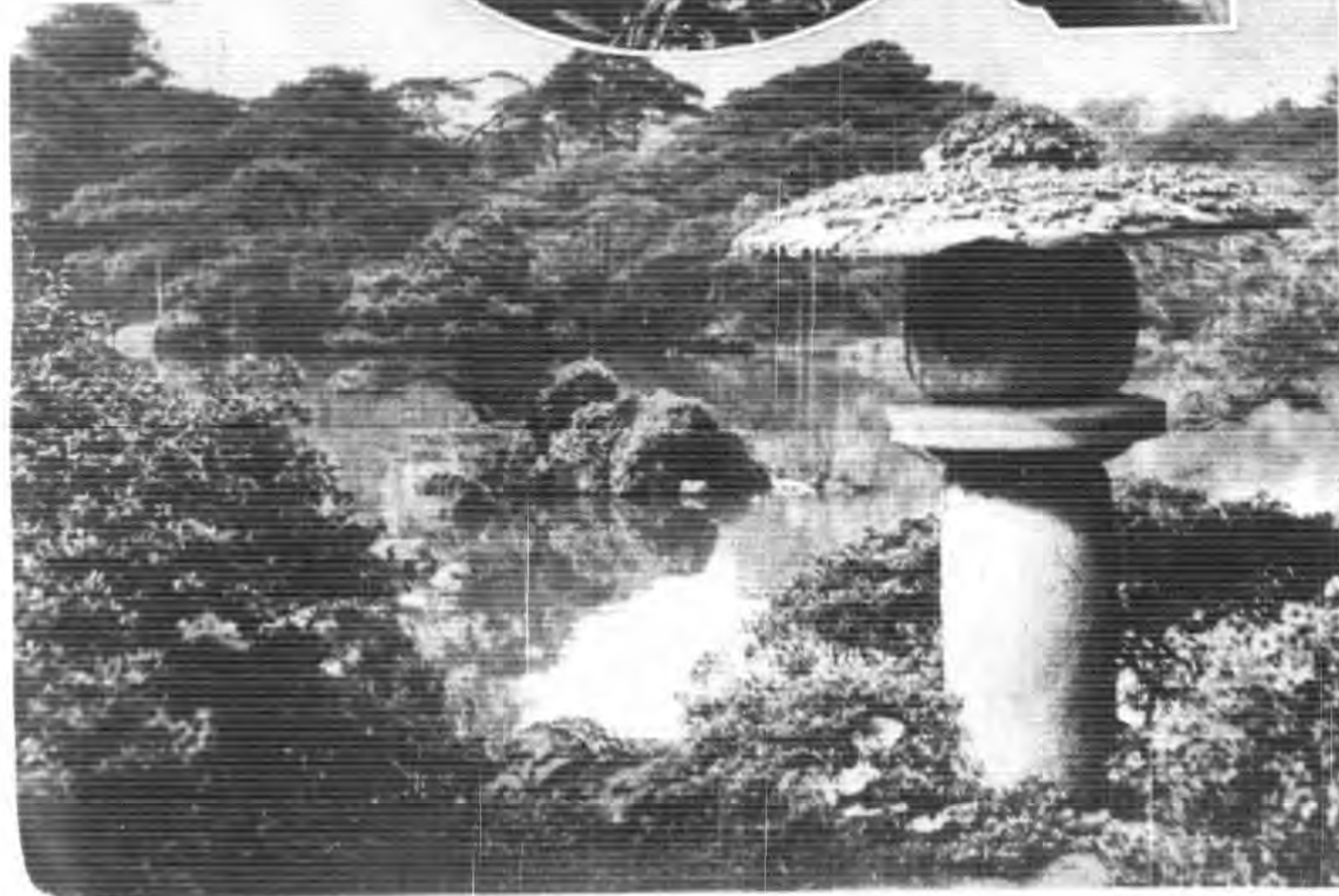




京都邊渡市都京
的瀨川金中池水，園
點

受其益。乃又舉其小兒，其能辨
園中維士而擊之光輝。雖是一片竹
籬，亦能約上或各種花草，決不能
光亮之的。
我們在此介紹日本和洋風的大
園地，希望讀者能在此地會出許
多日本的小趣。

東京本鄉駒込上富士前岩崎久彌男爵的別邸六義
園，爲日本有名的庭園。(上)山中島眺望下的美
津橋附近的幽景。(下)由關野山眺望下的中島。





面速力達母膏

世界馳名家庭靈藥

一年容易又秋風
這時在您的家庭中
男主人刮臉後
女主人化粧前
愛兒們碰傷時
只有
面速力達母膏
保護您一家的健康



面速力達母膏有
強大的殺菌力。當
您受到外傷的時候。
毒虫。咬傷。皮膚粗糙。
塗上就有奇特的効力。



主治：外傷、燙傷、凍瘡、刀傷、疥癬、牙痛、咬傷、皮膚粗糙、毒虫、咬傷、皮膚粗糙、塗上就有奇特的効力。



全各國藥房均有代售
面速力達母膏總經理處
北京堂胡同二十二號
天津代田通三十五號

價目：一角五分、二角五分、四角、九角

在船艙中

王 則

現在在船艙中，也許是還在內海的緣故，平靜得很，除了吃飯就是睡覺，因為「健康」

我生在鄉村，長在鄉村，我會看見父老們一個個瘦瘦的面容，我也看到鄉村以外的人們的動搖，幻滅的信念，我想呼籲，我不能不去研究表現的方法或技巧。

然而這技巧與方式是多角的，是無限的，我會思慮過，假如我離開文學，文學仍有許多人在致力，我根本是一個不太重要的小卒，然而我若離開電影，幾乎就沒有肯把電影解釋作文化的人，有之，文化工作等於搪差使，無熱無力還不肯幹。

我應盡的義務，叫人們至少知道敵與友與前進的信念。然而，這一點都不能叫我安心下去，你為了愛文學，與文學的背景，鼓動我的熱情，

在碼頭被車碾破了的提包，好在在十分鐘前我已把我的開鑿拉取出，沒有損失，這目

小簡

給滿洲的作家們

茅 野

XX：有人說「你是文壇驕子」。我並不替你否認，事實，在買辦的世界，你能藉了官語的魔術而存在，是無可諱言的。

我會為你的奔走獲「賞」而喜悅，那該是我個人先天的偏窄觀念，記得魯迅對米口野

你狂喊著口號：從國內賊到國外，「沒有方向的方向」呀，「寫與印」呀，「我是作家」

你感到過去的錯誤了，你告訴我你愛「作人」，我是仍然期待着你的，我甚至作了你

「作人」口號所騙。如今，你又翹起了尾巴，露出你底紫色的「殿堂」來，灯前駭若，想出高買的手段掠

我讀你最近以編者口吻所寫的文字，我已感到對你的失望，這失望勿寧說是對你過去的清算，你那隻已禿了的筆，不會再有餘勇了。

覆

傅 蕓

示悉。但我却覺得沒法答覆你所提出來的質疑點。當然你也不會得到像你意念中所願

我讀了你的生活安定，是因為你沒有住在這兒，以致你誤解我，曲解我，你太不憐

我真正地生活安定了麼？告訴你：為了生活，我忍心地賊賊了自己的生命。而且，為了

我赤赤的心靈上受過多少劇烈的創楚和推擊？我比你痛苦得多，最低限度在精神上。寫

告訴你，你也不必感傷。因為你比我乖覺！

的問題。自法西斯黨掌握政權以來，已有十七年之久，他的獨裁權力延伸到所有國民生活的領域。文學也與其他部門同樣受到統制與育成。但是在此方面，這育成工作並未得到成功。法西斯主義的文學至今尚付闕如。既便是企圖用人為的方法來炮製一份，也歸於失敗。然而若認為意大利的作家是獨立的或反法西斯的乃係大謬。在相反一面却倒屬實。除了極少數份子以外，一般作家均皆熱誠擁護現政權，而且他們的實生活與統制他們的法令和思想，兩者完全調和，毫無芥蒂。他們接觸現實的著作祇不過限於紀念式典的講演，偶然的在報紙上發表的記事，各種會議的宣言。但是除此以外他們拿起筆來依然繼續寫他們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隨筆，遊記等。法西斯黨的環境對於他們好像不生任何影響，他們依舊恢復極樸樸自然的作風——自然有時難免要在字裡行間流露着禮讚領袖或歸崇法西斯主義的英雄色彩之處。

我們不可誤會以為並無禮讚法西斯主義的書籍，不過對於此種書籍無人嗜讀罷了。因為事實上在意大利一本談法西斯的書籍縱然珍奇也不會傳誦一時。即便由銷路的觀點上看，那樣書也決定難免失敗。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專事出版政府公文書的茫大多利書店對於此種性質的書籍幾無再版的機會。

一般人之所以不讀此種書籍，尚有另一理由，那便是意大利的法西斯既未成爲一種真正的主義也不能算是一種制度，至多不過是一種純粹武斷的，便宜的政治。而且如果有人想對於它寫成體系的理論，也一定遭遇失敗。墨索里尼的傳記倒是容易寫得成功。所以事實上無論怎樣竭力蒐尋，在意大利也決尋不到法西斯文學。目下所有韻文及散文甚至史傳之類，祇能表現法西斯意大利文學距離法西斯政治愈形遼遠。

時至今日，我們勢須仔細檢討法西斯文學。如果採取第一次歐洲以前法西斯黨尚未把握政權時的文學作爲參考資料，我們可以觀察出現代意大利作家的作品在根本上變化如何微小。意大利的小說文學中可以看出有四種主潮：第一，安農周 (D'Annunzio) 的影響徐徐減少。第二，潘濟尼 (Alfreda Panjini) 的反動農民的幽默趣味替代了卡杜塞 (Carducci) 與滿周尼 (Manzoni) 的傳統。第三，歐傑地 (Ugo Ojetti) 安率拉 (Lucio D' Ambra) 朱克黎 (Luciano Zucconi) 等作家對於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作風有着共感的模倣。第四，以福葛札樓 (Fogazzaro) 爲代表之意大利長篇小說的古典作風，現在又由歐理達 (Grazia Deledda) 賽樓 (Matilde Serao) 卜老齊 (Uirgilio B. nocchi) 及較比年青的古達 (Salvoton Gotta) 等人的作品充分表現出來。尤以用真摯的作風描寫地方農民的小說流佈頗廣。在此潮流之後追隨着等差不一的全體少壯派，由派拉藥齊 (Aldo Palazz-

eschi) 領先，有賽康南尼 (Bruno Cicognani) 巴蔡里 (Riccardo Bacchelli) 等所有最年青的意大利代表小說家。我們姑且不必再提皮蘭代羅 (Pirandello)，他永遠把自己閉鎖在獨特的方式與獨特的苦澀之詩意中。因爲我們對於他似乎感到生疏而且難於分類。我們只能立刻尋出他的兩種性格——那便是他的明朗和他的制限。

這些作家幾乎全是十足的法西斯信徒，並且全在活躍着猛進着。但是如果細加檢討，我們會發現於法西斯黨掌握政權十七年之間，他們依然忠實於自己的立場。姑且不論其他，就此一點，足證在意大利仍然保持某種程度的儀禮，尊重個人的所信，一種洗鍊的語彙，一種不變風趣的冷靜意識及一種出自大眾的強烈要求，不過到現在多少有些轉向到新學派，此新學派已經由於賽康南尼等鄉土主義的農民文學作品豫先表現了。

一如上述，諸作家究竟如何推動法西斯主義呢？即便在史學部門我們也無從發現，在修史法部門更較不易找到。如謂意大利三十年來的修史學的基本思想完全踏襲柯樓士 (Benedetto Croce) 所指定的方向不算什麼新鮮的論調。即就目前而論，少壯作家雖然對於他倍加唾棄，呼之爲「過去的人物」，但考其事實，意大利所有偉大作品在研究的方法上都印着受柯樓士影響的標識。

我們觀察意大利的實際情形可謂極饒興趣。如果在小說文學的領域趨向頹廢乃至稍形沈滯，那麼在他們「修史法」學科上必有等量的勃興。近十年來意大利最優秀的青年作家對於歷史的部門以嚴肅不苟的態度埋頭研討，完成了一個整體的新學派。一部分屬於柯樓士主義，一部分屬於非柯樓士主義，但不管哪一部分都仍然踏襲柯樓士所關的蹊徑。於斯青年作家完成了許多有價值的工作。對於理論的概念及修史法的應用加以新估與再檢討。更對於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史——自馬基維里至法國革命史，意大利復興史，希臘史，羅馬史——特加研究。此種觀念也可適用於其他部門的歷史上。例如，在藝術方面要談到溫比利 (Lionello Uenturi) 及其學派。在音樂方面要談到米拉 (Massimo Mila) 與潘蘭蒂 (Alfredo Parente)。在詩歌方面要談到毛毛利諾 (Attilio Momigliano) 與鮑吉士 (G. A. Borgese)。

自然當政者注視到在史理新估的假面具下浮沈清晦而活潑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意識。並且此種反動極端迅速亂暴。但是，於缺乏適當「良田」作爲編史法實驗的根基時，這編史法怎能創造出來呢？法西斯派的史家由於離柯樓士派諸人領導着，例如學士院會員沃魯僕 (Giacchino Volpe)，非歷史專家如退職的教育部長賽斯夢爵士 (Count De Vecchidi Val Cisman) 現充洛特島總督，可謂適材適所。他們擬欲縮小柯樓士學派的價值與效果。他們打算把意大利的復興解釋成爲當地的現象，

並且在起源上極力否認受到歐洲自由主義的影響。除此以外，當政者的公式態度擬欲輕視史學及修史法的本身。因爲照他們本能的看法，歷史既非實踐行動的原動力又非純粹的武斷主義，所以當然而且必須被人們輕蔑仇視的。

一般人對於修史法的新估價有絕大興趣，即便是選擇一本小說也顯現着趨重歷史的趣味。此點足可解明何以有些作家如巴蔡里等得到成功，何以外國作品仍得在意大利流行，例如乘風而去 (Gone with the wind)，撲里士尼 (Charles Plisnier) 的福克斯的護照 (Faux Passports) 均受歡迎。更有進者，我們不可忽視一般人士何以盡可能力量來尾隨着外國文藝作品 (翻譯文藝雖受嚴格的檢查制度的重壓，其數量仍頗驚人) 這也許對於政府獎掖的典型作品不生興趣所生的必然結果。如果依舊在史學方面舉一個實例，法西斯作家們諸如戲劇家福占諾 (Giacchino Forzano) 史學家法蘭斯古 (Pietro de Francisci) 等人迫切希冀將墨索里尼刻畫成繼承凱撒完成建國偉業的英姿，但這終歸失敗。

目前如其說小說不甚暢銷，勿寧說史書銷路甚好，許多出版業者在他們的目錄中添加大量歷史叢書。也許他們還未意識到這樣去作在結果上是反法西斯的。事實上，不拘史家怎樣證明意大利思想的性質是當地的，獨立的，不拘時及發生反法，反英，反美的行動，一般意大利人仍然對於外國文化特別持有興趣。例如法國影片 (只若是能公演時候) 照例比意大利的影片能吸收二倍的觀眾。

我們不能抹殺哲學作品的成功如惠金佳 (Huizinga 荷蘭之文化評論家) 的「明日之憧憬」 (In the Shadow of To-morrow) 及其他外國名著的譯本，諸如維特，考波費爾德 (Divid Copperfield)，伊璧鳩利安 (Marius the Epicurean) 雖然文藝批評雜誌多方蔑視非難，但其存在仍屹然不動。現在我們可以抽繹出來以下這樣可喜的趨勢作爲這簡單提挈的結束，那便是意大利人思想的主潮復歸於他們的古典作品。所以即便就商業的觀點上看，若是對於馬其維黎 (Machiavelli)，阿里斯多 (Ariosto 1474—1533 詩人)，比差加 (Petraca 1304—1374 詩人)，柳帕第 (Lepardi 1798—1837 詩人)，滿周尼 (Manzoni 1785—1873 作家詩人) 等人的舊作重翻新版，一定會獲利倍蓰的。祇少已有兩家意大利出版業者曾經重製裝璜新穎包羅無遺的新版，結果竟使人驚歎不置，收到完全的成功。

此種事實之本身及其效果足可證明意大利文藝界頗具厚望，因爲由此起可證實一般意大利人的趣向及感念仍不失爲純潔，清新。渴望着恢復意大利的精神力及生活的至善源泉。也許在將來能有一天意大利文藝界得以從法西斯因素的束縛下擺脫出來，拋却了不可收拾的國家意識，所以這不朽的文明在目前雖顯晦暗，但總算尚未失却，相信不經任何困難即有恢復之望。

烏鴉 (下)

朝鮮 李俊 素作
羅 戀 譯

「可憐的姑娘！妳愛我吧，不知道愛而死去是比留下愛人死去還要不幸，……經過長時間與病魔苦鬥的妳，一定還不知道愛是什麼。」

他關了百葉窗，將石油燈火焰捻小了，回憶起破的悲哀的詩「麗能」，他喚着：「麗能！麗能」像詩人喚他的愛人的亡靈一樣的，他呼喚着。沒有一物可以遮蓋身體，只是用愛人的陳舊的外套包裹着，幸福的死去的麗能可愛的屍體。他要比麗能更熱情，還溫柔地來擁抱她。

她在夜靜更深時候，一個人翻讀古書，山風驟來吹開了窗戶，在黑暗中看不到什麼，烏鴉卡卡的啼聲，蓬鬆着頭髮可憐的麗能亡靈，灑散在屋角裏。

「啊！妳確實還不知道愛，我愛妳，我將要成為妳死的可憐的愛人！」

他嘆夜太長，他不耐煩等到天亮，但是天空黑壓壓的。風很猛烈的吹着，雪也落下來，只能在溫室外窺視的熱帶植物一樣的纖弱女人，到底難以想到她能出來的。

「唔，可憐的姑娘，妳在這種陰沈的日子，躺在暗黑的屋裏，沒有愛人而逝去。這是多麼悲哀的事！我的可憐的麗能！」

下三天的雪，並且三天都是很大的雪，更繼續着陰了幾天又下雪，剛天晴，氣溫也有點高起來。軒上的積雪溶化後。像雨滴下着似的一個下午，那可憐的女人却出來了。臉色更加來得蒼白，像喪章似的帶着口罩，走進了屋，眼皮似很重一樣，常閉着，閉着：

「從那天起又很厲害的吐了兩次血。」

「但是……」

「醫生說是氣管有病，所以出血，但是我卻知道這是從肺裏吐出來的。」

「可是我想醫生一定很知道的。」

「醫生騙我，不是醫生的人們也都騙我，但是在背後却都說我要死，人家把我當做已不是這世上的人，我覺得悲哀，在死前人們暗示給我死的寂寞。」

女人的聲音有點顫動。

「但是……假若現在……有心愛的人，妳能把心愛的人所說的話，信以為真麼？」

「……」她閉着眼睛沒有睜開。

「妳如果有不以妳的病為意，而真心抱着同妳同運命的人……？」

「如果有這樣的人，那一定是一個奇人，我愛人是有的……他也很熱烈的愛我，近來也常到這裏來……」

「……」

「那個人從心裏愛着我，他決不像別人一樣嫌惡我的病。有一天他喝盡了我吐出的血大半，你想這樣就能安慰我嗎？」

「……」他更加來得憂鬱了。

「他吸我的血，他很親近地接近我，但是他仍然是一個健康的他。他在準備着生活

的步驟：頭髮長了他到理髮館去剪，鞋舊了他會到鞋店買新的，每天到大學圖書館去為博士論文而努力。這樣同我的生活離得太遠。我的頭腦裏只有棺材，墳墓，再也沒有別的。……」

「為什麼總是要這樣想。」

「人與人之間也有想同情而不能同情的。」

「為什麼？」

「我想病人非同樣的是病人而不能同情。但是同樣的是病人而病的程度又是一樣，死期又吻合，這種事是不能有的吧？！對着病人嘴裏說着滿不介意似的話而欺騙病人，倒反使病人早感到悲哀。」

「妳所想的棺材是怎樣的？」

他下着決心問了這樣一句話。他想多少可以更接近些她的世界。

「我不想裝在朝鮮的棺材裏。現在有的塗黃金色的汽車我也厭惡。有好幾匹白馬挽着的馬車，我空想過。……朝鮮的墳墓我也不很歡喜。西洋的墓地像公園一樣美麗，但是朝鮮的墳墓却不能使人想到是永遠的棲所。地面不挖洞只是用土蓋覆，為防止雨水的流沖種了些雜草。你想能有一塊插鮮花的餘地嗎？再也沒有比朝鮮人對死人的感情不關心的人了，放出難堪的哭聲，散些像專為召集烏鴉來騷擾的糕餅……」

「……」

「先生！你為什麼要過着這樣寂寞的生活？」

「……」

他什麼也不能回答，他內心嘲笑着自己對這女人下了沒有愛人的愚蠢的判斷，他又羨慕那青年學者，有這樣一個對於世上所有的慾望都沒有野心的聖潔的愛人。太陽已西斜，蓮池下的樅樹枝頭，雖然沒叫出聲響，那烏鴉似在摩擦牠的黑漆的嘴。

「烏鴉飛了嗎？」

「妳這樣討厭牠嗎？」

「討厭！牠的肚子裏藏滿了可怕的東西。有時夢到牠的肚裏藏着符咒，有刺刀，有青白色的燈光。你不要笑我，我已經沒有了常識。」

「哈！哈！」他笑了起來，心裏想現在能抓到一隻烏鴉，剖開牠的內臟，讓她看看烏鴉同別的鳥類沒有兩樣：這樣可以使這失去了常識的女人，減少些恐怖心，並且對死的恐怕心也能緩和些。

× ×

那個女人回去後他便跑到後山裏，鏟了木犀樹枝做了一個很大的弓，用很堅固的荻做了矢，矢的尖端用很大的鐵釘磨成鐵，幾度的狙擊着，他設法把烏鴉誘到窗前，在雪地上散了些豆。烏鴉看到這個，注意着左右飛下來啄豆，牠們雖然振着翅預備一有危險時便可逃脫，但是漸漸的走近門前來。他煞住了氣，照準最靠近的一隻橫腹用力射去。

拍！拍！一齊飛去了。其中一雙當場落在地上，剩餘的烏鴉立在樅樹枝頭，卡卡的騷鬧着。他匆忙間拖着鞋用腳去踩，但是烏鴉也不知什麼時候飛起，從

他的腳邊反起身子，在雪地上滴着鮮血，半跑半飛的逃向草地上去，他也跟着趕去，看上去烏鴉真像一個惡漢，但是說什麼也是一隻普通的鳥。不一會到了盡頭，烏鴉落在蓮池的溝裏，斷着氣，眼睛却似火一般的赤紅，張着像剪刀一樣的嘴，頭向着上面。樅樹枝上的烏鴉卡卡的騷鬧着，想設法救他們的同類而飛着。

他覺得有點殘忍，抓起些砂土威嚇頭上的烏鴉，中了箭的一隻，他用力的踢去箭落了下來，烏鴉却落在十多尺遠的地方。烏鴉同死掙扎着。他興奮着看烏鴉的苦悶，又想像到那女人臨終時的情景，他立刻回到屋裏，吩咐下人將烏鴉掛在樹上！並且盼望那女人快點來，可以像一個偉大的外科醫生一樣解剖黑色的屍體。讓她知道烏鴉同別的鳥類決沒有兩樣的地方，並且要證明沒有符咒，刺刀，青白色的燈光。

可是一天比一天冷起來，沒有一天溫暖的日子，這樣將近一個月，那女人沒有出來。又過了些日子氣候漸有溫暖起來，蓮池的雪也開始溶化，掛在樅樹上的烏鴉的屍體正是解剖的好時期，但是女人仍然沒有出來。

× ×

有一天，却冷得厲害，道路邊還下着粒雪的一個下午，他很費力的買了一篇創作，從一家雜誌社回來，手裏抱着些食品，隔着小河的廣場上有二輛黑色的汽車同一輛黃金色的靈柩車落在他的眼裏。他的胸裏受到了一個衝擊，望着別莊的樅樹上，有二三隻烏鴉也在看這裏。

「那女人死了嗎？」他想。

靈柩車已裝上了棺材，圍繞着村人的別莊下人走近過來：

「常到庭園裏來玩的女人死了。」

「……」他默然的對靈柩車脫了帽子。

「在那裏坐車的男人，是她的婚約者。」

他靜靜的望着在大學圖書館為準備博士論文而忙的青年，青年坐進車裏，立刻取出白的手絹遮着臉。不一會靈柩車在前面慢慢的走開了。雪鵝毛一般的落了起來，不知在什麼時候將汽車輪的痕跡填平了。

烏鴉在那天晚上的啼聲也沒有什麼變化，只是卡卡的騷鬧着，不過有時把GA下的R發着拖到無限的長。(譯自モダン日本朝鮮版，朴元俊所譯日文。五月十日，於九州)

法西斯治下意大利的文學

Paolo Treves 作
鉛 刀 譯

在意大利並無所謂「法西斯文學」。如果讀者諸君以為此種論調過於唐突，無妨作一個簡單的實驗：那便是向任何一個意大利人去詢問哪一本歷史的或小說的著述可以視作法西斯時代的典型的代表作品。被問的人在搜索書名時一定感到相當困難。結果，他也許陷於支吾辭窮，請你談談別

新日本科學圈



（此圖為日本科學界最近所發明之「維他命」之實驗品）

兵隊的材料之科學的研究還不是的麼故。但是現在軍事上的

科學化，不僅在戰車或飛機人砲的方面而已，在此方面也有重層地收其成果。在滿洲事變時，對於補給維他命一事，已有加以考慮到，並且顯示了其效果。在該事變的統計，在一千名中患着脚氣病者不過只有六名而已。日本陸軍省鑑於此事實的經驗，到處都有開始研究攜帶極簡便的小型，而且含有所必要的維他命之營養食。陸軍補給隊的川島四郎中佐，便是專事此項的研究，且已完成了在此中日本事變，所使用的「榮養

中佐與記者之請便將其內容詳細地加以說明，且此舉係向一般的初次之發表。一缺乏維他命是會根本的減削戰力者這是自不待說，在作戰的兵隊最好是要多給他們攝取些榮養食是，但是要怎樣才能將輸送至第一線者，此為第一個問題，且能否能利達第一線來說，欲送到第一線是費相當的時間，故必須要有能堅固耐用的東西才行。若考慮到此點就成爲非常困難的問題了。像雞蛋，在一般誰都知道是極富榮養的東西，可是輸送大困難，於是以此小型能得和兵隊所攜帶的壓搾口糧，或乾麵包（這些東西雖含有必要的含水

世界大爲注視的珍品

「新糧食」製造成功

德國尚且來訂購

食」的製造了。

關於日本軍醫的外人記者，其所以稱頌「新糧食」的份子，便認爲，日本軍醫所製成的「新糧食」(New Food)「精方」(Kofu)的名字，打進世界各國，令世界各國的國策顧問比一榮幸其，而德國由於各種關係未便出賣，由科學界學生所製的新糧食，現在已認爲世界各國所製的珍品了。

一到神戶日本報新聞社中佐，尚他很快活似地說出：「這新糧食也與日本來訂購，這不是說他口的事嗎。」川島

「新糧食」含有豐富的蛋白質，且含有豐富的脂肪，蛋白質，可是各種的維他命是完全無含者，同樣便於攜帶，且適合於在這些東西所缺乏的。維他命，其價值極高的東西，這才有製造新糧食的苦心及意。現在這裡所製的「新糧食」，一天份的份量，約有裝人在牛仍僅五分份量。且與乾麵包一起吃則其份量，其絕不致患缺乏維他命的病症。此新糧食一磅中，含有維他命A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個單位，B一百二十個單位，C五十個單位。只此等份量，即可等於十分份量的普通牛奶，或牛奶，或果糖等類，收獲着同樣的效果。

對於試驗此小食之效果，現在將試驗對動物的結果發表出來一看，則單以野田白鼠作飼食白鼠時，體重三十四克(25g)者二個月後，便大至五十四克(40g)，可是毛枝却很稀薄而無氣力。然而若將此新糧食，一起分給與吃，則起初四十克(30g)的白鼠在二個月後，便成爲一百十七克(127g)，且毛枝極地極繁茂，氣力也極強。又對吃乾麵包的試驗，也是顯示同樣的結果。那麼此物品對於人們的效果是怎樣呢？對此在中日本事變勃發前，曾對五十名的兵士施過試驗，原來在人們的時，與動物不同，因爲有感情來添人動作，故較爲困難，是故連我自己也加入在兵隊們中，跟他們一樣作成四星期。

試驗台

，因爲極力防備不被各種感情所操縱計，此四星期試驗期間，是可謂如張羅着鐵絲網一般地完全在和外部的世界隔絕的天幕(Tent)內，過着生活，五十人之中二十五人只吃乾麵包與新糧食，其餘的一半，是任其大吃美味的佳肴，每天同樣地作起十里路長的強



「新糧食」的試驗演習 野田白鼠

現代日本文學的潮流。

風俗文學

石川達三



日本移民之群的「普依」，說實話，還沒有被文學取材過，而且是社會的事實，作品裡的人道主義的氣息，在衰頹了的當時的文壇上，是被人當作一種新的風氣而接受了。

「普依」裡，寫進了神戶移民所的移民之群，在等候出帆前恍惚的數日間的動盪。是把一個與情人斷絕戀愛決心放洋的少女當作主題的，然而比這更大的主題，則是那艘將離祖國，移往未知未見的國度而去的群衆，在不安裡的悲哀，雖然的姿態。

這篇雖然被人指摘說結構不充份，文章也粗雜，但這些並不損藝術的本質，反而顯出了作者豪野不羈的風貌。而且，這篇沒有把當時日本一種社會上的不安，用強烈抗議的形式提示出來，顯然是露出來矛盾的現象。這種作風，很有缺欠，然而其動人的，照這樣，再在社會的事實的形象化上，下些工夫，這位作家的前途，實在是洋々可觀的。

石川達三，明治卅八年(1905)生於秋田縣，長於岡山縣高梁町，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中途退學，作過雜誌社職員等事。昭和五年(1930)九月九日即應邀訪巴西。其「普依」就是在這次旅行中取材而成的。回國後成了「三三」即「三三文學」一星雜誌的同人。由於「普依」一篇的成功，確立了石川達三作家的地位。差不多在「普依」同時，發表了「霧」這篇是出巴西的歸途上得到的素材，以巴西人的民族運動爲背景，表示對社會相當程度的關心。

「霧」與「普依」一「霧」等篇。顯示着別一作風的，帶有「盲目的思想」一安德裏的母親」等篇。由於巴西之行擴張了的石川達三對社會上的關心，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在後來的作品裡表現的人道主義上的關心，不能再追以前那種純粹素朴的高度，僅停留在常識的觀念的思考裡。譬如

在「海魚」一篇裡寫的，醫生感傷於女人覺身的正義感，在入世生活的海底有法律之光所不能照射的黑暗，醫生不能不肯定這個。而且對他自己的手所能接近的女人，打算當作海裡一尾魚去加以治療，但那不慣於光亮的魚却逃跑了。他考慮着在黑暗的海底住慣了，全身受着有如激急的水壓一樣的社會的壓力，結果只能在這壓力下生活的深海魚的世界。

「對於醫生，是個觀界以外的世界。然而海底也是個社會。並且在那裡意外地沒有什麼波瀾，歡喜，悲感，渴望，什麼感覺也沒有。也許會有着安靜的，純感的平等的社會呢。」

終於醫師又忘了觀界以外的社會，埋頭在平凡的生活裡。所以在這篇裡看不到像「普依」裡那種顯出的素材的積極性，有的不過是常識的現代風俗而已。

石川達三，關於他的作品曾說過：

「現在我，大略有兩種形式，我想還有在這兩者中間的形式。兩者，其一，是追求社會的，人生的意義的文學，功利的文學，人生至上主義的藝術，就是歸納了藝術上的完成也不要緊，只要追求得了它直接在社会上存在的意義就好。最近的另一個傾向是，藝術至上主義的，抒情的，強化了外觀的形式。」

這樣，代表他第一種傾向的作品，他總

出了「普依」一「霧」和「對浪」一「觀音的靈」然而作者自己分類的這第一種傾向，是極其粗略的。必須把其中含有功利主義的文學與「社會性的文學」分別開來，加以說明才行。這種功利的文學的裡面，包含着「對浪」一「觀音的靈」和其他「一般」一「公轉」一「普依」一「年時時」的倫理」等篇。石川達三這個作家的特質，實際在這些分野上，才放着最大的光輝。他全面作品的基本情調，都可以在這裡求得。

「對浪」主題的所在是同樣生活與結婚生活的問題。獨身者負擔極少的愛情生活，有着立身出世的野望。對這種男性的感覺，那般女子的——希望生活固定化，希望出於作了母親，生出兒子，傳下去她自己的——女性本能的關懷，是這個時代裡最複雜生不已的問題。然而石川達三在這種功利的愛慾相裡，總是想去發見新的道德的。「對浪」寫着一個則在酒店裡工作的女人同謀，寄生在這女人的收入裡，自己苦學，結果考上了司法官，就想逃離開這女人的一個男子。女人在這男人的利己的韌性上感到了魅力，甚至對這個她以爲最愛自己，不覺墮落的男子教訓起來。但是，不久，男的，女的都被他於這種關係的感情，變成了冷酷的爭執。結果，男子在道德上肯定了自己利用女人的行爲，說是：

「由直德，由否定自己出發。放棄了野心與慾望，獻身於群衆的事情，就是好的，反之，將會在社會上孤立了自己。走向這種孤立的新道德的黎明，現在開始了。這就是競爭的道德，爲了勝利的道德，使自已極度生活的道德，爲了強者逞強，優者勝利的道德。有限的人物利用無能的人物，一步一步走上去的時代，這在社會上，如果不切是上行的。這裡有着男性的利己主義的道德。」

「難以自衛的靈」裡也有着關於「男性在社會上的立身的慾望與無能的女性本能的——對立的描寫。在這一點上與「對浪」是同一系統的。以這種爲了野望的野

心，冷地拋棄了女人為主題的作品，還有「較」「空轉」「年輕時候的倫理」。執拗不倦地追求物慾與愛慾兩條道路，這種性格的提示，顯現着作者極其牢固的常態性與走向人生，青春的執着性。作者其他作品「轉落的詩集」與「和平的故鄉」等不帶功利的色彩的青春讚歌，在並列着自我主義的人體裸像之中，時常浮上來泡沫一樣的謎，是在這裡——這些短篇裡被藏着的。

以上所說的男性對女性的鬭爭，在「情性與均衡」「野有的鴿子」兩篇裡，也可看見，不過，這兩篇裡是以結婚失敗，爲了放蕩的女人毀滅了自身社會的慾望與將來的希望的男性爲主人公的。男性的自我主義與女性的自我主義的鬭爭，兩者無論誰勝誰敗，結果兩者都要損傷不幸的。所以不由於正當的結婚去尋求一下男性與女性的美麗的融合是不行的。作者說：

「關於結婚，我在長時間內有着否定的思考，否定的理由是，有了妻，不管多少，會成了生活上的攪擾，這是在活動年齡的男子必須要避之若鶩的事。甚至想過，對於男子的純真的愛，女子每又是愚蠢的。孤獨可以清身，可以鑑察自己，是個嚴肅的工作的條件。結婚便是走向孤獨的自殺。然而，這種否定的本心，也許正是夢想着結婚的美麗而放浪起來的呢。」

現在，文名成就了的石川達三，開始考慮理想與現實的調和。在現實可以望及的範圍裡，已經實現了他的夢。可稱爲他的實踐記錄的真實的告白小說，他寫了「結婚的生態」。這是關於結婚生活的慎重計畫與報告。作者以正當的良心與不諛的反省，不美化自己，不掩飾自己，打算作個在他生涯裡某一時期的最正確的記錄。作者在自序裡這樣告白着。

「結婚的生態」主題，是作者石川懷抱的結婚觀與女性觀。美好的生活，就是在說着美好的結婚生活。所謂女性的自尊即是

感情的美——這個道德律。這必須肯定是——關於女性作了幻滅體驗的男性，在走過「豺狼」與「野有的鴿子」之後，得到了的結論。這篇是——爲向妻追求感情上的美，夫也打算把美的心施給與妻的一篇生活建設的記錄。這就是結婚的生態。常識上的這種倫理，在近代的生活中，將如何實行？——這一點是這個長篇的魅力。這裡報告的結婚生活，是極其幸福的理想實現了的。不過，因爲是報告，更有着寫後篇的必要。作者以「感情架橋」這題名爲了這個的續篇，但因爲登載這篇稿子的雜誌的停刊，還不能明白它的全貌。

在「結婚的生態」上，一度確立了作者的生活倫理與女性觀。不過，構築他這的根底，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孤獨的塊壘而已。石川達三創作的過程，沒有像島木健作和阿部知二那樣被自然所拘束的發展的步驟。他的作家的出發，大抵與日本普通一般作家一樣，不是由自我的凝視與展開中起始的，儘然是由觀察解決外部開始的。所以作品的系列，沒有內在的必然的連繫，而是無軌道的，主題所有性格常是以現成的理由，去在觀念上合理化它。

這種沒有自己意識的追求的結果，就生出了現實上勉強的展開與處理，然而這也就是喚動一般大眾歡迎的原故。例如，由南美旅行取材的作品裡，可舉出「蒼氓」「霧海」「天國的略圖」「亞美利加」「流離」——放浪的樂人」「聖市歌歌」「提克賽斯的一夜」等等，然而這些篇前後內在的發展的線索，一點也找不到。由「豺狼」難以飼養的鷹」到「結婚的生態」其間倫理的飛躍，在過程上也沒有顯示出什麼。所以在「結婚的生態」裡表示了的東西，以爲將在以後的作品中使它發展，事實上却不是那樣，反倒走向了原來的功利的世界裡而分散了。結婚的生態」以後的作品「人生畫帖」「征服」「智慧的青草」等等，也不過是野心，暴力與孤獨的歌唱而已。

然而，內在的東西雖不能看到，以外顯的東西，所組成的攻勢態度，却是縝密地

調查了對象，直接地把握住了題材的。「蒼氓」如此，「日蔭之村」也如此。「日蔭之村」是在昭和十二年(1937)發表的長篇。描寫着——由於東京市的水道計畫，將開闢爲水源地貯水池的西多郡小河內村，數次請願，一概無效，結果村民捨棄了住慣了的村莊，分離四散，成了文明的犧牲。這篇與「蒼氓」可列入同系——社會文學裡。被近代文明壓倒的農村的悲劇，在人的正義觀上，開放了色彩。

在「蒼氓」與「日蔭之村」二篇優秀的作品里現示了的正義觀，在某種解釋上，可以說是走向近代社會的疲勞與散北。在這立場上，可以說作者是回顧派，浪濤派。尤其顯着表現這種傾向的作品，還有「三代的矜持」，「關於交通機關的一個我見」與「使徒行傳」等。

「三代的矜持」描寫着由父至子，由于至孫，傳續下來的，頑強的，拘束着人的因襲的力量。關於交通機關的一個我見」說着，在農村裡開通的鐵路，是怎樣地無慈悲地破壞了封建的平靜的莊園的秩序。「使徒行傳」描寫着在近代生活的漩渦裡，宗教陶醉人的價值。

然而，石川達三不是在理念上否定近代社會，他的自我，常常不定於肯定與否定之間。並且還不忘於進行考究。文學的作風的浮動性是拒絕這個的。七七事變後，石川被中央公論社特派觀察戰線，歸來後在中央公論上發表的小說，惹起了筆禍事件。其後進攻武漢的時候，再度由該社特派前往，寫了「武漢作戰」。這篇描寫某特務部隊的行動，同時把武漢作戰描寫得規模很大，意義很大，極博好評。

「結婚的生態」以後的主要的作品，可舉出「智慧的青草」與「人生畫帖」。「智慧的青草」裡描寫着四個大學生，個各有其性格，並且配了一個近代型的女性，叫她放管，說着作者一流的近代社會觀。這作品裡的女性，在肉體上雖然失敗，精神上並不失敗於男子；這種頑強的態度是個石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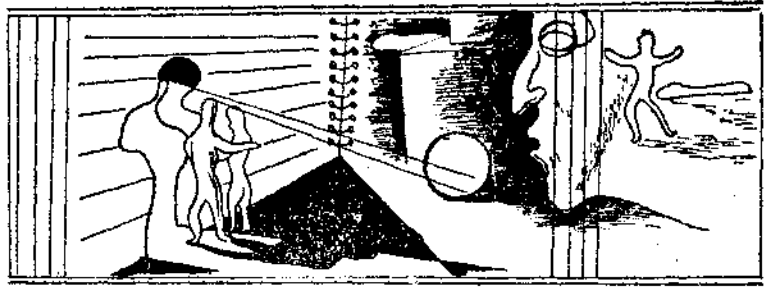
喜愛的。他們之間的會話與戀愛的技巧，是：「想用着如針如鞭的武器；複雜的難以理解的言語與言語的鬭爭，感情的陰影，去互相傷害，互相揪打，捉捕對手，這種相當於血汗鬭爭的心的鬭爭，一面閃躲，一面進攻的，變化無窮的戀愛的技法。」這裡雖然可見新的作風，但成爲主題的女性心理，仍是由「野有的鴿子」一系作品裡引續下來的女性的功利的心理。

「人生畫帖」寫着以全力追求事業與愛的男子的生活。是把那失敗於——對事業的誤算，以及在精神上不屈伏於男子之前的近代女性的個強——的男性的野心，用了大家的手法來處理的。

由以上看來，作成石川達三的本質的東西，就是：男性與女性的自我互相制約對方的姿態，以及企圖調和這兩種型態的追求，由於偏重於外觀的取材的結果，才寫出了那一系列的社會的文學。他的步驟頗有穩做左拉的形跡，他自己也親口說過打算照左拉的叢書那樣，有着製作一種劃劃一時代的社會史與人生史的叢書的計劃。說來，在他的「深海魚」和「三代的矜持」裡，對社會風俗的調查慾，實在是相當強烈，然而如果再進一步，怕就難免墮落感傷的觀念的遊技裡了。這也可以說是因爲他沒有一貫的人世哲學的發展的原故。

在這之外，石川達三，還別有一種創作的態度。那就是鄙棄他自己個有的觀念，用一種輕爽的態度去描寫現代風俗的場合。在這種描寫裡，時常發揮驚人的銳敏的感覺，產生了不少的傑作，這，他自己叫作藝術至上主義的抒情的傾向，屬於這範圍裡的作品有：「安德萊的母親」「賣目的思想」「石女」「雪之寄寓」「少年記」「職業的問題」「恩賞先生與不良學生」「和平的故事」「葛葛」「兩條道路」「肖像」「被叛逆了的母親」等篇。

安本



柯舒 事故的書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爲着職業的關係，我從故鄉來到了那古老的P城。這城市對我是熟悉的，我曾經在這裏讀過三年書，認識了許多朋友，可是這一回舊地重遊，却使我感到陌生了。

雖然那灰老的古城仍舊是有着當年的蒼老姿態，（或者是更形蒼老），街市也沒有什麼改變，但是三年前的朋友們多半都已星散了。

那蒼灰的古城，陌生的的人群，使我感到寂寞。每天下班後，我不願意再到外面去，時常把自己鎖在小旅社的屋子裡，拿着信和寫信來消磨着業餘的時間。

不過旅社的空氣是很難讓我靜下心好好的做一點事。在我的隣室，住着兩個不知道是哪一家公司的小職員，他們是時常不斷的吵嚷或者是高聲的唱着京戲。這吵雜

的聲音很使我感覺煩躁，除非他們到街上，是不會讓我安靜的，因此我是常想到處去。

可是所謂遷居的事，也不過是想一想罷了，因爲我知道，一個獨身漢是不會找到民宅的，所以也祇有忍受在那吵雜的氛圍裏。

秋是漸深的了，這古城的風景是越發顯得灰暗。天是短起來，下班後回到旅社裏，剛吃完飯，天色便沈入薄暮的黃昏中。

雖然我對於季節的變換並不像那些雅士們有傷春悲秋之感，但是我當時却覺得有一點悲涼。我開始對這古城感到了寂寞與厭倦了。

寂寞的生活，灰色的都市，使我養成了不憎不愛的人生。我給一個朋友的信上，曾告訴他說：「我的生活已經是沈入了河流的底層，再沒有一點流動了。」

一個溼漉的星期日的傍晚，我也忍受不了寂寞的重壓，一個人孤獨的走出來。秋天的柏油路，平坦的伸展在我眼前，柏油路上走着秋天的人，臉上帶着秋天的顏色。

街樹的葉子，無力地飄落着，我默默地想：究竟往哪裏去呢？枯風有時捲起灰沙，使我有點迷亂與困惑了。

沈落的太陽，像是一個深紅的圓球，用着他那最後的殘光，抹在馬路兩旁的大建築物的樓頂上，這些建築物的巨影，又掩蔽了馬路上的陽光。在這夕陽沈落的黃昏里，有着無限哀涼的暮意。好像是象徵着人類生命最後的迴光。

這景色苦惱着我的靈魂，使我記憶起許多過去的舊影，不禁生出人世虛無的感想。我想找回來從前的陳跡，昔日的留痕，可是却什麼也沒有，連我當年讀書的學校，現在都已經變成兵士們的軍營了！

本來是想找一個地方能排遣我這沉重的寂寞，但是走出來却成了一個孤獨漫步的沉思者。我望着街頭上秋風里每一張陌生的臉，記起從前在這里的一些熱情的朋友們，那個時候我們都是有熱情的，都是有

着崇高的憧憬，可是這滿溢的熱情，還沒有容我們有一點發散，便都星散了。

我這一次來到這古老的都市，正如同一隻單飛的孤燕，憑弔着昔日的舊巢，可是這舊巢已經是傾塌了。不過因爲吃飯，我又不能不爲着這一點職業，逗留在這熟悉而又陌生的異地裏面苦悶孤獨的生活。

走過幾條繁華的街，又無目的地走回來，薄暮的夜色已經開始降臨到這城市了。街燈也發出凄黃的幽光，寂寞地撒着秋夜裏的行人。夜風與街燈，反更渲染出街景的荒涼。

我不願意再徘徊在這夜街了，於是轉身向回到那旅社去的路上。

一走進旅社的二樓，茶房老張便笑着對我：「舒先生，這一回你不用嫌他們太吵鬧了。」

「誰？」我不解的問。

「你看，」他指着我那隣室那兩個公司職員的房子對我說：「都搬走了。」

果然那屋子已經空蕩蕩的了，地上還殘留着一些碎紙屑與廢草，老張手裏拿着掃帚，大概是正要打掃那屋子，以備給再來的新客。

走進自己的屋子裏，扭開了電燈，我默默地坐在小寫字檯前，也許是隣室的遷移，也許是旅客們都出外面消遣去了，旅社的空氣却異常岑寂起來。我正要想上床休息一下，忽然聽見樓下的賬房先生在在外面喊道：

「老張，二十七號搬走了麼？」

「搬走了。」

「來，到樓下把這位先生的東西搬上去。」我知道二十七號便是方才搬出的那間屋子，我住的是二十八號。本來我正高興着他們的遷移，那知却又有了新隣，一種好奇心的驅使，我即時站起來，打開門，想看一看我這新來的隣居，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可是門一打開，那個人已經走進二十七號的屋子裏了，祇給我留下一幅短小的背影，一身不太體面的西裝。

無聊的又轉回身，便躺在床上再不想

起來了。

一些無邊際的幻想與渺茫的回憶佔領了我的思維，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已入睡了。等到醒過來，大概子夜是早已經過去，整個的旅社就是完全陷入岑寂的空氣裏。當我小便回來從二十七號門前走過，看見那屋子裏的燈光依舊是明亮的發着光，而且印在布門簾上的黑影，我知道是這個新來的旅客還沒有睡，似乎坐在地下在寫什麼，想要看一看他的好奇心，使我更濃厚起來，我很奇怪爲什麼一個新來的旅人，到這個時候還不感到疲倦休息呢？

秋夜，是好像漫長得沒有邊際，回到自己的屋子裏以後，無論如何，是再不會入睡了。我期待着天快一點亮，所以對這漫漫的長夜是更感到有些煩躁了。

夜，是無止境的在拖長，我的煩躁也漸漸的擴張，我默然的想着，在這旅社裏，祇有我與鄰近的新來客人沒有睡吧？

第二天醒來，秋天的早陽已經高高的照到我的玻璃窗上，我還記得我要入睡的時候外面已經是有着淡淡的光了。

翻身坐起來，走到木地板上，我一看寫字檯上的小時鐘，已經是快到九點了，因爲上班的時間快到了，不容我再遲延，所以我趕緊喊來了老張，打一盆洗臉水，連飯也沒有吃便一直朝外面走去。

到衙門裏仍舊是幹着永年也不會幹完的機械工作，然而在工作裏却使我忘掉了一切。

等到一天的工作完了以後，拖着疲倦的身子又走回旅社來。這時候我已經忘掉了二十七號的旅客，可是偏巧我喊老張開門的時候，他却伸出腦袋來看我，這樣，我們的視線碰在了一處，才讓我有機緣看清了他的臉型，一張年青而瘦削的臉，機警的眼光，一種冷靜的表情籠罩在那瘦臉上，還沒有等老張把門打開，他便很快地又把頭縮回去。

「新來的那個旅客是做什麼的？」老張第二次與我送水的時候，我這樣問了一句。同時用手指指二十七號那邊的屋子，等着

「說不上，大概短期間是不會走，也許是到這邊找事做吧。」老張猜測的說，最後對我笑着：「這回你不再嫌吵鬧了吧，看樣子他的性子與你相近，總是不大願意說話。」

老張的話是不假的，果然總是聽不到他一點聲音。從前，這個時候那兩個公司裏的小職員是早就回來了，而且照例地要連拉帶唱的鬧起來，總是不會這樣安靜的。晚飯以後，我仍舊是不想出去，默坐在樓窗的一角，望着外面那將要沉入黑暗的晚景，有些感到無聊的時候，便扭燃了燈，開始從零亂的書堆中取出一本書來。

但是這本書却使我想到一個朋友，同時更覺到自己的馬虎與善忘。

這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那個時候我正在T市當小教員，我的一個叫蕭剛的朋友，正與我一同住在T市的一家公寓內。他的職務是在那整理全國舊文件的一個機關裏當着小職員，有一天我正在屋子裏疲倦而懶懶的躺在床上，他拿着一個紙包，從外面高興的跑進來，走到我面前悄然的說：

「老哥，你不是愛看書麼？」

「什麼書？」

我一翻身爬起來，這對於我真是一件喜事，那個時候我正苦於無書可讀，而且我的性子又嗜新書，所以一聽見他拿回來書，非常使我感到興奮。

「你看？」

他把報紙包打開給我。

這一下子我喜歡得狂跳起來，一共是五本書，都是我很早便想要看一看而無從購買的譯本，有××××××的××，××××××的××等。

「這東西你從哪拿來的？」

「從哪拿來的麼？」

他微笑着說：

「這是我今天整理舊文件里找出來的，我想到你愛看新書，所以我偷偷給你拿回來了。」

「舊文件？公文裏怎麼有這些書呢？」

「所以我要告訴你，看看，但是你要對

這書加小心呀！」

他微笑着臉立刻嚴肅起來了，接着把聲音放低了接着說：

「這是違禁的東西呀！你沒有看那有號數嗎？今天我整理舊卷，從C省××廳的文卷中發現這東西，看完文卷我才知道這是一個女人的書，你沒有看見那書上有女人的簽名麼？」

我仔細一看書的扉頁，果然那上面有女人秀麗的字跡，是「梅玲」。

「女人怎麼回事？」

他的話，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接着問：

「大概這女人是有一種集團的活動，由看那公文上所說，她嫌疑很大，從她家中不但翻出這些書，還有其他違禁的證物。她大概還有丈夫，丈夫已經逃了。」

「是麼？」

聽完了他的話，使我很激動，眼淚放在牀沿邊的五本書，我說什麼呢？

「這女人後來到底怎樣了？」

沈默了許久，我突然追問着。

「那可不知道了，因為公文中祇是才檢舉完她的報告，以後怎樣誰知道呢？」

我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

從那以後，我對於那五本書，感到有一種超乎尋常的本身以外的愛存在着。同時我更嚴密的把它收藏起來，不願意再拿出來。

可是從到這古城以後，我又同樣的陷入無書可讀的苦惱中，因此在寂寞中常常把這書拿出來，不過看完了以後，我是仍舊把它放在柳條箱裏，誰知今天無意中把這書取出來，却使我驚訝，這是什麼時候拿出來忘放進去的呢？

這個時候，我却聽見有一個人領着一個小女孩到隔壁廿七號，同時因為我與廿七號的屋子祇有木板牆相隔，所以談話的聲音聽得很清晰，我似乎聽到那個小女孩管廿七號的主人公叫爸爸，這却使我有些奇怪，怎麼他會有孩子呢？有孩子怎麼又會一個人住在旅社裏？

這時門一响，彷彿是那小女孩跑出來，同時聽見廿七號的主人喊：

「小玲，不要亂跑呀！」

我正想出去看一看這孩子，沒想到我的門却突然開了，一個小女孩站在我的門外，帶着愛嬌不懂事的樣子睜着我笑。

這孩子不過有四五歲的样子，長得很美麗，最惹人愛的，便是在那白胖的小圓臉上長着的一雙黑大的眼睛。我一看見這孩子故意淘氣推開我的門，我便也不客氣的把她拉進我的屋子裏來。

「你姓什麼？」

「姓徐。」

她一點也不腼腆地回答。

「叫什麼名字？」

「叫小玲。」

「那屋住的是誰？」

「我爸爸。」

「你媽媽呢？」

三國人物木刻選

(四五) 王青芳刻。

趙雲——不粉信義鏖林園，為報君王知遇恩，兵將曹營多似海，重圍出入懼敵魂。鏖戰重圍神鬼愁，並置華蓋信無憐，長坂坡上懷危主，漢嗣全憑一服留。(紫荊花節主題。)



「媽媽？」她想了想：「不知道。」

但是這個時候那個人却突然站在我的門外喊道：

「小玲，你怎麼跑到人家屋子裡去鬧呀！這孩子，快回來！」

我推開門，客氣地對他讓着：

「請進來坐一會，不礙事，這小孩挺可愛。」

他也很禮貌地向我點點頭，本來沒有進來的意思，但是因為那孩子不出去，於是他進來打算把這孩子領走，沒想到他的視線突然驚到我的椅子上放的那本書，臉上的神色有些改變了，他竟不客氣的放下孩子的手，打開那本書看一看扉頁上的字。

他暫時呆住了。

對他這態度，使我有點驚訝，我祇能讓他請坐，可是他却沒有說什麼，便把孩子領走了，臨走時說一聲「對不起！」很快

她就走進自己的屋子裏。
當時他回到屋子以後，並沒有聽見他說什麼，不一會便同那領這孩子的人一同走過我的門前。
這天，他一夜沒有回來。

次日下班後，老張告訴我：

「舒先生，廿七號的徐先生今天午間回來，他打聽你半天，問你是幹什麼的，等我都告訴了他以後，他說晚上回來想同你談談，你要沒事就不要到街上去。」
果然，不一會我聽見腳步的聲音從我門外走過去，同時我聽見茶房老張在外面說：

「徐先生：舒先生回來了。」

「好，我一會去。」他答。

過了一些時候，我的門上有敲的聲音：「請進來。」

一開門，他進來了。

我一邊讓他就坐下，一邊喊老張沏茶。看來他好像有事，可是他却什麼不說。

「請吸煙。」

他沒有客氣，接過了一隻煙。
空氣沈寂下來，祇有煙絲飄動。

「徐先生從哪來？」

我先打破了這沈寂的空氣，開始向他問。

「從B市。」

「到這有事麼？」

「有點小事。」

「昨天那小孩是徐先生的令媛嗎？」
他起初似乎想否認，可是後來却承認了。

「那麼她住在哪裏？」

「她？她住在外祖家，她的媽幾年前便去世了，所以我便把她寄養在她外祖母家，因為我獨身生活常到各處去，帶着她很有些不方便。」

這個時候，我很想問他，為什麼岳母在本街，他却不在岳母家而住在旅社，可是我沒有問。他似乎也看出我的疑惑，於是接着說：
「我這回回來便是看小玲，我是因為職業

的關係，並不能常呆在這裏，小玲的外祖母家又不方便，我為了愛安靜，便一個人住在這旅社裏了。
話一談起來，他的話便多了，看他的樣子，是一個很直爽的青年，在談話中，他的眼睛常注意到我的書堆，話談了許多，他却突然說：

「你有什麼書可以借我看一看嗎？」
「你可以隨便挑一挑吧！」

我指着那堆書說。

但他竟不好意思自己動手。於是說：

「昨天看見你有一本××，在手嗎？」
這使我為難，本來對他使我有些疑惑，而且那本書我已決定不想外借，所以推辭說：

「呀！那本書你昨天說好了，今天已經借給一個朋友，等他看完的吧！」

他這樣指名的要借這本，使我很不安，一時我却不敢拿出來。

談話突然沈默了一些時候，他輕之地說：

「對不起！太打擾了！」

「不，再談一會不好嗎？」

「下次再談吧，好歹我們是近隣。」
他笑一笑便走了，從他的臉上表情來看，樣子是很失望！

從那以後，他是時常到我屋子裏來談話，我們的感情，也隨着日子的進展而漸漸濃厚起來。而且彼此初見時的疑團，也消滅了。

這中間，他那個小女孩子也常到他這裏來，我也常把那孩子領到屋子裏閒談，因為那孩子是那樣的伶俐可愛，沒有一點惹人討厭的地方。

天是一天一天冷了，晚秋的清風，已經帶出來初冬的嚴寒，冷風滾動在馬路上，行人也因之而稀少下去。

旅社的暖氣，在早晚也放出了溫暖，所以在每天下班後，我更不願意再到外面去，時常一個人縮伏在溫暖的小屋子裏。一轉廿七號的隣人，已經在這裏住有一個月以上的時間了，仍然沒有走的意思，他好像有什麼工作似的常早出晚歸。



三國人物木刻選

王青芳刻。

張悌——世居然具定評，胸中雪亮比潭清，功成司馬言能驗，羨煞斯人先見明。殉師慷慨作忠魂，不負高賢知遇恩，末節能完全大義，此身雖歿大名存。(荊州花館主題。)

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他向我借的那本書，自從那一天以後，他總也沒有向我提過，這回我決定要借給他了。

但是在當天的晚上，他沒有回來，第二天仍舊沒有回來，問茶房老張，他也不知道。

一連三天，沒有他的影子，這件事使我有些奇怪，一直到第四天，在本埠的晨刊上，我偶然發現了一段用一號標題的新聞記事，大意謂：

「林致平係C省人，數年既有某種不穩活動，其妻徐梅玲於四年前業已被捕，彼曾暗中潛逃，不料事隔多年，竟敢於今日潛伏本市住於××旅社更名徐貴春，一為看視妻子所遺之愛女(按其遺女現寄養其友人家)並似有他活動，但事機不密，早為官方所注意，故於日前以迅速之手段，將彼逮捕，現正調查其他活動云。」

看完了這一段新聞以後，我什麼都明白了，我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心中有一種說

不出的感情在翻滾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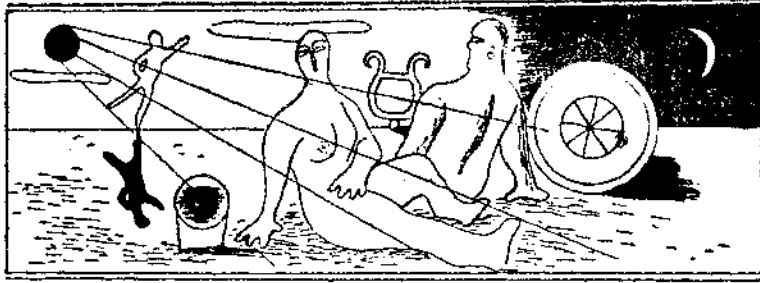
當天我沒有上班。

這時他住的屋子，一切東西都已經早被翻案去了，於是我又想到那本書，我覺得相當的對不起這個人，我該多麼殘酷啊？為什麼不把這東西當時給他呢？
我痛苦地自責着。

在緊張的空氣中，我燒掉了那五本書。同時還沒有到兩個月，我又被上司的調遣，轉動到別的地方了。

事情已隔有多多年了，今年的春天，我因為上M市，中間又經過這灰色的古城，我特意住到××旅社，但是茶房已經換了人，連那帶着花鏡的老賬房先生都已經不認識我了！

我住的是廿九號，這時使我又想到了過去的一段回憶，當我從廿七號門前走過時，我彷彿還覺得他是默默地坐在屋子裏。



真 葆

暑

一些雜亂離奇的幻想，一時都湧現出來，我想到也許偶然在街上會碰到他，也許看見那可愛的孩子。

可是，這是怎樣一件不合實際的幻想呢？他還能生存在世上麼？如果真那樣，才是莫大的奇蹟呢？

不過我相信那孩子也許會活潑吧，現在已經有十幾歲了，我於是又關心到那孩子的命運，這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女，現在還會活得好麼？

一夜沒有睡好，第二天我朦朧地離開了這裏。給我記憶的，只有那父女兩人的面孔，而且我相信，這印象永遠也不會磨滅吧？

熱天，太陽最毒的那個時候，柏村的街上簡直看不見人。
天乾，地旱，人發喘，汗流一個勁地往外流。

大樹的葉子皺得垂着頭。狗夾着尾巴，喘喘地滿處跑。

大路上，積着很深的浮土，車子走過，若是稍快一些的話，揚起來的灰塵，可以把天罩住，車的四周開外，幾丈內都是一團黃霧。

秃子渴得跑到井臺上，打上一桶水，水也微黃，這是靠近底了，他不喘氣地把水喝下去，覺得遍身生涼，便得意地搖了搖頭，接着把眼睛向四下裏一望，看見大路上，遠處的向這裏進着幾團黃霧。

秃子是天成客店的夥計，見客到，便不顧一切地迎上前去，拚命的跑着，心裏頭總覺着有點發慌，最頭暈腦脹的。

他跑到車跟前，黃霧把他包圍了，就忙溜去接轡頭：
「趙大叔！發財，發財！」

車夫趙大滿頭是汗，睜着兩隻眼睛，先向車裏啾啾，接着向秃子說：
「快點吧！我這是造了八輩子孽，——老天爺！」

秃子一聽有點慌了手脚，心裏想：「莫非是路上遭了路劫？還是……」單純心裏，想不出一個解答來。
「秃子！——趙大舉起鞭子打了牲口一下：『你快去挑桶涼水！』」

「幹什麼？」
「客人發了痧，昏過去了！」
秃子只得離開牲口，往井臺那邊去打水，看着轎車向懸着幌子的店門口走，於是放下心，打水。

秃子挑着水一進店門，就聽見上房鬧嚷嚷的。看見轎車停在院子裏，連牲口都沒有往卸，他心裏說，這事許要兇，這牲口就是趙大的活本錢，他居然仍在院裏不管他。

「王八蛋，秃子！——王掌櫃發了氣說：『還不快挑進來！』」

他便兩步併一步地往上房跑，身前身後的兩個水桶便左右的搖晃，桶裏的水嘩喇的有一半灑在地上。

進了屋，看見炕上已經躺着一個直僵僵的人，趙大一個勁兒替那個僵屍按摩胸口，王掌櫃急得直擰眼，連說：「怕不好！怕不好！」他旁邊站着對門的老黃和老黃的小舅子——胡四，他們都是來串門的，只得幫着想主意，可是誰也沒想出。

「胸口還熱呢！」趙大喊：「把頭泡在涼水里試試！」

秃子把水桶提過去，趙大忙用兩手捧了水，自己先喝了幾口，然後往那僵屍頭拍，拍了又拍，後來索性與拿塊大毛巾滿浸了水，把那人的腦袋圍住，只聽得那人的喉嚨裏「咕嚕」響了一聲。

「好了——痰火下去了。」
「這麼大熱天出這門，真是，真是……」

趙大不答言，只是先蹲着身子爬在水桶裏，披頭帶臉地洗一陣，不獨他自己，這麼大熱天，使別人看着也覺着痛快。老黃忽然低聲道：「不行了！」

僵屍手脚伸縮了幾下不動了，頭部還是被那黑毛巾蓋着，趙大一回頭，忽然聽到外邊牲口叫。
「牲口還沒飲呢？秃子！」趙大說着一步竄出去。

秃子忙把那桶裏積下的水提出去，王掌櫃在後面踢他一脚。罵一聲：「懶骨頭！」

空氣中洋溢着本地產的高粱酒香，矮桌上放着豆腐乾，豆油炒雞蛋。裏間屋裏停着一具死屍，外間屋裏在喝酒。天快黑了，還沒點燈。

「趙大叔真是好人，」老黃的猴臉上帶着笑說：「老天爺一定有限。」

「我早就說過，」王掌櫃也有了幾分酒意：「人是生死有命，這客人……」

「這客人，」車夫趙大接過話來說：「是在李家店上的車，說明兩塊錢趕到城裏，上車時候，活蹦亂跳的大小夥子，可是剛走了不到一里路，他就疼得直『哎喲』，我問他是什麼病，他說肚子疼，我一听就知道是發痧，大熱天的，這是免不了，我就停着車給順氣，把他的脖子擰出好幾塊紫疙瘩來，可是，痧子還是出不來，過了

一會，他又一個勁兒的從嘴角上冒白沫，我一看糟了，這暑中的可真不輕，我就想，快點走，找一個打鐵的……我就加快的趕着車，唉，真沒想到，……唉……沒想到……」

「趙大叔的心靈到了！」
「我這個人，就是——」趙大呷一口酒，滋的一聲：「講義氣，够朋友……」

「真的，老天爺是有眼晴的。」
秃子滿頭汗珠跑進來，向着三個人作報告：

「客人的東西是……」他說：「一套行李，一個包袱，裏面有個皮袍子……一個小箱子……上着鎖，沒有鑰匙……」

「你到死人衣兜裏去找吧！」王掌櫃吩咐。
「……要是裏頭有錢的話，」趙大醉眼朦朧地說：「咱們二八鸚鵡……義氣！」

「趙大叔……」王掌櫃笑着說，「作好事是有好報的！」
趙大於是得意，一舉杯，說：「喝呀，諸位！」

在三更天的時候，雖然還有稀疏的星光，可是也漆黑漆黑的。
「哎喲……哎喲……哎喲……」

王掌櫃睡在老婆的旁邊，那女人已經睡熟。小屋裏像蒸籠，女人頭上的髮臭，身上的汗臭，……王掌櫃却絲毫沒在意，他的高興使他忘記了一切，他聽不得嗅覺中所接觸的氣味。

「哎喲……哎喲……哎喲……」
王掌櫃總是聽見了，頭一響他便聽見了，他知道這是誰，他知道是什麼病，可是他却不願意作聲，他想到那客人小箱子的八十塊錢，他便一動也不動的裝睡。

「哎喲……王掌櫃……哎喲……秃子！」

聽聲音，是隣而且隔，在暗夜裏，雖然天氣熱，這聲音足以使人們感到要從汗毛根冒涼氣，不獨是聲音，一個大男子漢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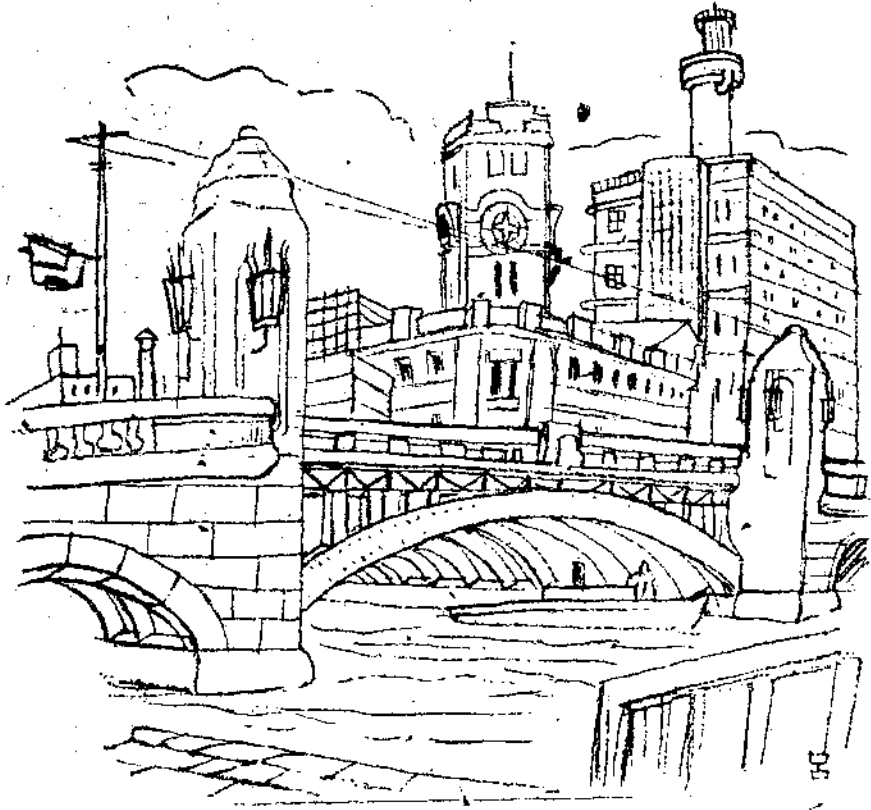
地上的翻滾聲音也可以聽見了，一面喊，

旅居散記

呂鳳

也許個人對這有種異樣的感覺，閑散中，時常會無目的走到碼頭河上來，是在傍晚，這橋上，無人注視的角落裡，和幾個不是為「體面」什麼，或來寫幾行什麼而是來過安息他一天生活的人們坐在一齊，他們用無聊的談話消磨着這河上龐大的靜寂，沒有思想，有時帶着憂美，沈沈像似半睡半醒的出聲，這聲音像非一般。天將暗下來時，工作後疲乏的人們，三五成群從橋上來往，或有拍着胸脯的向 downstream 這排這個都市汚穢的動脈，但一片綠葉，會使他失望的沒有這排這個都市的動脈，走去了。偶然一張老婦人的臉在橋上閃過，一瞬間令人懷疑在某一個城市的單——從同樣的橋邊下水去的老婦人……

尤其是這一天，更覺容易過渡迅速，然而也沒有覺得什麼遺憾，莫名的自己大聲的喘了口氣，引得靠近我的兩個人，回過頭來用大而無聊的眼睛看着我。(上院橋)



一面翻滾。

王掌櫃閉着眼睛，聽着聽着忽然聽見脚步越來越近，他的心在突突的跳，脚步走到窗戶底下，接着便聽見亮子喊：

「掌櫃的……掌櫃的……」

到了這種無可奈何的時候，他不能再睡了，便打了個呵欠，問：

「誰？……亮子嗎？」

「趙大叔……怕不……不行……」

「什麼？」王掌櫃裝做吃驚地跳下地來，

「爲什麼不早來叫我？懶骨頭……」

到了上房，看見地上的趙大，已經不像人樣子，臉是煞白煞白的，嘴角上冒白沫，見人來，他搖搖頭，已經不能說話，只是搖頭。

王掌櫃拍胸脯說：「有我啦！老弟，你的車給你送家去！」趙大瞑目了。

太陽底下，日光成直角的時候。老黃和胡四都做了臨時的槓夫。

「兩塊大洋——一個人，」他們說。

「給你們！」王掌櫃皺眉回頭掏出四塊錢吩咐他們：「趕快去埋，埋得遠些的！」

「不埋在你門口……就算給你臉！」

王掌櫃真有點急了，今天一早，就花了十塊大洋。

「我的老天爺！平常一個月也花不了十塊大洋啊！」

太陽下面，他流着汗的工作，拿着紅布條兒滿處釘，說是避邪氣，逐瘟神，自己又到井邊打水，回來滿地潑……

他又到井邊打一桶水，這次，忽的感到有點頭暈。他的心一跳，心想：「要糟……怕不好！」

他拋下水桶，趕緊往回跑，才跑到店門口，腿軟了，一個跟頭跌在地上，肚子裏和刀攪一般的疼，眼睛裏也冒金花，嘴只能動，却說不出話來，胸口堵塞着。耳朵裏忽然聽見自己的媳婦喊：「天啊！地啊！」地哭起來。

一會兒，他又彷彿聽見對門黃家的女人哭哭啼啼地跑出去，他模模糊糊地，以後便什麼都聽不見了。

東亞文藝消息

- ▽據稱文壇人的綜合團體的文藝家協會，業於最近開會，多重視加入農民文藝懇談會，國防文藝協會，開拓文藝懇談會組織，有礙於一元化，爲了聯合組織，期爲有機的活動起見，擬結合該會組織，已改草擬制，文化一般性懇談會，與該會聯繫的新體制下，有相當的活動。文藝，演劇，電影等均以生活階級爲對象。此次由厚生協會，擬調查，產業界懇談會，合組「勤勞青年生活文化懇談會」以供給勤勞大眾以廣博的國民文化爲目的，計畫在至服務於勤勞階級產業人的教育。協同會文化部也計劃設立「勤勞青年演劇」據傳井上正夫對此予以援助。在文學一部門上從那那價值求取個人的人小說之精神也起了反響，去發見文學者所生的道途。『新報』雜誌九月號上座談會，書野幸吉，島木健作，高見廉等入會談演劇與文學關係問題。▽出版一期即刊之雜誌『新報』下屆出版中。(安本)
- ▽月刊『台灣藝術』八月十五日號起改爲半月刊。
- ▽『台灣新劇聯盟』改組『台灣演劇會』(豐)
- ▽九月十八日，德島縣花第十四屆忘談，東京舉行紀念會。(魚)
- ▽北京「中國文藝」改由張壽生編後在九月號卷頭附上說明今後編輯四個目標。謂：一，取銷無關文藝之雜稿。二，不登粗代表至「中國」。三，不刊泥古返古的文章。四，打算編輯以文藝本身的範圍的專號。(幼記)
- ▽曹萬之「觀劇」與「戲」之改名作「沈洲」內地新起劇作人與後之「小城故事」均將由上海劇藝社陸續上演。▽廣西文化中心地桂林藝壇，現由歐陽予倩一人大權獨攬，主持獨立藝壇，凡全省性劇，京劇，話劇，歌劇，音樂，舞蹈，雜劇等均由該團管轄。現桂林藝壇演出，均用歐陽收根本。▽瀋陽國民新劇社擔任臨時委員會，亦於前兩日舉行活動，首先向該會請求不爲洪深等。已擬備洪深津賃金一千元，馬彥祥津賃金五百元等。▽陳大憲近脫離國聯公司，走班活動。▽張義村近在美國開辦展覽。▽瀋陽最近上演歐陽有年之「福」陳白塵之「秋收」夏衍之「心防」郭沫若之「屈原」曹萬之「新成城記」，「羅漢英雄」，「江漢」等。▽曹萬之「北京人」及「老舍」之「張自忠」等。(二)
- ▽上海租界內文藝界現擬成立新劇團「歐陽國聯文化國際時車」之綜合刊物，徐許宋等主辦之「天下



文壇隨話

雜感之感

友 與 敵

季 瘋

倘若朋友，就是那以虛偽的情感和功利的條件所維繫的朋友，倘如敵人，就是那以正義相攻擊和真理相諷勸的敵人，則我對於這樣的朋友，覺得可悲，對於這樣的敵人，覺得可愛。

昧於友敵之義，率用其以個人為本位的感情，實是表徵了「人性」的喪失。不但是我們的悲哀，亦是我們的恥辱。然而自以為善良却不知善良之本質為何物的人，是不知道這個，也不想知道這個的。

體說生活就是鬭爭的，是柏格森，是黑勃爾，是柏克頓，是許許多多的我們先前的勇士們的壯語；對於這個尤其解說得分明的，是辛克萊在他的巨作「新世界文學史」裡面的話——他說：「藝術家的偉大精神之中，是以鬭爭為起點。」也說：「人類歷史的鬭爭歷史，就是人類歷史的創造歷史的事實。然而這鬭爭，不可是個人為本位的鬭爭，而是率同了一樣生物或一樣人類，對於自然和異樣生物或異樣人類的鬭爭。有着這種意念的人，他是沒有世俗感情上的友與敵的——我們願（不，是必得）解釋這個就是「人性」。

能認清楚了友與敵的人，則其人性存焉，人性全焉。

批評家是幫助讀者去理解一個作品，是幫助作家去檢討一個作品的。這話不祇是愛利哦特 (M. Sale) 如此說，是誰也能憑信的。

批評者之作批評，他的對象，決不是寫了一個作品，一個作家，而是為了多數的作品，多數的作家，尤重者是為了多數的讀者。

批評者是幫助讀者去理解一個作品，是幫助作家去檢討一個作品的。這話不祇是愛利哦特 (M. Sale) 如此說，是誰也能憑信的。

一個低能的創作者，可以無目的地創作，可是一個無論如何低能的批評者，却不能非意識的批評。然而那「幾杆香烈的洋酒就可以麻醉了藝術的良心，一點淺薄的虛榮就可以擾惑了作家的理智。」的事實却是一個例外；因為有的朋友弄不清文學，却大談主義。

被批評正是光榮，被指摘也決不是恥辱，因為魯迅翁曾經告訴我們說：「無言是最大之輕蔑。」我想，一個作家，一篇作品，却像一隻狗，一潑屎，敵人家瞧了一眼就走過去了，那才是最大的痛苦吧！然而對於作品不想要人家去理解，不想自己去檢討的作家，是不知道這個，也不可知道這個的。

批評者原不妨賦送葬之歌而水滅蠟口，然而聰明的作家們却是自我封鎖而走進墳墓了！

批評家（倘如有的話）很簡單，他應該想怎樣使作品有用，使作品怎樣有用！反乎此的批評家我們是不需要的。作家（倘如有的話）也並不神聖，他如忽視甚至於敵視批評，他就會滅亡的。

文壇永無批評，便永無創作。

所謂英雄

機會主義，倘然因為空間的便宜，攫取了自認為滿意了的聲望和地位，因而便有領袖羣愚的雄心，說來可笑，亦復可憐！因為這樣的人，是不知道我們的社會中，是不需要英雄，領袖，而需要平凡的朋友，握起手來的。

一個人能夠拍胸脯，瞪眼睛，以至於「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乃輕死生，忘利害，想和一人兩人之間競一日之短長者，這不但是英雄。因為一隻狗也會向人狂吠的；而且即使我們獲得了狗的勝利，也決不是光榮吧！假如「英雄」這兩個字至萬不得已不可消滅的時候，則我們所承認的，祇能說是羅曼羅蘭所謂「心懷偉大的人們」，也就是對於那為了人類共同生活的建設而犧牲了自己的，如那耶穌，如那蘇格拉底，如那蘇菲亞，如那貞德；一切偉大的男與女們，我們才該說是英雄。

事業（世俗之所謂事業）確定了他們英雄的封誥；但是未來世紀的人們，決不像過去世紀的人們那樣愚蠢；還會盲目擁護那利我主義者。

一個人，當他迷戀英雄光榮之夢成，正是他失掉英雄身份之實始。

作家何處去

一個作家之所以成為作家，是為其作品而存在的；一個作品之所以成為作品，是為其讀者而存在的；無讀者則無作品，無作品則無作家，這該說是一個「鐵律」；然而那自命作家，却罕有真正的作品，即使有作品，却推銷在滿洲市場不想以滿洲讀者為對相的，這個邏輯我們不能解釋。

社會輿論對於作家的要求，不是為作家本身要求而是向其作品要求，也就是為了其作品的讀者而要求。一個人抹煞一個作家，決不是就可以代替這個作家，社會上毀滅一個作家，也決不是接續就可以產生一個作家；所以，一個作家的被抹煞與毀滅，並不是我們的「文化」（假如以這個為出發點的話）之禍。可是，一個人去矯正一個作家，確正是去扶持一個作家，社會上培養一個作家，那才是實際上完成一個作家；所以，一個作家的被矯正與培養，實認為絕對是我們的「文化」之幸。一個畸形作家之被抨擊而沒落，一個前進作家之被援引而昂揚，這在作家之本身的感情反應如何，我們不必去管，然而在若干讀者却是絕大的收穫；明乎此者的作家，則其對於社會的輿論將不會感恩，也不會抱怨的。

安特列夫的沒落，紀德的轉向，都不是偶然的；依此我們可以想到今時代的意味下是包括着如何的一般讀者，是需要如何的一種作品，而我們的作家該如何地去把握這種需要某種作品的讀家。我想，偉大如安特列夫，紀德者流，且不免因時代之轉移而升沈了命運；那裏，偉大之不如安特列夫，紀德之流者，如欲身為造物主而自創命運，除非是走進牛角裡去以永安於自己的小天地中吧。

文壇的論戰

文壇的論戰，非自地始，亦非自此時始；想否認這論戰的存在，祇好去推翻歷史吧。我始終承認着，文壇論戰，在其

「華」而外，有「天地間（半月刊）」、「國語問」(同上)、「國語」(國語雜誌)等。▽生活書店有七大雜誌：①「文藝叢刊」(茅盾主編，月二回)②「讀書月報」(胡繩主編)③「國語教育」(生活教育社編，月二回)④「婦女生活」(沈從九編，月一回)⑤「全民雜誌」(胡繩、柳詒編，週刊，每星期六出)⑥「世界實業」(金仲華編，月一回)⑦「國語與實踐」(沈從九主編，季刊)等。

沈從九到北平生活書店編「新中國學術叢書」，已出三種：①「科學的哲學」②「國語與實踐」李中公編③「五十年來中國」④「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學」⑤「社會學」⑥「社會學」⑦「社會學」⑧「社會學」⑨「社會學」⑩「社會學」⑪「社會學」⑫「社會學」⑬「社會學」⑭「社會學」⑮「社會學」⑯「社會學」⑰「社會學」⑱「社會學」⑲「社會學」⑳「社會學」㉑「社會學」㉒「社會學」㉓「社會學」㉔「社會學」㉕「社會學」㉖「社會學」㉗「社會學」㉘「社會學」㉙「社會學」㉚「社會學」㉛「社會學」㉜「社會學」㉝「社會學」㉞「社會學」㉟「社會學」㊱「社會學」㊲「社會學」㊳「社會學」㊴「社會學」㊵「社會學」㊶「社會學」㊷「社會學」㊸「社會學」㊹「社會學」㊺「社會學」

▽滿洲出版分館決定第七次大叢刊中，在十月內出版：①「曲譜」(二〇)②「新亞米尼亞」(二〇)③「亞米尼亞」(二〇)④「亞米尼亞」(二〇)⑤「亞米尼亞」(二〇)⑥「亞米尼亞」(二〇)⑦「亞米尼亞」(二〇)⑧「亞米尼亞」(二〇)⑨「亞米尼亞」(二〇)⑩「亞米尼亞」(二〇)⑪「亞米尼亞」(二〇)⑫「亞米尼亞」(二〇)⑬「亞米尼亞」(二〇)⑭「亞米尼亞」(二〇)⑮「亞米尼亞」(二〇)⑯「亞米尼亞」(二〇)⑰「亞米尼亞」(二〇)⑱「亞米尼亞」(二〇)⑲「亞米尼亞」(二〇)⑳「亞米尼亞」(二〇)㉑「亞米尼亞」(二〇)㉒「亞米尼亞」(二〇)㉓「亞米尼亞」(二〇)㉔「亞米尼亞」(二〇)㉕「亞米尼亞」(二〇)㉖「亞米尼亞」(二〇)㉗「亞米尼亞」(二〇)㉘「亞米尼亞」(二〇)㉙「亞米尼亞」(二〇)㉚「亞米尼亞」(二〇)㉛「亞米尼亞」(二〇)㉜「亞米尼亞」(二〇)㉝「亞米尼亞」(二〇)㉞「亞米尼亞」(二〇)㉟「亞米尼亞」(二〇)㊱「亞米尼亞」(二〇)㊲「亞米尼亞」(二〇)㊳「亞米尼亞」(二〇)㊴「亞米尼亞」(二〇)㊵「亞米尼亞」(二〇)㊶「亞米尼亞」(二〇)㊷「亞米尼亞」(二〇)㊸「亞米尼亞」(二〇)㊹「亞米尼亞」(二〇)㊺「亞米尼亞」(二〇)

▽九月廿四日出版：①「亞米尼亞」(二〇)②「亞米尼亞」(二〇)③「亞米尼亞」(二〇)④「亞米尼亞」(二〇)⑤「亞米尼亞」(二〇)⑥「亞米尼亞」(二〇)⑦「亞米尼亞」(二〇)⑧「亞米尼亞」(二〇)⑨「亞米尼亞」(二〇)⑩「亞米尼亞」(二〇)⑪「亞米尼亞」(二〇)⑫「亞米尼亞」(二〇)⑬「亞米尼亞」(二〇)⑭「亞米尼亞」(二〇)⑮「亞米尼亞」(二〇)⑯「亞米尼亞」(二〇)⑰「亞米尼亞」(二〇)⑱「亞米尼亞」(二〇)⑲「亞米尼亞」(二〇)⑳「亞米尼亞」(二〇)㉑「亞米尼亞」(二〇)㉒「亞米尼亞」(二〇)㉓「亞米尼亞」(二〇)㉔「亞米尼亞」(二〇)㉕「亞米尼亞」(二〇)㉖「亞米尼亞」(二〇)㉗「亞米尼亞」(二〇)㉘「亞米尼亞」(二〇)㉙「亞米尼亞」(二〇)㉚「亞米尼亞」(二〇)㉛「亞米尼亞」(二〇)㉜「亞米尼亞」(二〇)㉝「亞米尼亞」(二〇)㉞「亞米尼亞」(二〇)㉟「亞米尼亞」(二〇)㊱「亞米尼亞」(二〇)㊲「亞米尼亞」(二〇)㊳「亞米尼亞」(二〇)㊴「亞米尼亞」(二〇)㊵「亞米尼亞」(二〇)㊶「亞米尼亞」(二〇)㊷「亞米尼亞」(二〇)㊸「亞米尼亞」(二〇)㊹「亞米尼亞」(二〇)㊺「亞米尼亞」(二〇)

本刊各欄 歡迎投稿 投稿人希呈不刊時退稿者 請附信封 郵票

時間的意義上，是頗有價值的；因為從這
論戰中，可以湧出許多話，可以提出許多
理來，也可以成爲批判的契機。

有口儘可以說，有筆儘可以寫；這倒不
是誰恃着他有優良的器具，就是誰說倒
誰，誰寫倒誰，也關係係；在說與寫者的
本身也許是一種損失，而在讀與寫者是一
收穫。這論戰的價值，即便不用於論戰當
時的論戰所表現的本身，然而也出於論
戰當時或過後的影響——因爲那能決定了
一個作家的理念，可以改變一個作家的意
識，至少也訓練了一個作家對於讀者感情
的認識。所以，祇要不是「狂吠吠人」，
祇要不是「村婦罵街」，在這個道理沒有
實注和就兩個作家的頭腦，因而不能不
有是非之辯的時候，文壇的論戰，我們不
能反對，最低也不該逃避的人，不想度文字
生涯，不想負負文字的使命的人，不必求
之何內。

被稱爲在滿日學作家的滿洲文學評論者
大內隆雄先生，在「雙龍滿洲」八月號
上，有「無謂的論戰」一題，不但指今日
之論戰爲無謂，同時且說滿洲沒有真正的
批評。假如這是事實的話，我們希望指出
這事實的人，應該在何時說明了怎樣的一
有謂一，怎樣這「批評」，而所謂「無謂」
者，在何下所謂「非批評」者在何？這不
是我們對於大內先生有什麼要緊，而是在
論戰者的本身是沒有這種深切的社會的
批判，要問題的時候，應該具體一些，負
實一些。

大內先生可以說滿洲文學評論者，祇是
針對其批評滿洲文學評論者，而對其批評
論戰，不，且以批評爲題，我們這批評反
對，也上，又，祇要不是「狂吠吠人」，
祇要不是「村婦罵街」，在這個道理沒有
實注和就兩個作家的頭腦，因而不能不
有是非之辯的時候，文壇的論戰，我們不
能反對，最低也不該逃避的人，不想度文字
生涯，不想負負文字的使命的人，不必求
之何內。

一輪的變遷

在此時此地，果是沒有真正的作家，沒
有真正的作家呢，還是沒有真正的讀者
呢，身非作家，曾無作品，而苦於無得可
讀的人，祇可以了了這這。但我記得藝文
去請人的一文學人——因爲手邊沒有這本
書——說「文學人」之一流作家苦於滿洲沒
有讀者，苦於滿洲而走入世界文壇了，我

不知「文學人」之一流的作家的作品是需要
什麼讀者？而我更不知既不滿滿洲讀者爲
對相如把「文學人」推銷在滿洲市場？文學
人誠有如此的文學人，我們真覺得遺憾。
在今日成爲時間的貧乏的現象間，我們
決不祈禱（除非是喪心病狂）一個文化人
（所謂文化人）一個文化紙（所謂文化紙）
的沒落和滅亡；而是希望他怎樣成爲有用
以供作精神飢渴的青年的珍貴的食糧。我
們就是不願（勿寧說是不忍）自己在身勢
力裡兜着圈子，同時也給別人套上籠頭。
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要學於一般作家的，要
學於一般作品的態度。 九·八·後夜

北京報紙上的通俗

小說 柳浪

在好些年前，記得有一回新聞紙展覽。
以新穎廣告之多論，中國報紙冠於世界；
以小說之多論，北京報紙冠於中國。在昔
已然，迄今無恙。雖然現在因「不得已」而
報紙減縮了張數與版面，而小說一項，却
丁計劃在書報中仍維持舊觀。更有許多
無感，寧願勿談之。這項小說的勢力，
是不可輕視與忽視的。

據說，這是讀者，因讀者趣味之不
同，所以愛情的，社會的，武俠的，諷刺
的，種種小說皆備。那怕因紙張張型縮
減，每段小說祇發一百字左右呢，也使極
味不同的讀者各無不滿之嘆。

又據說，這是經濟通商小說的自著，這
但字樣是「小說」，可我們硬不好意思承認
這種事實。

合則說說說說說之於北京者是那些「作
者」老老舊舊一小說，其內容也老是那樣
一弄不多，真的好壞是說說說說說一差不
多一，把作品佈得奇極的長，滿變前連載
至今未完的，在北京報上還有的是。日
祇發一百字左右，固是使作品延長的理由
之一，而其故意開我，把住「扣子」不
放，這種作者的技巧，也是理由。
英雄一夕被說說了二個月，情人夢整
作了二個星期。



照片附記

方之英

從前我是極不喜歡照像的，原因是我的每張像片，都照得很壞。
從打使以後，好像每個人都多了一層負擔，費歷表，旅行證明書，身分證明書之類，
都是要像片的。拍照的次數既多，於是那厭惡感似乎漸之的小了。

華同要世說「文學人」我沒有什麼不同意的地方。但是因爲我們爲人家勞作的
人，隨時隨地是少的，所以一直擺下來，上月中，到天津去了一次，忽然想起來，就在
一家照相館照了一張，小料未及取出，便接到催歸的電報，趕回河南來。照片掛在那里
了。

前天，在街上遇見了四君，——一個常和我們作買賣的攝影師——
我想起這事，和他說說了，他說好，第二天他替我拍了一張。
我本只不至於就這照相給人的，但是這次我把他給了輩母的六七十
幾讀者，心裡真有如欲獲的感覺。

我是不會作藝術的，所以相片呆板不好，我自己則是比較活潑的
因爲我正是富於活潑的年紀。

七月六日，記于蘭村。



這是作者裝在「扣子」裡了？還是故意
延宕？前者，解嘲了自己的作品，後者，
欺騙了讀者，都不應該。
近來，報紙上文增添了一種謂之「佛化」
的小說。據聞「小說」而說「法」這像通
俗小說家也精通專門奧秘似的。
然而在這些愛情的，社會的，武俠的，
諷刺的，——以至於佛化的等，小說之
中，竟沒有一篇寫至他們自己與周圍在今
日真。實。的生活現狀的。

半月影事小記

▲英國影界巨頭，好萊塢大明星克萊夫布魯克夫人亞歷山大柯羅氏，最近自紐約返英倫敦時對記者說：「雖在戰時之英電影事業並不縮小範圍，預備在英美各拍二萬部新片，在英所拍者其一為蘇格蘭區納之小說『綠外室』(GREEN MANTLE)在美拍其一為費敏主演之辛克萊爾易士之名著(BETH-EL MERRIDAY)云

▲卡道之王華德狄斯而氏最近發表完成與史脫克烏斯基合作之五彩卡通『夢遺曲』(FANTASIA)後，即將進行一種新式嘗試。各為『活的效果』就是以真人為主角卡通為背景而製作。

▲名星陳雲雲返港新作『賊王子』為一戰爭之古裝片

▲滿洲映畫協會發行之『滿洲映畫』雜誌，近日為完成電影刊物使命之發展，已與大連映畫社合併，故重號於十二月一日發行。

▲中國電影初期時代之紅星王吉寧已於三日病故。

▲日本新體制下大船影片公司攝製葉野 蓮子等演出之『結婚奇書』已在日本各地上映。

▲以演『亂世佳人』(乘風而去)一片成名之英籍新星費敏離歐赴港傳言已與英籍男星勞倫斯立正式結婚。據聞前夫為一青年律師而有六歲愛女一人。

▲米德赫爾斯頓召集商務部官員談話，為促進電影業，將修改電影法規，或取消繁雜之禁攝之禁令。

▲好萊塢自一九三五宣布退出廣播之名星海倫海斯，近日又乘山再起。

▲因為最近歐洲市場的觸角突擊，所以好萊塢各影片公司召集了一九四一年度的製片方針，並將特別注意今後的可能更加惡化的市場情況，討論結果大家都認為目前情形雖然困難，但是必需竭力支持，以渡過這風雨飄搖的時代，因之議決明年度製片工作照常進行，並提出了一句成語作為口號，那便是：『戲是必須作下去的！』(The Show must Go on!)

▲風傳名星金敏夫人美夫端近與香港粵光公司訂約，將主演『雨夜風』一片。

評『琵琶記』

秀徒 文珂 司時 評合

新華公司出品 小仲導演 梅燕 主演

事業以來，中國影業一蹶不振，一方面因了時局關係，一方面受了經濟的影響，許多影片公司都停止拍片了，有的勉強拍了一兩部『新片』，無非是些『還古泡製』的『古裝片』，因為古裝片的攝製服裝佈景即可一因簡就陋，在檢查上又

容易通過，以賺錢為目的商人，當然是喜歡走這條路徑了，於是『古裝片』便大走紅運。

雖然『古裝片』要受到『逃避現實』之譏，但是我們也並不是絕對的否認『古裝片』的價值，我們要求的重心是放在它的中心意識上，也就是檢討那除去營業上的目的之外而攝製它的理由。

『古裝片』的攝製必須具有以下幾種形式：

- 一 有歷史價值者
- 二 古人的事蹟值得後世做效者
- 三 保持文學遺產

除此以外，製作者以神怪離奇的民間傳說來攝製的『古裝片』便不足道了。固然我們希望在影片的技巧各方面都能達到完美的境地，但是因為我國經濟的枯竭，對於物質方面便不再苛求，我們只要在『意識』上能有正確的指示也就够了。

最近看了幾部古裝片，印象是不一樣的，『貂蟬』和『楚霸王』不但技巧上一因循就陋，在意識方面的表現也非常模糊。

可取的兩部要算是新華的『木蘭從軍』和最近天津上映的『琵琶記』。

『琵琶記』是元人高明所作，這部元曲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很知名的，故事係記述趙五娘懷抱琵琶尋夫蔡伯喈，據說是作者因其友王四登弟棄妻，入贅於不花太師家，有感而作。琵琶有四個王字，是隱語，元語呼牛為不花，所以記為牛太師。

新華出品的『琵琶記』就是根據高明的原本加以增刪改編而攝製，我們把原本元曲琵琶記和銀幕演出的琵琶記比較一下，可以想到應強化或刪掉的是那些部分和新華出品的實際狀況究竟是否合乎我們的要

(A) 按琵琶記故事的發生是在元朝時代，元帝的一句話就可以決定多少人的命運，蔡伯喈的苦惱是受了元帝與當時宰相的威嚴下支配而生的，這當然是作者高先生的感受，而改編者和導演人應該體會這點，毫不避諱的揭露出來，使觀眾瞭解趙五娘的悲劇的製作者究竟是誰。同時對於蔡伯喈的一忠一自然也會認為不過是一愚忠而已。這是該強化的部分。影片的製作者對於這地方並沒有關心。於是不免使觀眾要發生幾點疑問。

1. 為什麼蔡伯喈不堅決拒絕再婚呢？

2. 婚後為什麼不派人回陳留接父母和妻子呢？

(B) 陳留那天災時施米一段在原著上是諷刺當地的官人里正，奪趙五娘米的人應該是裏正，施米的負責人等都有許多流弊，製作影片時也應該把這些地方強化，這類地方對於一般偽慈善家和土豪劣紳也是一個有力的刺激。但是影片上不但沒有作到如此的要求，奢米人反改成一團流弊，

這實在是改編者失策的地方。

(C) 原曲第二十三齣曾記有『幾回夢裏忽聞鶯鳴，忙驚覺呼鶯同問寢堂上，待鶯離窠來，依然新人風食和象床，怎不怨香愁王無心緒，更思愁，被他懶當，教我怎不悲傷，俺這福歡歡夜宿芙蓉帳，他那裏偏嫌更漏長』這一段不只文字上秀麗，在情緒上也非常細膩哀婉，這一段對於蔡伯喈的個性和他的內心痛苦的表现是很顯明的。但是改編和導演者忽略了這一段情節，於是使觀眾對於蔡伯喈的個性與感覺容易模糊，這也是一點遺憾。

但是改編並非沒有可取的地方，如同：(D) 原劇第二十一齣，伯喈撫琴的一段，在影片上不只是畫面很幽靜美麗，並且添加了兩段插曲，歌詞頗有含意，意境與音調也很動人。

(E) 影片上的掛畫畫一段的情節和原著有很大出入，改編者雖然未免有些膽大，但是結果比起原著的情節更為合理有曲折，尤其改彌陀寺為尼姑庵，換頭陀為尼姑是為和改編後的趙五娘出家一節相合。這是值得讚許的一點。不過五娘贈詩一段刪去未免可惜。

(F) 原曲的結尾缺乏力量，從第三十六齣以後劇情漸漸鬆懈。改編者想是也看到了這一點，但他又怕惹成個 Henry Ford 所以也運用了五娘出家一段來作一個興奮的結束，這地方是很聰明的。但是如果把第三十七齣至第四十一齣縮簡而為一幕夫妻三人乘車回陳留置的外景，由『近橋』以至『遠橋』，漸而『淡出』(Fade Out)更為微妙。

在技巧方面，大體還算不錯，導演很能運用對照的寫法，如蔡伯喈一詩官一時的輝煌一變而為陳留群求雨要龍者的纏綿；

蔡伯喈摘玉定親對照地寫出五娘以環釵換米；蔡伯喈和新夫人合卷對酌，對照地寫出蔡公蔡母的糴米充飢。這種手法固然不算新奇，但對於如此的故事，這種寫法倒還適當。

對於佈景和攝影，方面雖有可取處，但不完善的地方還很多。佈景以『琴訴荷池』的一幕最為精來，畫面幽美，意境深遠，尤以鏡上一輪明月，倍增詩意。攝影方面對照寫出時的利用『溶化』(Dissolve)確是比：Fade out 有力得多。

但是佈景方面多側重內景，忽視外景，這是一種缺憾，按中國的詩詞歌曲，向來是注重意境的描寫，我們審閱中豈即得發現這個道理，即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琵琶記的原本的許多情節如同描寫蔡伯喈或趙五娘的心情的許多部分差不多都以景物象徵襯托，琵琶記攝成影片時也應該在佈景上多用『外景』，攝影上多用『遠寫』。才能把原曲的『意境美』表達出來。因為我們有這樣的的要求，所以對於影片琵琶記的攝製不能認為滿意。

演員方面以飾趙五娘的陳燕燕最為成功，她的內心表情極深刻，她本身個性的溫柔。儀態的大方，感情的哀婉都很適合趙五娘這個角色的需要。梅喜飾蔡伯喈，他的表情極呆板，內心表情也未能作到明晰的地步，但是這失敗的責任並不是完全在他自己，而是導演對角色個性處理不當的表現。童月娟飾牛氏，尚稱稱職。

雖然『琵琶記』並未完全成功，但這種對文學遺產改為腳本的嘗試是值得稱贊的，希望今後的中國影界循這路線，再作進一步的努力。——宏目天津。

關於京劇 徐來

二黃西皮都叫京劇，現在京劇界最能獲得觀眾的就是此種京劇了。京劇最盛的地點在於北京，名園會集，名伶會集，名評劇家也有許多，如談到這個題目，北京的正好作例。

京劇無疑的是一種嗜好好了，而且是最普遍，比什麼都普遍的一種嗜好。這種嗜好不像白面鴉片那麼討人厭煩，也不像吸煙喝酒那麼開或有地方禁止，它比煙草打牌還能急進成熟兩個生人間的友誼，由國府委員到平民，由學者到文盲，由六十歲老者到十二三歲的小孩，無不口吟幾句京劇。商店的無線電匣放京劇唱片時，一群人便圍着聽，這群人有西服革履黃鬚曲髮的洋式男女，也有五寸通點頭戴綢帽的老太太，也有……這就代表了京劇的各種觀眾。它給民衆的影響很大，我們對它不能取漠視的態度。

不管現時京劇怎樣普遍，怎樣爲許多評劇家們譽之爲人而不可不聽的東西，但終究它是一種娛樂，一種消閑助興的玩意兒。大家在努力工作一陣之後疲乏了，便想調劑一下，這時候，劇院即是可以去一去的地方。娛樂本有各種，戲劇電影都是其中之一，不用管京劇在娛樂中怎樣特別發達，充其極也出不了娛樂這圈子。娛樂在人身中不過佔一比作事還次一等的地位，而京劇不過娛樂的一種而已。我們先要認識它的地位，然後才知道它此時的發達乃是一種畸形狀態，才不致爲眼前千燦爛的既成事實所迷惑。

京劇裡面都是些什麼呢？這些戲給觀衆以什麼影響呢？老實不客氣說，這些戲雖有以生爲主與以旦爲主之不同，也有悲劇與喜劇的差異，但若仔細觀察其所含的意義，大都是封建時代的，除了少許尚有存在價值外，十之六七應該廢棄。很有些人主張唱些倫理戲以正人心，這主張我同感，不過在舊有戲劇裡，不論如何也是不易找。有之，那是一太后老佛爺一時代的人民看適合適，現代人看了也合適嗎？這是有武俠戲，上場就開打看，倒很熱鬧有趣。有斬賊官除惡霸的英雄，吓的一

驚，手起頭落，作身一躍，上了屋頂，被殺的自然是賊官，挨刀前尚須表演貪贓枉法數次，這很有些教訓人不可爲官的意義。但那方面還有一個清官，私訪民隱入了虎牢之後尚須這位俠義去救，結果沒有不救出來的時候倒不稀奇，而這位爲觀衆欽佩的忠義之俠都伏之貼之的伺候大人上了路，然後大人保他昇官發財，穩當當去作一任什麼武職官去。還有神怪戲，十八羅漢既收大鵬復翻悟密，口念阿彌陀佛這就要提方面鏡，祭起玲瓏寶塔來也說不定，但總是神勝妖敗。可是神勝妖敗對於「人」又有什麼關係呢？又有丈夫出外十年以及二十年，還在受苦等候他的歸來的「烈婦」，丈夫好容易回來了，試探了一次，她還是真貞貞節，一些不假，但丈夫早就在外面招了駱馬，十幾年來每日擁抱嬌娘而睡，這「烈婦」聽得了這個消息，除自嘆命苦之外，心裡也就坦然了。觀衆裡這時必有人說，這女人好苦呀！是的，命苦的人可怎麼辦呢！——這替宿命論者盡了最大的鼓吹之力了。

有人說戲劇是一種藝術，我承認，但絕對不可忽略了它給人們的影響。京劇變成一班戲迷倒小事，把觀衆帶到另一個世界裡去才真正可慮呢。「天女散花」之類的戲曾被入神視過，我看若專爲藝術而藝術的話，這類戲倒是不錯，不給觀衆教訓的也許比給觀衆以壞教訓的好一點。雷擊逆子的戲表面中彷彿能維持禮教倫常，但即使那那維持禮教的教訓話，倘想仔細細聽，這類戲也是要不得。雷不能憑空擊人這是無庸述說的常識了，雷公電母却在戲幕中破起起來。既神佛這般靈驗，那麼如有逆子，可以靜待雷公靜眼好了，何必以人力強爲管教呢，這結果是逆子更逆，雷公這位神佛恐怕終於睜不開他的眼睛。於是而我們的倫常更糟了。

不能自主自立而偏期待外力的保護與神佛之流來救，明白一點的人定會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性情。可惜我們的京劇裡，除了少部分比較好一點外，大部分都有形無形的向觀衆傳播這種意識。

這種不平等的待遇現在沒有了，而且一些名伶爲家目所矚目然昇爲名人。以致伶人有交際第一技藝第二的謠諑，只要交際得圓滑，有人捧，總比不會交際而技藝善的容易成名。外來的伶人在沒來時先得託人照顧，來了就得先請客，爲的就是先維持好了在戲劇界有權威的聞人名人，然後才不致被人認爲是醜不威，方免一怒來揚你的臺。至於認師父事爲求某人的弟子之名，清師父「把場」……種種名類，外行人連十之二恐怕也說不出來。

還有專寫戲劇文字的評劇家，其中一部分人自然是爲評劇而評劇，但恐怕不少是吃冷捧而後又恨冷捧的。三五一派，互以某翁稱呼，伶人如維持好了他們，那就在各戲刊刊物與報紙遊藝副刊爲文稱揚。然而如伶人一有得罪，不事應酬了，至低限度是不給比伶人消息，甚至信口雌黃也說不定。有的對一點的伶人看出這着棋來，就拉攏某翁某老，這「翁」與「老」就服「貼」的爲他宣傳。

評「貼」的少，評「伶」的多，不評而專寫伶人的私生活的更多。某伶有了孩子了，就很有勞動「評劇家」那隻筆來向讀者報告，某伶的孩子死了，嚇！這可不得了！趕緊把這消息用力圈圍起來，中間加上緊線來「評」劇吧！更有意圖捧場結果反而變成罵伶的文字，如北京以劇爲主體的某刊物會刊一文云：「……憑着李玉茹這個牌頭，憑着李玉茹這個戲校畢業女生，憑着李玉茹那活動花旦的臉路，甚至憑着李玉茹的那一笑，在事實上必操勝算，而穩賺他個幾萬的……」這「憑」除第三「憑」不像一句話外，其餘三「憑」簡直是罵人，戲校畢業女生有這麼個牌頭，那麼一笑之後便可賺他個幾萬嗎？憑什麼？

總之，我們雖不能主張完全廢棄舊劇，至少希望有人對這些戲切實檢討一下。對那些「評劇家」與那些伶人，則希望那公正的評劇家來評一評，那麼以上所說這種現象或者可以少一點吧。

京劇裡的戲需要從新估量價值以定取捨，京劇界需要立場公正的人來批評針砭是毫無異議的事情，而且，現在也該到這個時候了吧。

吻在銀幕 紅宮

影片公司，每因了一部愛情影片，便其逼真動人，常設法使片中的男女主角，是一對正走入戀愛階段的情侶，米高梅公司的「嫂夫人」一片，便在這個原則下攝製，原因也祇爲了影片中的一「吻」。「嫂夫人」的男主角，是羅勃泰勒，米高梅公司，知道這時的羅勃泰勒，正與巴巴拉史丹薇相戀，便不惜重金，向雷電華公司商借，與羅勃泰勒合演，幾幕接「吻」鏡頭，竟增加了不其效力，只要把羅勃泰勒與史丹薇合演的「茶花女」來比較，那可分別出「吻」的熱力冷熱如何，「嫂夫人」片中的巴巴拉史丹薇擁抱着羅勃泰勒接「吻」，緊而感覺到無限興趣，影片人無須先攝一二人互「吻」鏡頭，再攝一背面女主角的手緊把情人的僞借特寫，可以從側面攝後真實的熱「吻」鏡頭，而二人的愛火，也在互「吻」時有充份的流露。

有很多的銀幕情侶，因了演片時的環境不同，「吻」也變了式樣與感情，珍妮麥唐納，在「桃花恨」影片之前，她是個未婚者，沒有正式丈夫，與納爾遜埃埃合演的影片，自「鸞鳳和鳴」起，與「鳳凰于飛」二人在片內的接「吻」都是熱吻，兩唇相合，「桃花恨」一片，雖仍爲珍妮麥唐納未婚時攝成，因此時珍妮麥唐納，已有了公開的情侶琪恩雷門，已比了一鳳凰于飛一時代冷落，自此之後，珍妮麥唐納與琪恩雷門正式結婚，變換了環境，不能似以前般的放任，「比翼雙飛」片內的接「吻」鏡頭，珍妮麥唐納既有顧忌，納爾遜埃埃，也不敢過份的熱情，由攝影技巧上來掩護很多，把以來的「鸞鳳和鳴」等影片相較，便可以發覺二人接「吻」的方式，神情，都絕對的不同了。

在銀幕上接「吻」，嚴肅或是熱情，因了國籍關係，互有不同。英國人對於接「吻」，最爲重視，決不肯輕易有感情衝動。英國明星在銀幕之「吻」物論男女，都是假「吻」，以上唇接觸對方的下唇，或是下唇接上唇，似考爾門，李恩麗麗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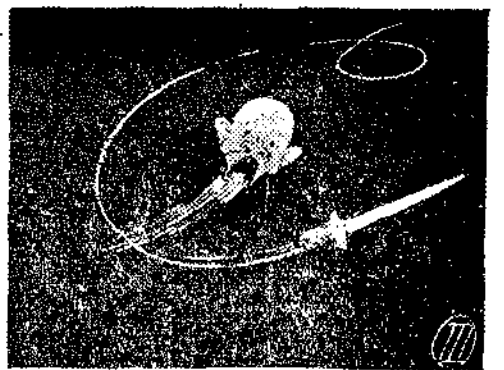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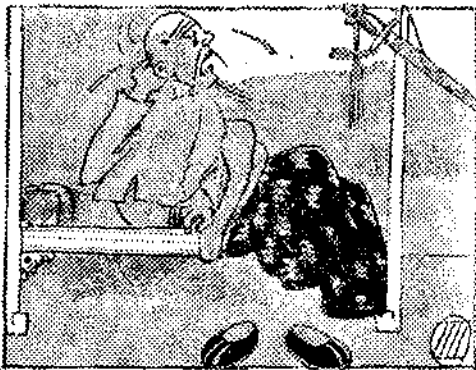


飛龍劍 牛作周 (七)

電影批評談

張允中

關於檢討影評的文章在本刊已經發表過，筆者覺得這只是由「女人」一片評論中所引起的片面感想；所以筆者願意發表更多一點的意見。



在原則上我們便沒有反對影評的可能，但對中國影評，大都都感覺有些非影評的地位，他必需對電影了解(電影是綜合文學、戲劇、音樂、彫刻、圖畫、攝影……的藝術)。對於藝術有專門修養然後才能理解到構圖、素材等問題而加以批評。

此外對於批評歐美影片的「影評人」更有再苛的希求，那就是自己應該有聽得懂英語的修養，否則依靠電影院翻譯的字幕是不能詳盡而且靠不住的。同時更容易鬧笑話，例如在對話中，祇有一句話便交待了一段事實(這自然是分幕的一個方法)。

所以影評是不容易寫的，是一種有見解，有內容的文章，並不是隨便湊幾句成語能完成的。一篇影評，而是在影評人嚴格地評判下給予影片的一個正意的評價。

寫影評比寫文評還要困難很多，譬如一部以文學名著改編為文藝影片，我們不難找到對原著的詳細的批評的文字；我們可以由原著的考證看到故事意識；可是要找到一篇對藝術部份批評同樣精細的文章却不多見。其實影評人忽略了電影是一種獨立的藝術，他並不是接受了任何藝術的遺產，文學祇不過是構成電影的條件之一而已。

影片中的「吻」，在一個人，常以為是藝術的表演，倘以看電影的經驗的說，內容異常複雜，絕對不能以藝術二字來概括一切，不過明星們，可以把藝術的美名，來掩護他內幕的醜態罷了。

「吻」在銀幕，性質並不單純，不只是表示愛情與藝術而已。國產影片，關於男女的情愛問題，為了風俗習慣上的不同，至多代以擁抱，「吻」尚在不公開之列，只有無聲時代的「空谷蘭」，朱飛和楊耐梅，表演過一個短促的一幕，但也不是真的熱吻，不過具吻一離形。有聲時代，却只有文霞，在她自編的影片「失戀」內，有這一幕的大膽表演，在不經見的國人眼光之中，已是十分詫奇，楊耐梅和文霞，便使人有了浪漫的觀念。

埃洛爾弗林，瑪麗沃沙麗文，以及最近成名的費紋麗，都是如此。考爾門的傑作，「兒女英雄」，「雙城記」，「情聖殉國」等片，李恩康霍華「紅花俠」，「露情」等片，倘仔細研究他們的接吻，動態，沒一部不是有「吻」的表情，沒有一「吻」的動作，並不合於情侶兩唇「吻」合的原則，便是埃洛爾弗林與哈惠蘭，從「鐵血將軍」起，經了「英烈傳」，「遊擊戀愛」，而至「羅賓漢」止，可說是很悠久的銀幕情侶，可是埃洛爾弗林的接吻，依舊是英國人的一貫嚴肅作風。歐蘇麗文與約翰韋斯摩動亦然。費紋麗在處女作「亂世佳人」中，更談不到「吻」的一字，這都因了英人的個性如此。美國人較為放浪，他們把「吻」看得輕些，只要地位，性情，沒有衝突，在銀幕上不妨來一個熱情之「吻」。法國明星更熱，最把「吻」輕視，認為毫無價值的，更是俄人安娜史丹的在「復活」，「娜々」中，有很多的熱「吻」。蘇聯影片「戲園」片內，竟是什麼人可「吻」，而且都很熱烈而有情感。所以在銀幕上，因了「吻」的表情和動作，可以分出明星的國籍，「吻」在銀幕，性質並不單純，不只是表示愛情與藝術而已。

(完)

選正選當說小篇長募徵次一第刊本

第 六 章

距離×縣頗遠的一個小都市。
 十月末的傍晚，天氣很冷。陳香從工廠裏放工回來，走在回家去的路上。她比從前消瘦而且蒼老了。豐腴的面龐，已經頹陷。眼光憂傷而且無主。她走過一家賣油條的小舖前面，遲疑着想進去買一根油條，帶回家去喂給小住。因為她自己身體不好，許久就斷乳了。
 但是，當她剛要拉開小食舖的油膩的木門時，她驕地想起衣袋裏已經連一塊銅幣也不



了。
 那是工人和浮浪人的住宅區，雜亂地穿插着長列的低矮的土屋。陳香在回到自己的家以前，直接走進鄰居的屋裏。
 她立刻看見她的孩子，冷清地瑟抖地睡在鄰家的炕頭上，臉色灰白，彷彿有病了。她傷心地走去貼一貼小住的臉，抱了起來。
 「告訴媽！老鄭婆打你沒有？」
 她溫柔地問着。然而，小住却還不會醒。
 這之間，鄰家的主人——老鄭婆回來了。手提一壺開水，預備溫冷飯用的。她瞥見陳香，皺紋的臉上裝出笑容：

陳香爲這質問而沈默了，她低垂下頭：
 「爲什麼？都是爲了錢呀！昨天從工廠領下的工錢，都給他搶去了。不給他，就打……」
 陳香不願意人家問她這些事。她的心苦痛得瀕於粉碎了，經不起任何的觸動。
 「唉！是了。」老鄭婆拍掌感嘆地說：「我早就看出你丈夫是那樣人了。在外面花錢不當刀，回家跟老婆要強橫！我的男人，年青時也是一樣呀！把我做針線活賺的錢都奪去花啦，還嫌惡不夠哪。可是人一老就好了。你丈夫在哪个廠子裏做工呀？」
 陳香搖搖頭：
 「他不做活，管花我的。」
 老鄭婆驚奇地睜大了眼睛：
 「呵！虧得有你這麼個好媳婦！」
 陳香的臉紅了，痛苦地紅了。
 「你們難道說不是從小的夫婦嗎？怎麼像一點恩愛的意思也確有似的？」
 陳香點點頭地搖頭，淚水奪眶而出了，滴落在小住的手背上。
 「那麼是搭夥？」老鄭婆追問着：「孩子是他留的嗎？」
 陳香的嘴唇顫抖了。她不能支撐住這樣詰問的虐待，抱着小住走出門去。
 老鄭婆用急迫的聲調，招呼住她：
 「周大嫂！等一會！」
 這是陳香最忌厭的稱呼。聽到它時，她的心就針刺似地發痛。難道自己變成寡婦，而且真地改嫁了嗎？但是，所有這裏的人，都這樣叫她。
 「周大嫂！」老鄭婆淡淡地說：「每天替你看孩子不是件容易事，屎啦，尿啦的！再有我也脫不開身，不能出去找點活做。你孩子餓了，還要我們家的東西吃哩！」
 她已經兩年三不出去做活了，因為她的眼睛不太中用。而且，她常是任憑小住哭嚷，也不肯捨點飯粒喂她。陳香明知她在撒謊，然而撒謊幹什麼呢？不用去想，老鄭婆自己就接着說出來了：
 「今天是月底了。你不是答應過給我五角錢麼？」
 說完，用表老點鐘的眼光盯着陳香。
 陳香受了電擊般地絕望地站着，在這個債主的面前，她偏促而且快懼了。她記起她曾經那樣允諾過。
 「老鄭太太！你不能再容我一個月嗎？」她膽怯地說：「等下月一齊給你一元，不好嗎？」
 「你還是現在就給我吧！我有用項！」
 老鄭婆顯出不肯信用她的樣子。
 陳香困惑地伸一隻手去摸衣兜，雖然她清楚地曉得那是空的。
 「老鄭太太！都是那倒不成人的貨給我搶去了，現在一個錢也沒有……」
 陳香抱歉地說。眼淚因爲另一種感情而傾注了出來。
 「好，我沒看見過你們這樣的人呀！」老鄭婆說翻臉就翻臉了，「沒有錢怎麼的？就不給了嗎？你想騙我嗎？我這麼大的歲數了，你叫白給你看孩子！我是你的奴才，還是什麼呀？」

陳香苦痛地，急切地說道：
 「老鄭太太，你信我吧！一定給你的，一定給你就是了。」
 老鄭婆却越發激動起狠毒的嘴鋒，黃酸地罵道：
 「管說給可不行！拿出錢纔算數。好，從明天起我就不能替你看孩子了。你別再把你那寶貝鬼子送我還屋來，把我們的家都攪亂壞啦……！」
 她的憤激是這樣地高潮。彷彿因爲五角錢不會立刻到手，而失去了所有的忍耐，感到

「你的孩子睡了，我纔出去的。」
 陳香每天上工去，託她代給照顧孩子，並且答應月底給她五角錢。昨天沒給，她想大概今天一定能給。因爲這已經是月底了。
 老鄭婆放下水壺，慫恿地和陳香搭起話來。
 「昨天夜裏你們爲什麼吵架？後來我聽見他打你啦！……吵的我們這屋也睡不甯覺哩。到底是爲了啥？」
 她想也許因爲陳香在外面結識了情人，纔挨丈夫的打。

莫大的委屈。

初冬的冷風，在街巷裏吹着。不時裏捲起一股土煙，撒打在粘滿各色碎紙的，僧袍似的矮屋的窗上。

陳香從鄰屋走出，手指抹擦着淚痕。在自己家的窗縫間一個隱密的處所，摸到鑰匙，啓開了搖蕩欲墜的板門。

屋裏有一段潮濕的霉氣，和陰鬱的昏暗的牆壁，在迎接她。

小住爲外面的風吹開了眼睛，走進屋裏就醒了。怔怔地睜着分別一天而感生疎的母親，榮養不良的蒼白的小臉上，沒有一絲表情。

陳香摸一摸炕面，已經沒有溫暖的氣息。她拉過一條棉褥，使小住躺在上面。小住啜啜地哭了幾聲，隨後就不哭了。因爲長久離開飽暖與母親的溫存，她失去了活潑的哭聲。

「孩子一定餓壞了，一天吃不到東西……」

陳香悲哀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瘦得彷彿是一個穿了衣裳的石膏人形，沒有一點生氣。她走到竈台傍邊，看見米罐裏祇剩一些碎散的能够數出的米粒子；地上的木柴，也殘餘有限的幾塊。雖然還不那樣冷，她却哆嗦着身子，牙齒嚙住了嘴唇。

小住又啜啜，微弱地哭了兩聲，小住掙扎地躍動着。陳香記起早晨祇有一碗殘飯，放在竈櫃由朽木板搭起來的碗櫃裏。

她去取時，却發現許多飯粒蜿蜒地零散在榻榻榻上。顯然，這是受過老鼠的洗禮了。她仔細地攪掉碗裏浮面的一層飯粒，爲的怕老鼠的嘴有毒。把飯餘的一點，喂給了小住。

用自己的唾液，嚼爛，溫熱了涼硬的粟粒，填進小住的嘴里去。小住像老太婆似地咕嚕着兩頰，吃掉了。吃完所有的飯，彷彿也不會吃飽。陳香却再也沒有什麼可以給她吃。

小住經過地擰了擰嘴，宛如要哭，又不哭了。用可憐的小眼睛睜着她的母親，隨後就仰頭望着黑黝黝的蛛絲網的屋頂。

天黑下來了。風通過狹隘的街巷，發出吼聲。從牆角的縫隙，竄進陣利的風絲，掃蕩這無火的屋子。屋簷外電柱上的暗淡的街燈，照亮了紙窗。發霉的牆壁，印出斑駁的白點。碗櫃有如一具死屍似地兀立着……

小住又睡了。陳香把一床棉襖給孩子蓋上。

她孤獨地坐在黑暗裏，兩腳麻木了。不知道餓，也不想走動。她沈入回憶的深思中。

——那也正是傍晚的時候，西三道街的破爛攤都關起了門板。小住睡在後屋，她自己坐在鋪面的木凳上，由半掩的門扉，悲傷地望看暮靄的街道。

王紀出奔兩個多月了，還沒有捎回一絲音信。不知道他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也不知道他幾時纔能回來。在等待裏度過的月日是多麼冗長，多麼可怕地悠長啊！熬難時間經過的忍耐，徒然變成了深沈的痛苦。

她懊悔得肺腑都痛楚了。爲什麼自己那樣不慎重，不加思索地就勸丈夫逃跑呢？他滿不必走呵！殺人的凶犯，自然會有真正的殺害者去充當呀！

街面蕭條，鋪子一點生意也沒有。王紀隨走隨下的錢，早已用盡。幾日以來，她們母子倆就陷於飢餓線上的恐慌裏。這時際，她是如何需要溫情的扶助呵！如果，她母親能在跟前，她早就投奔去了。阿亮和小清，兩個孩子，雖然常來看望她，却再也不能安慰她。

無賴周大榮，前些日子竟託出了媒人。他答應扶養她，說王紀不會回來了。

「多麼無恥的惡徒呵！趁火打劫的壞蛋呵！」

她憤怒地罵退了媒人。她是不能那樣做的。她不是下流的女人，她有良心。她怎麼不等待王紀，而且爲他保持貞節呢？

如果有時因爲生活的感覺而動搖，因感地想到：

「……若有一個男人幫助，生活倒會輕鬆多了吧？小住也不至於挨餓？」

她便立刻唾棄自己，卑鄙自己，而且厭惡自己了。

「王紀也許明天就回來了。」

這是最唯一使她有繼續掙扎的勇氣的念頭。

最後，她也想到：假如王紀實在不回來了，便撲奔到王綱大哥那裏去吧。雖然她有清暮閣的街道，在她怔忡的視線裏模糊了，變成和夜空相同的顏色；滯澀的灰重。

她的悲哀深沈得連眼淚都推不下來了……

忽然，隨着偷掩掩的腳步聲，有一個黑影流進了她的半掩的鋪門。

她惶惶，迷亂到不能說話，不能動轉。無力喊叫，無力抗拒，失却知覺而昏迷了。她覺得身於無底的深谷；聲音有如一絲過於微弱的風，不會吐出嘴唇就已經消滅。她以爲她死了，不再持有生命。自己的一切都無防禦地任憑強暴的闖入者所擺佈。

一切的事，都發生得這樣突兀，這樣不能使人相信。一切的災禍，都像夏日的暴風雨般轟地就來了，震驚週圍昏沈的樹木。

那個第一次給她烙上不能拂拭的污點的時候，也和五十餘日後的現在這個傍晚一樣：幽暗，蕭索，孤寂，充滿了恐怖。

被周大榮強姦以後，她的心變得那樣悽楚，不想繼續活下去。在她，人生不再是有可憐戀的，而祇是冷酷和陰謀的淵藪。宛如失掉了靈魂的人，有兩整天她不吃飯，不喝水藥，



「王紀也許明天就回來了。」

祇敢呆癡地踮腳屋頂。她想如果她能那樣爽快地餓斃，會是幸福的。然而，終於因爲小住的哭聲，求乳的天真的笑容，她又復痛苦地恢復了對於生的依傍。

她無力反抗周大榮。她把自己變成一棵無知覺，無感情的草莖，一任狂風的吹拂。周大榮聲言陳香歸屬於他了。而且，由他經手賣掉王紀的鋪墊。

於是，她在鄰居街巷的輾轉和寶馬的眼光裏，離開了多年住慣的那條破爛市的西三道街。

「王大嫂，你不回來嗎？」

阿亮在後面的問話，曾經使她難堪得幾乎跌倒在路旁。

外面街巷是一片靜寂，夜彷彿已經很深。街燈暗淡的光彩，慘黃地照亮她的窗子。小住睡在棉被裏，不時呻吟地細弱地呻吟。

她，坐在炕沿邊，有如一個僵直の木像，牢獄的女囚，不動地凝視着黑暗，焦惱地回憶起這些過去的情景，都和昨日發生的一樣……

街上，從遠處傳來了不整齊的，狂亂的，彷彿一個喝醉酒的人的腳步聲。

她的心開始悸動着。那一定是周大榮回來了。他每天都和那些無賴徒們賭錢，一直到半夜間。如果輸了幾個錢時，便喝了酒，灌醉得像一個豬狗。

他的漂亮的臉孔，自己毀壞得浮腫，歪曲，變成醜陋的典刑了。把陳香弄到手，隨意他的佈置以後，他的狡黠轉換成了暴虐。

他像獲得了一塊肥肉，想吮吸它，還想榨出來油水去換錢。飲血的蛇蝎似地，緊大地纏繞住陳香。

自從到這個生疏，繁雜的城市以來，他使用盡所有威嚇和動誘的伎倆，計劃讓陳香到飯館裏去充女招待，上鴉片窩去當煙癮娘。

這些職業，陳香都拒絕了。而她每月從火柴工廠得來有限的工資，又不能滿足他的慾望。於是，他報復地，殘酷地打她，有時甚至要摔死她的孩子。昨天踢在她腰上的一腳，還在隱痛。

陳香悸動地準備着。如果今天他還像每天那樣逼迫她，爲難她，她會不拼命地撞破他的臉孔，扭住他的喉嚨！

「如今還有什麼可忍耐，還有什麼可怕的呢？一切都是爲了生活和孩子，隱隱忍着屈辱。現在，生活更糟了，孩子餓死了。而且，沒有五角錢給老嫗婆，她不再給照顧孩子，自己也不能再上去工——一切都完了。那無賴，他還能給贖回來幾個錢麼？……」

這樣想着，陳香的身上因爲稀有的憤恨而發熱了。

夜是寒冷的。屋裏估摸着燦燦的黑暗。

腳步聲，早已經過窗前去遠。有一陣森然的夜風，淒涼地貼過。

肚腹鳴響而且痛楚。在榻榻榻的木格上，她彷彿瞥見了銳利的兩隻晶瑩的黑暗。老鼠也許又去舐飯粒了。

「自己的丈夫，現在究竟淪落在什麼地方呢？」

「她已經許久不敢思念王紀，因爲每到想他時，她的心便要羞愧，自疚，而且刺痛。她想她終生不會和他再相遇了，即或能再相遇，她有什麼資格能再做他的妻呢？」

那個決定運命的早晨，王紀含着滿眶的眼淚：

「……我說不定幾時纔能回來，你好好地侍養小住，別忘記我！我一跑出去，就不要緊的！」

這語聲，到如今還是如斯地清晰！

於是，他走了。在寂寥，陰霾，落雨的早晨的街道上，悄然地走了。

她能回想起當時他走去的背影：是那樣的使人悲哀，傷心的背影呵！如今，竟變成永遠

不能再見的背影了！

永別的悲傷，回憶的甜蜜……

小住在睡夢中哭了。

街燈光，可怕地寧靜地照亮她的窗子。

那夜，在迢遙的，遠方的海上，有着巨大的風浪。暗淡的夜空，昏濛地分不清星光和雲霧。海水咆哮，騰起，狂怒地喧嘩。執拗的激蕩的浪濤，浪擊着停岸停泊的輪船的側舷，騰起雪白的浪花，珠碎的飛沫。

陸地荒涼，寥落，單在夜的羽翼裏沒有聲息。祇從遙遠岸邊一野漁人小舍裏，洩出一絲脆弱的燈光，和輪船上漫迷的桅燈遙々相對着；彷彿兩隻互相依戀的眼睛。

這是一隻載貨的輪船。因了某種特別的警戒，夜間停止航行，而且遠避開海港。

底艙有一間狹隘的睡房船員和火伏的屋子。上下統共四張木牀，分隔在兩側。圓窗外

面是暗黑的夜和瘋狂的海。低矮的油漆天棚上，懸着一隻用鐵絲網罩起來的，粘滿夏日蠅蟲的昏淡的電燈。因爲閉塞，屋裏充滿着潮濕，粗野的呼吸，和臭氣。

船身在搖蕩着。睡熟的船員們的軀體，也在反射地搖蕩着。

左面上方的木牀上，安靜然而痛苦地睡着一個人。也許因爲厭惡屋裏的氣悶，被角微

微扯落，露出鼓動的胸膛和從勞苦裏磨練來的肌肉挺拔的臂膀。

他的額頭的皺紋，深々地聚集着，在鼻樑上面劃出三條特別顯著的溝壑。彷彿他在夢裏也苦思或者懸慮什麼憂憤的事情。臉龐瘦瘦，髮很長，頸上雜亂地叢生着鬚髮。寬黑的面部肌膚，隱隱透出堅凝的意志底表情。

今天黃昏時節，他爲鐵錘的尖端，擦傷了右腳。——他在這新的痛楚和災禍裏面

睡熟了。

四個月前，他懷着無限的恐怖和畏罪的心情，從家鄉跑向了北方。

那是他生來第一次的遠行，第一次乘在火車裏面聽輪鐵的軋々的聲音。他傍着車窗，像一個孩子似地感到驚奇，傾慕，而且開始憧憬那廣闊的原野，無際的大地，不可臆測的浩大的祖國。

火車不停地馳走着。馳過丘陵，山澗，河川，橋梁，有人煙的城市，燒毀的邊村，種

種的麥地，荒蕪的田畝……他目不轉睛地，凝望這一切。忘掉自己的畏懼，彷彿走上

一個新的途程。

一夜裏，火車忽然緩慢下來，遮着老牛似的遲鈍的步子。最後，竟停下了。但，過了一

刻，就又開始移動。這樣，火車時常要在夜的荒野裏躊躇，逡巡，彷彿一個盲人，體怯地舉足試探前面的路徑。

車廂裏裝滿灰沈，籠罩的人物，其中也夾雜着女人，浮出孩子的哭聲。他們驚悸，頹唐，不願意說話。

「這一帶的遊擊隊，常常埋伏着，劫火車！……」

一個同座的小商人，悄聲說給王紀。

他重新陷於恐怖了，另一種恐怖。他不敢再向暗黑的窗外看，他怕鎗彈打中了他。

火車顛簸地宛如進行向險惡的地獄去。車廂內天棚的電燈，整齊地排列成一行，尖銳而不調和地照着一一些悲苦的臉。

他把頭倚在靠背上，閉上了眼睛。緊張的疲乏，帶來昏眩的感覺，他的意識變得朦朧

突然，有誰用粗野的動作，把他攙醒。他睜開眼睛首先便看見一個鐵路警察的冷々的

充滿黑影的臉。警察後面，還有穿便服的人，穿西服的人，持着揮有刺刀的步鎗的兵。

警察一隻手捉了一棵煙鎗，一隻手拉住他的胳膊，命令他站起來。他的臉蒼白了覺出



前面是陌生的，繁華的都市之夜，他渺小，孤獨，無知地佇立著，像被烈日炙味。

自己的心料戰得彷彿要從胸內墜落。他無助而且絕望地瞅了瞅同座的那個小商人。小商人低首溫順地裝作沒看見他。

「你叫什麼名字？」

「王紀！」

他的牙齒磕碰着，腳脛也震顫了。

「你是幹什麼的？是賣苦力的嗎？」

警察繼續詢問着，用眼光打量王紀的裝束。

王紀無自覺地點頭。警察拉起王紀的手掌：

「啊！這樣潔淨，腕有多少粗皮的手，能是賣苦力的嗎？你撒謊！你一定是好糊吧！帶着餚沒有？」

王紀完全迷惑了。他不懂為什麼不提到殺人的事情，而儘問些與他沒關係的話？

「翻一翻他的身上！」

警察後面一個穿西服的上司，用不熟練的官話吩咐着。

於是警察開始敏捷地搜索他的身體，王紀自己解開上衣的鈕絆。他的多日未入浴的污垢的肌膚，惹得檢查的人都厭厭地皺起眉頭。

翻檢的結果，使警察及其上司的一行人，都失望地走過了。接着，又去詢問車廂內其他被認為形跡不審的乘客。

終於，在車廂的另一角上，有一個面如土色的苦力被帶走了。

「那是爲了什麼？」

王紀低聲問他同座的小商人。

「老鄉！你別管閒事！帶去的總是有嫌疑。」小商人懼怯地說：「方纔我可真替你抓把汗呀！這年頭好人壞人沒處分辨！」

王紀頹然喪膽地畏縮到坐位裏去了，他的心還在震驚地跳動。

車廂裏空寂地寂靜。所有的人都屏息着，忍耐着。車輪運轉的響聲，在機械地，勻稱地震蕩。

彷彿每一個微小的動作，也會招來不測的災禍似地，王紀費了一刻思索，纔謹慎地閉了眼睛。

當他昏睡過去時，又有什麼驚悸了他。那是嬰孩的響亮的哭聲。他睜開眼睛，視線落在斜對面一個喂乳的少婦的裸露的酥胸上。她低着頭，髮絲攪亂在額前。朦朧的錯覺，竟使王紀疑惑這個少婦就是陳香了。

但，少婦抬起了頭，射來一股陌生的眼光。於是他又復疲倦地，昏沈地睡下去。一直到車窗上映着乳白色的黎明，纔由惡夢中驚醒。他稀奇地望着窗外蒙在朝霧裏的原野，和透過朝霧漸漸昇起的赤紅的晨光。

車廂裏的人們，還和昨日一樣陰沈，寡默。

路是這樣地冗長，火車彷彿無止境地馳去。兩股坐得麻木了。恐慌，不安，昏蒙，迷惑。

傍晚，火車遲遲地，有如筋疲力盡的賤似地喘着粗氣停在一個大站臺上時，他覺得宛如在車上度過了一段過於悠久而且苦惱的年月。

「到了！」

同座的小商人，告訴他說。

隨着許多人，擁擠地走下車去。腳脛的關節不靈活了，身子覺到異常的鬆弛。

走出廣闊的，閃着輝煌的燈光的車站，在站前的廣場上，小商人同他告別，逕自坐車走了。

前面是陌生的，繁華的都市的夜。路上流走驚車馬，互不相關的人群。他渺小孤獨，無知地佇立着，惶惑而且愚昧。

從後面伸過來一個毛茸茸的馬頭，濕漉漉的鼻尖，觸着他的頸。他驚愕地閃躲開，一輛馬車從身傍馳過了。車上的馬伏用異地的腔調高聲罵着：

「瞎了眼嗎？這是車道呀！」他俯身拾起馬蹄踐踏了的鮮血，失神地攔到人行路上，無目的地踱去。

那寬廣，平滑，閃着光亮的馬路，使他彷彿到了外國似地感到生疏，畏縮。他竭力尋找僻靜的污穢的巷子。

終於，他走進一條沒有馬路和樓房的小街，而且走進一家掛着紙棉的飯館。因為他實在餓了，已經走不動路。

堂倌輕蔑而且高傲地問他要什麼酒，要什麼菜。王紀却說他祇要一盤最賤的麵條。

論由

木刻與世界語

高深

看見華每第四十三號上(八月一日號)木刻家羅板樓主的「話木刻」後，引起我一點感想。

記者前幾年在北方木刻界最知名的，除了羅板樓主外，還有一位很有希望的木刻家金野(筆名金刻木)君，在中山公園那次公開展的時候，我覺得在許多作品中，能像金君那樣取材勇敢，廣泛，有意識和刀鋒新鮮，活潑，有力的就很少了。

同時這些作品還得到軍政部長特別的贊賞，並為題字宣揚，但不久就銷聲匿跡了。(大概也許就是羅板樓主所說的那一回不幸的遭遇吧!)據說這次取締木刻運動並不是那些畫面上有什麼沖撞人的地方，而是因為木刻的來源是蘇俄是赤化的國家，所以從那裡出來的東西，即就是美術也就很危險了呢!

這正如羅板樓主所說：「誰叫牠(木刻)出國的時候，長袍馬褂，回國的時候就西服革履了呢？」

木刻是中國發明的，這是有籍可查，任人皆知的事實，如果牠只作為裝書的插圖，或是作為欣賞的年畫，絕對不會惹人的注目，而且也就無人樂於取締禁止了，但是只要牠一社會化，大眾化，便被目為是存有危險的背景的，為某國國家宣傳

他一邊貪婪地吃着，一邊心裏十分苦惱。這裏的人說話，在油滑的腔調裏，都帶着侮辱人的，不耐煩的味道。

當他付賬時，他覺察出他所有的錢，已經為購買火車票花去了大半。他的心陰暗起來了。

七月的暑熱的晚風，蒸悶，鬱燥地吹拂着這條狹隘的街。路上騾動着閒散的人們：有的曲背弓肩的瘦型人；有的帶着肥大的肚腹，用一面蒲扇不住扇風給光滑的禿頂。

酒舖，鮮貨局，剪髮所，糖菓花生的攤床……都亮着耀眼的電燈光。一家茶館裏，台上升着說書的姑娘，旁邊坐一個盲人彈奏三絃。

那歌聲和弦調，使王紀彷彿一個久於流浪的人，無端地就思念起了家鄉。然而，他必須找一家店房了，不能够在街上過夜的。

他詢問過一個陰鬱的行人，便轉入一條黑暗的橫巷裏。

外。那就是更使我們東方的文化「釘封，腐化，退化」罷了!

還有，就是破壞木刻運動的人，正是會對木刻也會接近過的青年，甚至自命為新青年的人們，而破壞世界語運動的也正是對世界語曾有過一知半解的人，但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忽而就想起破壞牠了。

這正如同日本長與善郎在「回想魯迅」一文裡說：「他(魯迅)又破壞了自己的「一種妄想。他說：『直到現在自己以為壓迫而殺害青年的大抵都是老人，所以妄想這般老人陸續死了，中國一定會成了比較有生氣的青年。』」

國家也現在自己知道了，這也不是事實，但這些事實在今日提起真叫人痛心欲裂呢!但是破壞是一回事，創造和開拓又是一回事，一種事業，尤其一種藝術，如果沒有創造的精神，老是順應着環境無聲無臭地歸於消滅。

我希望於羅板樓主以及其他正在學習木刻或愛好木刻的人，把木刻的社會意義堅實化，實踐化，普遍化尤其關於小說的插圖和刊物的板頭，如果用木刻來代替一部繪畫，恐怕在各方面說也不會劣於繪畫的。

吧!希望華文每日同仁也多地提倡扶助，使這漸漸消沈的木刻藝術從此發揚光大起來，使我們今後所看見的木刻不再是一些幾千年前不可捉摸的筆蹟和人物才好呢!

前天跟一位朋友談到世界語在中國存在問題，按他的意見是絕無再起的可能。人家說世界語有背景有顏色，自己本來是一個純粹的世界語者也就跟着談虎變色起來，真是再沒有比這可笑的事了!最近我

在日本東京出版的一本月刊「東方評論」(A Review Orienta)上看見：在上海已經有阿部英二郎和池川清等多人在組織世界語學會，這當然是絕對公開的，只要把語言認為是一種傳達意思的工具，那麼會俄文的不見得就是共產黨，會英文的不見得就是帝國主義者，會意大利文的不見得就是法西斯特，那麼同樣懂得世界語也就不能自為有何色彩與背景，而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了吧!

最後我對木刻界的諸先進也有點希望，那就是對木刻這一藝術不吝推廣介紹，多寫些關於木刻理論與技術的文字，如木刻的歷史，木刻的工具，材料，如何刻，如何畫，如何拓片等這些瑣碎的事情。

同時自身應對木刻作進一步的精心研究，不僅刻些粗線條的，而且應當更精心去刻出像唐或歐洲現在所盛行的極精緻的工筆木刻，這樣才能喚起人們對木刻的興味，讓人們知道木刻也和繪畫一樣會有各方面的成就，而比之繪畫更有許多便利經濟的特性才是!

基於以上這些原故，木刻應為社會各階層的藝術，上至宮殿貴府，士大夫，下至竹籬茅舍，村夫俗子都入畫入刻，這是無疑義的。但是牠的售價應當比一般欣賞畫品的價值要格外的低，否則一册木刻少則數元，多則數十元，都不是木刻發展之道。

木刻與繪畫比較，最大的特性是制拓片容易而且成本低廉，如果定價太高，那一定成爲一種「窮嫌富不愛」的玩藝兒了!

區之意見，未知羅板樓主以為然否?
(一九四〇·北京·西雲)

話篇 2 介。紹。友。人。(友人を紹介す)

僕 周。二。先。生。來。了。(周さんがお見えになりました。)

文法 篇(十六) 各論 動詞篇(已)

關於四段活用的主動動詞一覽(續前)

Table with columns for verb stems (カ, ナ, ハ, マ, ヤ, ワ) and their conjugations (未然, 連體, 終止, 終止, 終止, 終止, 終止, 終止, 終止, 終止).

Table with columns for verb stems (カ, ナ, ハ, マ, ヤ, ワ) and their conjugations (未然, 連體, 終止, 終止, 終止, 終止, 終止, 終止, 終止, 終止).

(文法適用上)

「行」(動詞)



▽所謂「領導」，推動建設東亞非熱帶島目的「日本新體制」。——雖然現在日本的雜誌與報紙，論文或隨筆，都可以看到這種論調或引用。我們如說這已成為今日日本人談話的常識，也非過言。

▽然而日本昨日發展的基礎，素非是經濟與資本主義與自由思想上的，這也無庸諱言。所以這種體制與思想的殘存，一時也難免的。

▽滿洲地帶體制，體制的遺存，也是所謂必須成為日本新體制里斯姆的今後日本新體制里斯姆的最大的任務之一，自不待言。而且，差不多現在日本的集納里斯姆都已經在「體制化」的同時，以爲作則，開始由本身作起。

▽本刊是日新集納里斯姆下的刊物之一，今後無論在體制上推行新體制，也是當然的事。這應是該誌新體制者的。

▽但是，本刊原來不是由舊體制里斯姆遺留下來的產物，與其說要「提倡」新體制，勿寧說是「強化」新體制。所以我們的新體制是強化工作，而不是淘汰工作也無不可。這可是應該告新體制者的。

▽對於新體制，日本文學界今日動向怎樣的呢？如「法西斯治下意大利的文學」一文內所說的：「一般作家均欲擁護現政權，而且他們的發生活與就他們的法令和思想，完全相符合。但在他們自己的作品中，法西斯的體面與他們好像不生任何影響，他依然有他們守舊的作風。」；這種情形，是否就是目下日本文學界的情形呢？對之，也許有相當懷疑的。但在這裡，假如說日本文學在日本與在羅馬的歷史上的成就的相異，就可說出日本的作家每個人都有創作活日本文學與時代的新的歷史的意欲與熱望。決沒有守舊，

或更政治上的新體制而勉強的。

▽同時，我們可以說在集納里斯姆與文學傾向合致的時候，才能積極地實質地創造新文化而且使它普遍化。日本的文學界正是以構成日本新體制文化的一環爲目標，在促進其實現中。以「日本文學家協會」此次泛化改組一例，也可以說明這事。

▽一向自爲致力於推進大體上文學的綜合發展的本刊上的文藝，今後的趨向將如何呢？我們在前面已說過「強化」兩字，再再足以構成東亞新體制文化一環的傑出的文藝，是我們的希求。本期起刊登的「大體」預定分刊三次，「大陸文化通稿」分刊三次。其他本期刊登的附屬「離散」之類，本則與世界語，關於京劇等篇，都是值得介紹的傑出佳作請諸君注意。

(九月二十日發，編者)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每月		本報價目(日本金，郵費在內)
外	日	外	日	外	日	外	日	
國	本	國	本	國	本	國	本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滿	中	滿	中	滿	中	滿	中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洲	洲	洲	洲	洲	洲	洲	洲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三	二	一	一	六	二	三	二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十	圓	圓	圓	十	十	十	十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九	九	九	九	六	二	二	二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月經失調
手足厥冷
久不受妊
夫婦失諧
用之效果最著的婦科療法



告痊者最夥，雖屬專門醫師亦推爲自療良藥。美神丸的效果確是其他平凡藥物望塵莫及的優秀藥。

本藥好像家庭常聘的名醫一般，具有洗滌手術注射同樣的効力，而對所有婦科諸病確有治本治療的偉効，所以謹告！凡身患婦人病而居愁城中的姊妹們，不論處女或太太，請速一試本藥，管保使您滿意。

本藥特効

- 白帶下 赤帶下
- 內膜炎 子宮炎
- 經閉 經痛
- 肌痛 常服半年
- 月經失調 四肢發冷
- 久婚不育 缺乏母味
- 及其他所有婦科病症

藥價

- 二三五十
- 四五七十
- 八十一三
- 元元元
- 角角角

美神丸

一 球 接 連 有 効 七 畫 夜

免費奉贈

本藥本藥五種說明書
片上說明書本藥說明書
美神丸一圓九十五錢
婦人病之藥神效療法
及其推廣法不取分文
即請名藥及說明書
支店失之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大坂市東區南久壽寺町坊粉

總發售 內善進堂

支店 東京 小倉

老篤篤眼藥

美



藥 各 國

此番到日本 最使我驚美的 就是見到一
般的人 都有一雙秀麗的妙目 日本的醫藥
衛生 本是世界著稱的 尤其是護目方法
更有特別研究 各人身邊 都帶著一瓶老篤
眼藥隨時應用 以前我在工作之後 發生各
種眼病時 只要用過眼藥 點入一二次 就
好了現在知道 山田安民藥房 爲了社會上
的需要 才發明這價廉物美的好藥品 所以至
今全球風行 對於人類的
供獻是偉大的

山田安民藥房

楊枝拂水楚腰纖
玉女含顰乍出簾
最是令人心黯處
秋波歷々墮眉尖

老篤眼藥綜合的具備殺菌
消炎收斂鎮痛等作用、不
但於結膜炎角膜炎沙眼以
及諸種眼病之豫防及治療
可奏偉效、而且平時點用
一滴亦能給與十分營養、
造成新銳視力

藥 價
小瓶——二角
大瓶——三角
合算瓶——五角
小兒用——二角

●各處藥房洋貨舖均有出售

日本 大阪

總行 山田安民藥房

The Kabun Osaka Mainichi, published twice a month in Osaka, Nippon. (Japan)

URINOGEN

五

添

拿

根

片



大阪毎日新聞社